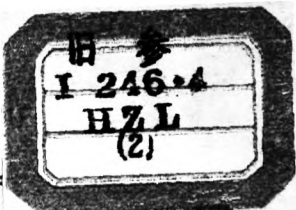


I 246.4

HZL

(2)



九〇年

還珠樓主著

武俠
長篇

蜀

山

劍

俠

傳

續

集

正氣書局印行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藏書圖

274421

蜀山劍俠傳目錄續集

還珠樓主著



第一回 獨抱熱腸芝仙乞命

功服靈藥俠女多情

第二回 金蟬初會碧眼佛

朱梅誤中白骨箭

第三回 金羅漢訪友紫金瀧

許飛娘傳書五雲步

第四回 晤薛蟠三上紫金瀧

訪異人結嫌白鹿洞

第五回 小孟嘗結客揮金

莽教師當場出醜

第六回 望門投止趙心源門內接銀鏢

渡水登萍陶孟仁江山觀絕技

第七回 賽仙朔三次戲法元

小孟嘗二番逢矮叟

第八回 白露橫江良朋談往事

青霓掣電俠女報親仇

第九回 逐洪濤投江遇救

背師言為寶傾生

第十回 得青霓余瑩姑下山

認硃砂秦素因感舊

蜀山劍俠傳續集目錄

一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目錄

二

第十一回 金鞭崖陶鈞學劍

碧筠蒼梅赴約

第十二回 燭影忽搖紅滿殿陰風來鬼祖

劍光閃閃電昏林黑月會妖人

第十三回 力誅四寇周俠女送友碧筠蒼

夜探強敵醉道人飛身慈雲寺

第十四回 滿天星雨兩次破金蠶

徹地金光一番誅醜怪

第十五回

秘笈誤良朋三世重逢始給師生完夙孽
寒月森劍氣四俠傾蓋同施身手探慈雲

第十六回

小靈猴僧舍宣淫

女崑崙密室被困



蜀山劍俠傳續集

還珠樓主著

第一回

獨抱熱腸芝仙乞命 功服靈藥俠女多情

話說朱梅從身旁取出如意神矛。交與飛俠孫南說道。那妖蛇行走。疾若颯風。師兄站在崖上。下望洞口。須要特別注意。等他露出頭時。認清妖蛇七寸子。用力擲去。口喊如意神矛。自有妙用。得心應手。孫南接過二寶。連聲答應。朱梅便站起身來。對靈雲孫南說道。如今天氣還早。你二位正可稍為養神。我同金蟬弟弟。先去埋刀佈置一切吧。靈雲雖然已成爲半仙之體。總覺男女有別。不願與孫南同在洞中。便道。我們大家一同去吧。朱梅道。也好。靈雲忽然想起一事。忙向朱梅道。那妖蛇的頭。已出洞外。你們在他洞前去佈置。豈不被他察覺了嗎。朱梅道。聽家師說。昨晚子時。那妖蛇業將身上鎖鍊弄斷。正在裏面養神。靜待明日午時出洞。不到午時。他是不會探頭出來的。又對金蟬說道。你是最愛說話的。到了那裏。我們須要靜悄悄的下手。切莫大聲說話。倘若驚動了牠。牠先期逃出。那可無法善後了。金蟬連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一回

二

忙點頭答應。又催大家快走。這時已是寅末卯初。靈雲等一行四人。出了洞府。將洞外八陣圖挪了方向。把洞門封閉。然後駕起劍光。往醉仙崖而去。不大一會功夫。便到崖前。分頭前去做事。靈雲與孫南。先找好自己的應立的方向。朱梅將誅邪刀。分了一半與金蟬。那蛇洞原來在西方。朱梅順洞口往東。將誅邪刀埋在土內。刀尖朝上。與地一樣齊平。叫金蟬算好步數。比好直徑。由東往西。如法埋好。兩人插到中間會齊。約有一頓飯光景。便都插好。朱梅與金蟬插到中心點時。恰好步數一些也不差。兩人俱都是弄了一手泥灰。金蟬便要 and 朱梅回到山澗下去洗手。朱梅點頭應允。同往山澗中走去。這時如火一般的紅日。已從地平線上逐漸升起。照着醉仙崖前的一片枯枝寒林。靜蕩蕩地。寒鴉在巢內。也凍得一般聲息皆無。景緻清幽已極。再加上這幾個粉粧玉琢的金童玉女。真可算得塵外仙境。記者的一枝禿筆。那裏形容得許多。那朱梅金蟬。雙雙到了澗旁。正就着寒泉洗手的當兒。忽聽吱吱兩聲。朱梅忙把金蟬一拉。躲在一個山石後方。往外看時。却原來是澗的對面有一隻寒鴉。從一枯樹芽上。飛向東方。金蟬道。梅姊。一隻烏鴉。你也大驚小怪。朱梅忙叫金蟬靜聲。便又蹤



在高處往四面看時。只見寂寂寒山。非常清靜。四外並無一些跡兆。才放心落下地來。金蟬問她。爲何面帶驚疑。朱梅道。弟弟你那裏知道。你想那烏鴉。在這數九寒天。如無別的異事發生。那會無故飛鳴。我們與他相隔甚遠。怎會驚動。我看今日殺這個妖蛇。到不成問題。惟獨這枝肉芝。我們倒要小心。不要讓外人混水撈魚。輕易得去。如果得的人。是我們同志。各有仙緣。天生靈物。不必一定屬之於我。倘被邪魔外道得了去。豈不助他凶惡。荼毒人世。我看弟弟入門未久。功行還淺。我把家師給我的虹霓劍。借你斬蛇。待我替你看住肉芝。將他擒到手中。送給與你。你也無須同姊姊他們客氣。就把他生吃下去。好在他們功行高深。也不在乎這個。金蟬聽了笑道。我起先原打算捉回去玩的。誰要想吃他。偏偏他又長得和小孩一樣。好像有點同類相殘似的。如何忍心吃他。還是梅姊你吃吧。朱梅道。駭弟弟。你那裏知道。這種仙緣。百世難逢。豈可失之交臂。況且此物也無非是一種草類。秉天地靈氣而生。幻化成人。並非真是人。吃了他可以脫骨換胎。抵若干年修煉之功。你又何必婦人之仁呢。金蟬搖頭道。功行要自己修的。才算希奇。我不希罕沾草木的光。況且那肉芝修煉千年。



才能變人何等不易。如今修成。反做人家口中之物。他平時又不害人。我們要幫助他才對。怎麼還要吃他。難道修仙得道的人。祇於自己有益。便都不講情理麼。朱梅聽金蟬強詞奪理。不覺嬌嗔滿面道。你這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處處向着你。你到反而講了許多歪理來駁我。我不理你了。說完。轉身要走。金蟬見他動怒。不由慌了手脚。連忙陪着笑臉說道。梅姊不要生氣。你辛苦半天。得來的好東西。我怎好意思享用。不如等到捉到以後。我們稟明大師和母親。聽他二位老人家發落如何。朱梅道。你真會說。反正還未捉到。捉到時。不愁你不吃。二人正談得起勁之間。忽然靈雲飛來。說道。你們二人。在此說些什麼。你看天到什麼時候了。如今崖內。已然發出叫聲來了。朱梅和金蟬側耳細聽。果然從崖洞中發出一種淒厲的嘯聲。和昨晚一樣。便都著忙。往崖前跑去。一面走。一面把紅霓劍遞與金蟬道。擒妖之事。有你们三位足矣。我去等那肉芝去。說罷。飛往崖後而去。靈雲究因金蟬年輕。不敢叫他涉險。便哄他道。我同你站在一齊吧。金蟬道。這到可以遵命。不過這條蛇。是要留與我來斬的。靈雲點頭應允。金蟬高高興興隨着靈雲。找了方位。站好之後。靈雲又怕孫南失事。打算前去囑



咐一番，便叫金蟬不要離了方位。去去就來。金蟬也點頭答應。這時妖蛇叫了兩聲，又不見動靜。日光照遍大地。樹枝和枯草上的霜露，經陽光一蒸發，變成一團團的淡霧輕烟。非常好看。金蟬站了一會，覺得無聊，便用手去摸那枯草上的露珠。忽然看見從地面上鑽出一個赤條條雪白的東西。等到仔細一看，正是他心愛而求之不得的肉芝。正待上前用手去捉，那肉芝已跪在面前，叩頭不止。金蟬看了，好生不忍，便朝他說道：「小乖乖，你不要跑。到我這裏來。我決不吃你的。」那肉芝好似也通人性，聞言之後，並不逃跑。一步一拜，步到金蟬跟前。金蟬用手輕輕將他捧在手中細看。那肉芝通體與人無異，渾身如白玉一般，祇是白裏透青，沒有一絲血色。頭髮祇有幾十根，也是白的，却沒有眉毛。面目非常美秀。金蟬見了，愛不釋手。那肉芝也好似深通人性，任憑他抱在懷中，隨意撫弄，毫不躲閃。金蟬是越看越愛。便問他道：「從先你見了我就跑，害得你的馬兒被毒蛇吃了。如今你見了我，不但不跑，反這樣的親近。想你知道我不會害你嗎？」那肉芝兩眼含淚，不住的點頭。金蟬又道：「你只管放心。我不但不吃你，反而要保護你了。你願意跟我回洞去嗎？」那肉芝又朝他點頭，口中吐出根



低微的聲音。大約是表示贊成感激之意。金蟬正在得意之間。忽然靈雲走來。肉芝見了靈雲。便不住的閃躲。幾次要脫手跑去。金蟬知他畏懼。一面將他緊抱。一面對他說道。來的是我的姊姊。不會害你的。你不要害怕。語言未了。靈雲已到身旁。那肉芝狂叫一聲。驚死過去。金蟬埋怨靈雲道。姊姊你看。我把我的。小寶寶給嚇死了。靈雲早已看見金蟬手上的肉芝。便道。不要緊。我自能讓他轉活。如若他要不死。我們正好帶回洞去。大家玩耍玩耍。他如若死了。我們索性把他吃了吧。金蟬正待回言。那肉芝已經轉醒。直向靈雲點頭。鬧得他姊弟二人。都笑起來。金蟬道。這個小東西。還會使詐。靈雲道。你不知道。此物深通人性。剛才你如見他死去。把他放下地來。他便入土。不見蹤跡。你是怎生把他得到。你的仙緣可謂不小。金蟬便把同朱梅爭論之言。以及肉芝自來投到的情形。述說了一遍。靈雲道。照此說來。我們到當真不忍傷害他了。金蟬高興得跳了起來。說道。誰說不是呢。陪我們修道多麼好。說時一個疏神。肉芝已是掙脫地下。靈雲忙叫不好。正要伸手去捉時。那肉芝並不逃跑。只把小手向西指了幾指。口中不住的叫喚。金蟬仍就將他抱起。向西方看時。只見醉仙崖下蛇洞。



中噴出一團濃霧。裏面一絲絲的火光。好似放的花筒一樣。猛聽得洞內又發出叫聲。再看日色。已交初午。知是蛇要出來。便都聚精會神。準備動手。那蛇洞上面的孫南。端着如意神矛。矛鋒衝下。目不轉睛。望着下面蛇洞。但等露出蛇頭。便好下手。正在等得心焦。忽然洞中冒出濃霧烟火。雖有仙草含在口中。不怕毒侵。也覺着一陣腥味刺鼻。這時日光漸漸交到正午。那蛇洞中慘厲的鳴聲。也越來越盛。猛一抬頭。看見隔澗對面山坡上。幾十道白練。一起一伏的排着隊。拋了過來。近前看時。原來是十數條白鱗大蟒。長約十餘丈開外。孫南深怕那些大蟒看見他。忙竄上崖來。正在驚疑之際。那些大蟒。已過了山澗。減輕速度。慢慢遊行離洞百餘步。便停止前進。把身體盤成一堆。將頭昂起。朝着山洞。叫了兩聲。好似與洞中妖蛇報到一般。不大一會。洞內蛇鳴愈急。來的蛇也愈多。奇形怪狀。大小不等。最後來了一大一小兩條怪蛇。一個在上。一個在下。其疾如風。轉眼已到崖前。分列兩旁盤踞。大的一條。是二頭一身。頭從頸上分出。長有三四丈。通體似火一般紅。一個頭上。各生一角。好似珊瑚一般。日光照在頭上。閃閃有光。小的一條。長祇五六尺。一頭二身。用尾着地。昂首人立而行。



渾身俱是豹紋。口中吐火。這二蛇來到以後。其餘的蛇。都是昂首長鳴。最奇怪的。是這些異蛇大蟒。過澗以後。便卽分開而行。留下當中有四五尺寬的一條道路不走。好似留與洞中妖蛇出行之路一樣。孫南正看得出神。忽聽洞內一聲長鳴。砰礮一聲。一塊封洞的石頭。激出三四丈遠。猛然驚覺。自己祇顧看蛇。幾乎誤了大事。忙將神矛端正。對下面看時。祇見那霧越來越濃。煙火也越來越盛。簡直看不清楚洞門。正恐怕萬一那蛇逃走時。要看不清下手之處。忽聽洞內。一陣砰礮轟隆之聲。震動山谷。知是妖蛇。快要出來。益發凝神屏氣。注目往下細看。在這萬分吃緊的當兒。忽見洞口冒出一團大烟火。依稀看見一個茅草蓬蓬的人腦袋。剛剛舉矛要刺。那腦袋又縮了回去。幸喜不曾失手。刺了一個空。孫南到這時越發不敢大意。專心致志。去等機會。忽然洞外羣蛇一齊昂首長鳴。聲音淒厲。森人毛髮。霎時間。天色暗淡。慘霧迷漫。在這一轉瞬間。第二次洞口烟火噴出。照得洞口分明。一個人首蛇身的東西。長髮披肩。疾如飄風。從洞中直竄出來。那孫南早年慣使鐮鎗。百發百中。在這間不容髮的時候。端穩神矛。對准那妖蛇致命所在。口喊一聲如意。擲將出去。祇聽一聲慘叫。一



道金光。那神矛端端正正，插在妖蛇七寸子所在。釘在地下。矛桿顛巍巍的露出地面。那毒蛇大蟒，見妖蛇釘在地上，昂首看見孫南，一個個磨牙吐信，直往崖上竄來。孫南見蛇多勢衆，不敢造次，駕起劍光，破空升起，飛向靈雲那邊，再看動靜。說時遲，那時快，那妖蛇中了神矛，他上半身，才離洞數尺，其餘均在洞內，他本因爲大難已滿，又有同類前來朝賀，原來是一腔高興，誰想才離洞口，便中了敵人暗算，痛極大怒，不住的搖頭擺尾，只攪得幾攪，長尾過處，把山洞打坍半邊，石塊打得四散紛飛。孫南如非見機先走，說不定受了重傷。這時那妖蛇口吐烟火，將身連拱四拱，猛將頭一起，呼的一聲，將仙矛甩出數十丈遠，接着頸間血如湧泉，激起丈餘高下。那妖蛇負痛往前直竄，其快如風，竄出去百十丈光景，動轉不得。原來他負痛往前竄時，地下埋的一百零八把誅邪神刀，一一冒出地面，恰對着妖蛇致命處所在。正是當中分鱗的那一道白縫，整個將那妖蛇連皮分開，鋪在地上，任憑他神通廣大，連受兩次重創，那得不痛死過去。他所到的終點，正是靈雲等站的山坡下面，直把一個金蟬樂得打跌，便要去斬那蛇頭。靈雲忙喊不可造次，金蟬剛剛住手，果然那蛇掙扎了一



會。又發出兩聲慘動的呼聲。其餘怪蛇大蟒。也都趕到。由那爲首兩條大蛇。過來啣着妖蛇的皮不放。祇見那妖蛇猛一使勁。便已掙脫軀殼。仍是人首蛇身。祇是通體雪白。無有片鱗。這妖蛇叫了兩聲。便蟠在一處。昂頭四外觀望。好似尋覓敵人所在。而崖上三人。童心未退。祇顧看蛇好玩。忘了危險。正在出神之際。忽然朱梅狼狽不堪的如飛奔到。說道。師姊還不放珠。等待何時。說完。便倒在地下。金蟬連忙過去用手扶起。那靈雲被朱梅一句話提醒。便將天黃珠取出放時。這妖蛇已看見四人站立之所。長嘯一聲。把口一張。便有鮮紅一個火球。四面俱是烟霧。向他們四人打來。羣蛇也一擁而上。恰好靈雲天黃珠出手。碰個正着。自古邪不能侵正。那天黃珠才一出手。便有萬道黃光黃雲。滿山俱是雄黃味。與蛇珠碰在一起。祇聽撲的一聲。把毒蛇的火球擊破。化成數十道蛇涎。從空落下。頓時烟消火滅。一羣毒蛇怪蟒。正竄到半山坡。被天黃珠的黃光罩住。受不住雄黃氣味。一條條修骨軟筋酥。軟癱在地。那毒蛇見勢不佳。正要逃跑。恰好朱梅在金蟬懷中。業已看見。便免強使勁去推金蟬道。蛇身有寶。可以救我。快去斬蛇取來。金蟬忙叫孫師兄替我扶持梅姊。我去斬蛇就來。那朱



梅望了孫南一眼道。我不要人扶。讓我先躺在石上歇歇罷。說時。好似力氣不支。話言未了。倒在山石上面。金蟬在百忙中。不暇細問。朱梅爲何這樣。因聽說蛇身有寶。可以救她。更不待慢。蹀身起來。提着紅冤劍。便往下走。山坡下的怪蛇大蟒。被黃雲籠罩。都擠在一團。靈雲等也分不出下面誰是妖。偏巧那肉芝在朱梅孫南未到以前。金蟬因爲愛他長得好看。去吻他的小臉。那肉芝却去用舌舐那金蟬的雙目。當時金蟬紙覺涼陰。癢蘇蘇的。非常舒服。不甚注意。後來孫南趕到。那肉芝趁忙亂中。跑下地來。便不知去向了。金蟬正要走時。靈雲拉他道。下面黃雲籠罩。看又看不見。你要斬蛇。放劍出去就是了。下去作甚。金蟬急得頓足道。姊姊快放手。我看得見。梅姊中了暗算。蛇身有寶。可救梅姊。你看那蛇妖都逃出很遠去了。靈雲還待不信時。金蟬猛一使勁。甩脫靈雲的手。如飛往東南而去。孫南閉着無事。心想何不放劍。多宰兩條蛇。豈不是好。便將劍光放出。指揮往山下亂砍。靈雲見孫南放劍。也把身子一搖。將劍放出。這兩道劍光。在萬道黃雲中。一起一落。如同神龍夭矯一般。煞是好看。殺了有半個時辰。忽見她母親乾坤正氣妙一夫人。攜着她愛弟金蟬。金蟬手中寶劍。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二回

一二

穿着一個水缸大小的人形蛇頭。走來說道。蛇都死完了。你們還不把劍收了回來。衆人連忙上前參拜。各自把劍收回。妙一夫人把手一招。把天黃珠收了回來。再往山下看時。遍地紅紅綠綠。盡是蛇的膿血。蛇頭蛇身長短大小不一。鋪了一地。妙一夫人從一個葫蘆中倒了一葫蘆淨水下去。說是不到幾個時辰。便可把蛇身化爲清水。流到地底下去。金蟬忙跑到朱梅跟前看時。已是暈死過去。不禁號咷大哭。忙求母親將梅姊救轉。妙一夫人看了這般景象。不禁點頭嘆道。情魔爲孽。一致於此。

第二回

金蟬初會碧眼佛 朱梅誤中白骨箭

妙一夫人忙叫金蟬不要驚忙。她不過誤遭暗算。有我在。決不妨事。金蟬才止住悲聲。又問母親。她是中了何人暗算。夫人道。先將她背回洞府。再作道理。金蟬卽要去背。靈雲笑道。你還是背你的勝利品。我來替你代勞吧。金蟬有些明白。把小臉羞得通紅。於是靈雲背了朱梅。金蟬仍用劍挑了蛇頭。正要起身。忽然想起肉芝。便對夫人將前事說起。夫人道。想不



到你小小年紀，便有這好生之德，不肯貪天之功，祇是可惜你……說到這一句，便轉口道：果然此物修成不易，索性連根移植洞中，成全了他吧，以免在此早晚受人之害。說罷，命靈雲等先護送朱梅回洞等候，復又攜着金蟬，去覓肉芝。才走出數十步，那肉芝已在路旁土內鑽出，向他母子跪拜。夫人笑道：真乃靈物也。金蟬過去要抱，那肉芝便回身便走，一面回頭，用小手作式，比個不休。夫人明白那肉芝的意思，是要引他們到靈根之所，便就隨定他前行。那肉芝在前行走，與金蟬相離約有十餘丈左右。剛剛走到崖旁，忽聽一聲慘呼，便有一個黑茸茸的東西飛起，再看巖畔閃出一個矮胖男子，相貌凶惡，便要往空逃走。妙一夫人前顧因，忙喝道：何人敢在本山放肆，還不與我將肉芝放下。那人也不答言，把後腦一拍，一道黃光，便要往空中逃走。金蟬那裏容得，喊了聲好賊子，你到來檢現成，便將紅霓劍放起，好一個養霞大師鎮洞之寶，只見一道紅光過去，那人便被劍光罩住，妙一夫人忙喊不可造次，一面將口中寶劍吐出去時，已來不及，那人一條左臂，已削掉下來，手中投的黑茸茸的東西，同時也墜落下來。金蟬知道裏面定是肉芝，連忙過去看時，原來是一個頭髮



織成的網。可不是肉芝正在裏面。已是跌得半死。金蟬氣忿不過。再找那人時。已被他母親放走。連那條斷臂。也被那人取去。便問夫人道。母親那個賊子是何人。爲何與我們作對。妙一夫人道。你這孩子太已莽撞。你想有我在。怎能讓他將肉芝搶走。你隨便就放劍傷人。如今我們峨眉派。仇人太多。你們還偏偏的結仇。將那矮胖子。便是廬山神農洞中白骨神君心愛的門徒。碧眼神佛羅裏。想是他知道你們斬蛇。又知道此地有這千年肉芝。想要來找便宜。在此等了半天。知道肉芝雖受毒蛇擾害。避往別處。可是他生根之所在。早晚必須歸巢。所以死守不走。他見肉芝回來。想出我們不意。勝了就走。誰想反送掉一隻左臂。說罷。便將那髮網拿起一看。大驚道。這是白骨神君頭髮結成之寶呀。難道說他是奉命前來的嗎。這到不可輕視呢。這時肉芝已漸漸醒轉。形態好像是十分困憊。夫人便對肉芝道。芝仙。我等決不傷害你。你如願隨我到洞府去修真。你便將你生根之所。指示出來。我好替你移植。肉芝便跳下地來。跪下叩了兩個頭。往前走了幾步。走到一個山石縫中。忽然不見。金蟬往石縫內看時。原來裏面是一個小小石洞。清香陣陣。從洞內透出。等了一會。祇見由



洞中地面上湧出一株靈芝仙草。五色繽紛。奇香襲人。其形如鮮香菌一般。大約一尺方圓。當中是芝。旁邊有四片芝葉。妙一夫人先向北方跪祝了一番。然後從身旁取出一把竹刀。將靈芝四圍的土。輕輕剔鬆。然後喊一聲起。連根拔起。金蟬忙問他變的那個小人呢。夫人道。回洞自會出現。你忙甚麼。說時。忽然從芳香中。嗅着一絲腥味。連忙看時。祇見石洞旁壁下。伏着一隻怪獸。生得獅首龍身。六足一角。鼻長尺許。兩個金牙。露出外面。長有三尺。妙一夫人嘆道。天生靈藥。必有神物呵護。這個獨角神獸。又不知被何人所害。所以靈芝知道。此難臨頭。往外逃避。金蟬見那神獸的皮。直發亮光。心中甚為愛惜。想要剝了回去。夫人道。此獸亦非善類。性極殘忍。剝去無妨。他那兩個大牙。削鐵如泥。頗有用處。一併拿回去罷。金蟬聞言大喜。正要取那獸的皮牙。忽又見地下一枝白色小箭。式樣新鮮靈巧。伸手去拾時。好似觸了電氣一般。手脚皆麻。連忙放手不迭。夫人走過檢起一看。說道。這是白骨神君的白骨喪門箭。將才朱梅正是中了羅象的暗算。所以幾乎喪了性命。金蟬道。早知如此。母親不該放他逃走。好與朱梅姊報仇。夫人道。我們也祇能適可而止。好在朱梅有救。不然豈能容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二回

一六

易放他。說時。金蟬因掛念朱梅。忽將獸皮剝完。攜了獸皮獸牙。由妙一夫人捧着靈芝。離了醉仙崖。回轉洞府。剛一進門。看見朱梅。仰臥在石牀之上。聲息全無。靈雲同孫南守在旁邊。默默無言。見夫人和金蟬回轉。連忙上前接過靈芝。夫人叫靈雲將靈芝移往後洞。好好培植。吩咐已畢。便向朱梅床前走來。金蟬見朱梅牙關緊咬。滿臉鐵青。睜着一雙眼。望着金蟬。好似醒在那裏。祇是一言不發。忙喊了兩聲梅姊。不見答應。上前去拉她雙手。已然冰涼如死。雖然知道自己母親有起死回生之能。也禁不住傷心落淚。正在悲痛之間。夫人業已走過。忙喝金蟬道。她中了妖人之箭。因她道行尚厚。雖然昏迷。並未死去。心中仍是明白。你這一哭。豈不勾起她的傷心。於她無益有損。金蟬聽了他母親之言。只得強自鎮定。夫人便叫將蛇頭取來。金蟬取將過來。夫人用劍將蛇前額劈開。取出一粒珠子。有鴨蛋大小。其色鮮紅。光彩照耀一室。又叫孫南去往後洞看靈芝。倘如靈芝移後。靈芝現出化身時。速報我知。孫南奉命走去了。夫人從身邊取出兩粒丹藥。塞入朱梅鼻孔裏面。又取出七粒丹藥。將朱梅的牙關撥開。放在她口中。然後將朱梅前胸解開。把那蛇額中的紅珠。放在她的心窩。



間。用手托着。來回轉盪不停。轉了有半個時辰。忽見朱梅臉色由青轉白。由白又轉黃。秀眉愁鎖。好似十分吃苦。又說不出口來的樣子。那金蟬目不轉睛。望着朱梅。恨不能去替她分些痛苦才好。夫人見丹藥下去。運了半天蛇珠。雖然又些轉機。還看不出十分大效。臉上也露出爲難的樣子。金蟬見了。更是着急。忽然靈機一動。便對夫人道。母親我到後洞。看看那靈芝就來。夫人也不答言。金蟬如飛而去。到了後洞。見靈雲等已將靈芝移植妥當。朱萼翠葉五色紛披。十分好看。正與孫南在那裏賞鑒。見金蟬跑來。對他道。你不在前洞。幫着母親照應你的梅姊。跑到這來則甚。金蟬也不答言。走過來。便向那靈芝跪下。口中不住的默祝。孫南道。師弟你在那裏說些什麼。金蟬也不理他。靈雲道。孫師兄莫要管他。他的事。只有我明白。想是母親教梅妹。功效慢了一點。所以他一秉至誠。又來乞靈草木了。正說時。忽然看見那靈草。無風自動。顏色越来越好。陣陣清香。沁人心脾。那金蟬跪禱了一會。不見動靜。正要發怒時。猛見那靈芝頂上。透出一道霞光。打裏鑽出一個嬰兒頭來。一會兒便現出原身。跳下地來。金蟬一看。正是那肉芝。滿心歡喜。孫南從未見過這樣奇事。更是心愛。那肉芝



朝金蟬點了點頭，便跑過來，拉了金蟬的手。金蟬急忙將他抱起，他又用手向前洞一指。金蟬起初看朱梅昏迷不醒，非常着急，猛然想起肉芝能使人長壽，豈不能使人起死回生？何不去求他將身上血肉賞賜一些，以救朱梅之命呢？因為怕靈雲孫南笑他，所以只在地下跪着默祝。今見芝仙這般狀況，知是允了他的要求。當下抱着他，往前洞就走。靈雲孫南也明白大概，跟蹤來看。才到前洞，只見妙一夫人向着那芝仙說道：「餐霞大師弟子朱梅，今中妖人白骨箭，命在旦夕。芝仙如肯賜血相救，功德不淺。」那芝仙聽了夫人之言，口中啞，說個不住。夫人祇是微笑點頭。金蟬性急，疑心那芝仙不肯，便問夫人道：「母親他說些什麼？怎麼孩兒等俱都聽不出？」夫人道：「你等道行尚淺，難怪你們不懂。他說他要避却三災，才能得成正果。如今三災已去其二，我們將他遷居到此，非常感謝，理應幫忙。不過他自捨的靈液，較比將他全身服用，還有功效。可是因此他要損失了三百多年的道行。要我捨血之後，對他多加保護。異日再遇大劫時，求我們救他，避免大劫。」金蟬道：「母親可曾答應？」夫人道：「這本是兩全其美的事，我已完全答應了。」那芝仙又朝夫人說了幾句，夫人益加歡喜，便對他道：



你只管放心。我等決不負你。如今受傷的人。萬分痛苦。不可再延。請大仙指明地方。由我親自下手吧。那芝仙聞言之後。臉上頓時起了一種悲慘之容。好似有些捨不得。又無可奈何的樣子。又挨了片刻。才慢慢走到夫人跟前。伸出左臂。意思是請夫人動手。大家看見這一個形同嬰兒的肉。芝伸出一個雪白紛嫩的小手膀來。俯首待戮。真是萬分不忍。夫人更是覺得他可憐可愛。因為救人要緊。萬分無法。祇得把他抱在懷中。叫靈雲上床來。替夫人將蛇珠。在朱梅胸腹上轉運。又教金蟬取來一個玉杯。教孫南捧着玉盃。在芝仙的手腕下。接着那靈液。然後在金蟬腰間。取下一塊玉塊。輕輕向那芝肉說道。芝仙你把心放定。一點不要害怕。稍爲忍受這一絲痛苦。事完我取靈丹。與你調治。那肉芝想是害怕。閉緊雙目。不發一言。顛巍巍的把頭點了兩點。夫人先將他左臂撫弄了兩下。真是又白又嫩。幾乎不忍下手。後來無法再延。便一狠心。趁他一個冷不防。右手拈定玉塊。在他腕穴上一劃。便割破了個寸許長的小口。孫南戰戰兢兢。捧着玉盃去接時。祇見那破口處。流出一縷極細膩的白漿。落在玉盃之中。微微帶一點青色。清香撲鼻。光彩與玉盃相映生輝。流有大半酒盃左右。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二回

二〇

夫人忙喊道。夠了。夠了。那肉芝在夫人懷中。只是搖頭。一會兒功夫。那白漿流有一酒盃左右。便自止住。夫人忙在懷裏取兩粒丹藥。用手研成細粉。與他敷在傷口處。金蟬看那芝仙時。已是面容憔悴。委頓不堪。又是疼愛。又是痛惜。一把將他抱過。夫人忙喊蟬兒。莫要魯莽。他元氣大傷。你快將衣解開。把他抱在前胸。借你童陽。暖他真氣。千萬不可使他入土。等我救醒朱梅。再來救他。金蟬便連忙答應照辦。妙一夫人。忙又從孫南手中。取過芝血。一看血多。非常歡喜。忙上床叫靈雲下來。再看朱梅時。借了蛇珠之力。面容大轉。祇是牙關緊閉。好似中邪。不能言語。又叫靈雲。取過一個玉匙。盛了少許芝血。撥開朱梅牙關。正待灌了進去。忽然看見起初塞在他口中的七粒丹藥。仍在他舌尖之上含着。並未下嚥。暗驚白骨箭的利害。無怪乎靈丹無效。原來未入腹中。又恐芝血灌了下去。也同這丹藥一樣。不能入腹。順口流出。豈不是前功盡棄。而且萬分可惜。便不敢造次下手。忙叫金蟬過來。將芝血接過。交與孫南。叫他如法。偎在胸前。然後對金蟬說。朱師姊命在頃刻。祇有芝血能救。她如今外毒。已被蛇珠收去。內毒深入腠理。以致牙關緊閉。無法下嚥。意欲從權。命你用品含着芝血去。



喂她。她得你真陽之氣。其效更快。不過此事。於你有損無益。你可願否。金蟬道。梅姊原爲孩兒才遭毒手。但能救她。赴湯蹈火。皆所不辭。夫人道。既然如此。你先將此芝血合在你口中些。然後用你的手。緊掐她的下頰。她的下頰必然掉將下來。口開難閉。你將你的嘴。對着她的嘴。將芝血度將過去。你二人之口。須要嚴密合縫。以免芝血溢出。然後你騎在她的身上。用手抄在她背後。緊緊將她抱着。再提一口丹田之氣。度將過去。倘若覺得她腹內連響。便有一口極臭而難聞的濁氣。從他口中噴出。你須要運用自己丹田之氣。將那濁氣抵禦回去。務必使那濁氣下行。不要上逆才好。金蟬連忙點頭答應。跨上床來。眼看一個情投意合。兩小無猜的絕色佳人。中了妖人暗算。在床上昏迷不醒。見他上來之後。一雙神如秋水的秀目。珠淚盈盈。望着他只是說不出話來。可是並未失了知覺。其痛苦有甚於死。不禁憐惜萬分。到了這時。也顧不得旁人嘲笑。輕輕向着朱梅耳邊說道。姊姊。母親叫我來救你來了。你忍着一點痛。讓我把你下頰端掉。好與你用藥。朱梅仍是睜着兩眼。牙關緊閉。不發一言。金蟬狠心腸。兩手扣定朱梅下頰。使勁一按。吭噎一聲。果然下巴掉下。櫻口大張。金蟬更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二回

二二

不待慢。依照他母親之言。騎在朱梅身上。抱緊他的肩背。妙一夫人透過玉盃。金蟬隨即在夫人手中。含了一口芝仙的白血。嘴對嘴。度將過去。幸喜朱梅口小。金蟬便將他的香口。緊緊含着。以待動靜。究竟芝仙的血液。非比尋常。才一度過。便即嚙下。金蟬知芝血下肚。急忙用盡平生之力。在丹田中運起一口純陽之氣。度了過去。祇聽朱梅腹內。咕隆隆響個不住。再看他的臉色。已漸轉紅潤。適才上來時。覺得他渾身冰涼挺硬。口舌俱是發木的。此刻忽覺得他在懷中。如暖玉溫香一般。周身軟和異常。好不歡喜。這時朱梅腹內。益發響個不住。猛然一個急噫。接着一口濁氣。冒將上來。腥臭無比。金蟬早已準備。急忙運氣。將那口濁氣頂了回去。一來一往。相持有半盞茶的光景。便聽朱梅下身。砰然放一個響屁出來。臭味非常難聞。金蟬也顧不得掩鼻。急忙又運動丹田之氣。度了一口過去。妙一夫人道。好了。好了。不妨事了。蟬兒快下來吧。再看朱梅。業已星眼瑩活。緩醒過來。猛見金蟬騎在自己身上。嘴對着自己的嘴。含緊不放。又羞又急。猛一翻身。坐將起來。金蟬一個不留神。便跌下床來。這朱梅生有靈根。又在黃山修煉數年。劍術很有根底。雖中了妖人暗算。還能支持。祇是心中



明白。難受異常。不能言動。此番醒轉。明知金蟬是奉了他母親之命。來救自己。因為醒來害羞。使得勢猛。將他跌了一交。好生過意不去。正要用手去扶。猛覺有些頭暈。隨又坐在床上。這時金蟬業已站起。也累了個力盡神疲。夫人忙對朱梅道。你妖毒雖盡。精神尚未復元。不必拘禮。先躺下養養神吧。一面用手將他下顏捏好。朱梅身子也覺得輕飄飄的。站立不住。也就恭敬不如從命。祇用口頭向衆人稱謝。忽然覺得身下溼了一塊。用手摸時。羞得幾乎哭了出來。急忙招手呼喚靈雲。靈雲急忙走過。朱梅便向她咬了幾句耳朵。這時夫人也明白了。便叫孫南與金蟬出去。於是二人便到外面去了。夫人便從孫南懷中取過肉芝。從身旁取了三粒丹藥。與他服用。仍然送到後洞手植之所。看他入土。又教金蟬。不可隨意前去擾他。再回前洞時。朱梅業已借了靈雲的衣裳換好。收拾齊整。出來拜謝夫人救命之恩。夫人道。那白骨箭好不利害。若非芝仙捨身相救。祇有嵩山二老。才有解藥。遠隔數千里。豈不誤事。況且也不能這樣容易復元。金蟬便問其中箭情形。朱梅道。我同你在澗邊洗手時。因見鴉鳴。便疑心有人在旁窺探。深怕別人趁火打劫。去捉肉芝。我來時早已問明他生根所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二回

二四

在。所以留下你們擒蛇。我便到崖後去守候。刚到那裏。便看見一個六足獨角的神獸。我本不想傷他。正要設法將他逼走。忽聽那獸狂吼一聲。便從崖後一個洞中竄了進去。我追蹤去看時。才到洞口。腦後一陣風響。知道有人暗算。急忙往後面一閃。已是不及。當時祇覺左臂發麻。頭腦天旋地轉。知道中了妖法。因為寶劍不在手中。恐怕抵敵不住。急忙跑回。走到你們跟前。已是站立不穩了。後來我渾身疼痛。心如油煎。雖看得見你們。祇是不大清楚。也聽不見說些什麼。難受極了。我叫你去斬的蛇頭呢。全蟬道。我當時見你暈倒。非常着急。因聽你說蛇身有寶。便追了下去。他業已逃出有半里路去。見我追他來。便將頭揚起朝我噴了一口霧氣。恰好母親趕到。用他老人家的劍光。將妖蛇的毒氣逼住。我才用劍將他斬為數段。將蛇首挑了回來。母親叫我從蛇腦中取出一粒紅珠。是否就是你說的寶貝。朱梅道。可不正是此物。夫人道。此珠名為蛇寶。乃千年毒蟒精華。無論中了多麼利害的毒。祇消用此珠。在渾身上下貼肉運轉。便能將毒提盡。祇是此番因斬妖蛇。與白骨神君結下仇恨。將來又多了一個強敵了。靈雲道。他從容他的弟子為惡。暗中傷人。此人之惡毒可知。難道我



們還怕他嗎？夫人道：不是怕他，無非讓你們知道。隨時留意而已。朱梅與衆人談了一會，便妥回山復命。夫人便將餘下的芝血與她服下，叫靈雲將借來的幾件法寶交與她帶去。因此新癒之後，精神疲倦，並叫靈雲金蟬陪同前往，順便道謝餐霞大師的盛意。三人辭別夫人，出了洞府，已是夕陽西下，便駕起劍光，前往黃山去了。這裏妙一夫人對孫南道：我回時逢遇你師父，同追雲叟談起各派比劍之事。追雲叟主張在明年正月先破慈雲寺，他却他的羽翼再說，我倒甚表贊同。依我預算，正式在峨眉比劍，還在三五年之後。你天資心地均好，如不嫌棄，可就在我這裏參修。我已同你師父說過，你意如何？孫南聽了，自然高興，急忙跪謝夫人成全之恩。從此孫南便在此山與靈雲金蟬等一同練習劍術不提。

第三回

金羅漢訪友紫金龍

許飛娘傳書五雲步

話說金身羅漢法元在九華與齊靈雲鬥劍，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巧遇許飛娘趕到，明爲解圍，暗中點破。才知道那女子是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齊漱溟的女兒。暗暗吃驚，恐怕吃了眼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三回

二六

前虧。便借着台階就下。等到雖却前山。正要往金頂走去。不由叫了一聲苦。心想九華既作了齊漱溟的別業。不消說得。那獅子天王龍化與紫面伽藍雷音。一定在此存身不得。此番來到金頂。豈非徒勞。他雖然如此想法。到底心還不死。好在金頂離此。並不多遠。不消半頓飯時候。便已趕到。祇見那龍化與雷音所住的歸元寺。山門大開。山門前敗草柏葉。狼籍滿地。不像廟中有人住的神氣。進入內殿。一看殿中神佛。廟貌依然。祇是灰塵密佈。蝙蝠看見有人進去。繞簷亂飛。更沒有一個人影。便知二人一定不在廟中。再走進禪房。一看塵垢四積。門前一柄黑漆的禪杖。斷成兩截。在地上。不知被什麼兵刃。斬為兩段。那禪杖原是純鋼打就。知是龍化用的兵器。進屋看時。地下還有一攤血跡。因為山高天寒。業已凍成血冰。估量廟中無人。為期當在不遠。正在凝思之際。忽想起此地。既為峨眉派劍仙洞府。在此隱居的人。未必止齊漱溟一個人。他們人多勢重。不要被他們遇見。又惹晦氣。想到此間。便急忙離了歸元寺。下了金頂。心想此番出游。原為多尋幾個幫手。誰想都撲了一個空。那許飛娘自從教祖死去。同門中人。因為她不肯出力報仇。多看不起她。直到近年。才聽說她的忍辱。



負重。別存深意。適才山下相遇。想是從外面倦遊歸來。黃山近在咫尺。何不去看望她一番。順便約她相助。即便目前不能。至少也可打聽出龍化雷音兩個人的蹤跡。想罷。便駕起劍光。直往黃山飛去。至於龍化雷音。這個異派的劍仙。何以值得法元這般注意。以及他二人在九華金頂存身不住的原因。日後自有詳文。這且不言。且說那黃山。法元雖來過兩次。祇是許飛娘隱居的五雲步。原是山中最髙寒處。而又最爲隱秘的所在。法元從未去過。聞說餐霞大師。也在那附近隱居。看望許飛娘須要秘密。不要爲外人知道。因此法元駕劍飛行時。十分留神。劍光迅速。不多時。已到黃山。打算由前山文筆峯。抄小徑過去。到了文筆峯。一看層翠疊巒。崗嶺起伏。不知那裏是飛娘隱居之所。空山寂寂。除古木寒鴉。山谷松濤之外。並沒有一個人影。偌大一個黃山。正不知從何處去尋那五雲步。正在進退爲難之際。忽聽遠遠送來一陣細微的破空聲音。急忙抬頭看時。空中飛來一道黑影。看去好似一個幼童。離法元不遠。從空中落下一個東西。並不停留。直往東北飛去。法元正待去拾時。脚下忽的又飛出道白影。細細一看。原來是一個穿白年幼女子。比箭還快。等到法元走到跟前。業已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三回

二八

將落之物，拾在手中。法元看清那東西，是一塊石頭，上面一根紅繩，繫着一封信，起初以為是那飛行人，特意落給那小女孩的。到也不十分注意。因為黃山，乃仙靈窟宅，適才在九華山，遇見幾個孩子，幾乎栽了跟頭。如今又遇見一個女孩，見她身法，知非常人，便不願多事。正待轉身要走，忽見拳腳下，又轉出一個穿藍的女子，喊着適才那個女子道：「師妹，搶到手啦嗎？是個什麼東西，穿白的女孩答道：『是一信封。我們進去看罷。』」言時，旁若無人，好似並未看見法元在旁一樣。法元猛想起我，正無處尋訪飛娘。這兩個女孩，能在此山居住，他的大人定非常人。我何不想一套言語，打聽打聽。想罷，便走進前來說道：「兩位女檀越，留步。貧僧問訊了。那大些的一個女子，剛把白衣女子的信接過，便道：『大和尚，有話請說罷。』」法元道：「黃山有位餐霞大師，他住在什麼地方？兩位女檀越知道否？」那兩位女子聞言，便把法元上下打量一番，開口說道：「那是吾家師父，你打聽他老人家則甚？」法元聞言，暗吃一驚，原想避開她們，如何反問到人家門口來了。幸喜自己不曾冒昧。當下鎮定心神，答道：「我與萬妙仙姑許飛娘，有一面之緣，她曾對我言講，她與大師，乃是近鄰，住在什麼五雲步，怎奈此山甚大。」



無從尋找。我想打聽出大師住的地方，便可在附近尋訪了。那女子聞言，微微一陣冷笑說道：大和尚法號怎麼稱呼呢？法元到底在五台派中是有名人物，在兩個女孩面前，不便說謊。日後去落一個話柄，還說因懼怕餐霞大師，連真姓名都不敢說，便答道：貧僧名喚法元。那女子聽了，便哈哈大笑道：你原來就是金身羅漢法元哪？我到聽我師父說過，你不必找，許飛娘了。這不是他給你的信，等我姊妹二人看完之後，再還與你罷。說罷，便把手中信一揚，法元看得真切，果然上面有法元禪師剋捺等字。因聽那女子說，看完之後，再給他，便着急道：這是貧僧的私信，外人如何看得，不要取笑罷。那女子聞言，笑道：有道是揀的當買的，三百年取不去的。這信乃是我們拾來的，又不是在你廟中去偷來的。修道人正大光明，你是一個和尚，她是一個道姑，難道還有什麼私弊，怕人看嗎？既經過我們的山地，我們檢查定了。如有不好的事，你還走不了呢。法元見那女孩，似有意似無意的連譏諷帶侮辱，滿心大怒。知道許飛娘叫人送信，連送信人都不肯與他見面，其中必有很大的關係。又知飛娘與峨眉派，表面上假意拉攏，如果信上有機密的事，豈不誤却大事？又不知餐霞大師在家



否不敢造次。祇得強忍心頭火。一面用好言向對方婉商。一面打算來一個冷不防。搶了就走。誰想那女子非常伶俐。早已料到此着。不等法元近前。便將信遞與白衣女子手中。說道。師妹快看。大和尚還等着呢。法元到了此時。再也不能忍受。大怒道。你二人再不將信還俺。俺就要無禮了。那女子道。師妹快拆開看。讓我來對付他。白衣女子剛把信拆開。法元正待放劍動手時。忽然峯後飛也似的跑過一人。喊道。兩位姊姊。休要動手。看在可憐的兄弟份上罷。那兩個女子聞言。卽停止拆信。法元也就暫緩動手。看來人時。是一個十六七歲的男孩。穿了一身黑。慌不迭的跑了過來。一面向兩個女子打招呼。一面向法元道。師叔不要生氣。我替你封信要回來罷。法元見來人叫他師叔。可是並不認識。樂得有人解圍。便答道。我本不要動手。祇要還我的信足矣。那黑衣男孩。也不答言。上前朝着那兩個女子道。二位姐姐。可憐我罷。這封信是我送的。要是出了差錯。我得挨五百牛筋鞭。叫我怎麼受哇。那白衣女子道。師姐。你看他怪可憐的。把這封信給他罷。又向法元道。要不是有人講情。叫你今天難逃公道。法元強忍着怒。把信接過。揣在懷中。那黑衣男孩道。家師許飛娘。叫我把信送與



師叔。說是不能見你。偏偏我不小心。落在二位姐姐手中。幸喜不曾拆看。異日如遇家師。千萬請師叔不要說起方才之事。法元點頭應允。恐怕兩個女子。再說話奚落。便將足一頓。便有幾道紅綠火光。破空而去。黑衣男孩。向着兩個女子。謝了又謝。那兩個女子。問他信的來由。他說道。家師剛從九華回來。到家後。匆匆忙忙。寫了這封信。派我駕起劍光。等候方才那個和尚。說他是我的師叔法元。並叫我與他不要見面。我等了一會。才見他落在文筆峯下。誰想交信時。被兩位姐姐拾去。我很着急。我藏在傍邊。以為姐姐們可以還他。後來見雙方越說越僵。我怕動起手來。或把信拆看。回去要受家師的責打。所以才出來說情。多蒙姐姐們賞臉。真是感恩不盡。那女子答道。我適才同師妹。在此閑玩。忽見幾道紅綠飛來。落在峯上。知有異派人來。此。我很覺此人胆子不小。正想去。看是誰。忽見你駕劍光跑來。起初以為你跟上年一樣。偷偷來和我們玩耍。後見你並不停留。擲下一個紙包。我知道那紙包決不是給我們的。否則不會那樣鬼秘。師妹出去搶包時。和尚已到跟前。我才知道。信是給他的。他就是師父常說的金身羅漢法元。我們原不要看人私信。無非逗他玩而已。你今年為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三回

三二

何不上我們這兒玩呢。那男孩答道。我才是天底下最苦命的人呢。父母雙亡。全家慘死。好不容易遇見家師。收我上山學劍。以前常帶我到此拜謁大師。得同諸位姐姐時常領教。多麼好呢。誰想去年因家師出門。煩悶不過。來看望諸位姐姐。不料被師弟薛蟒告發。原不要緊。祇因我不該說錯了一句話。被家師打了我五百牛筋鞭。差點筋斷骨折。調養數月。才得痊愈。從此更不肯教我深造。也不准到此地來。每日只做些苦工粗活。待遇簡直大不如前了。今日不准我在此峯落地。想是不願意教我同姊姊們見面的原故。這兩個女子聽了。很替他難受。便道。怪不得去年一別。也不見你來呢。你是說錯什麼話呢。以致令師這般恨你呢。那男孩正要答言。忽見空中飛來一道青光。那男孩見了。嚇得渾身抖戰道。兩位姊姊快救我罷。師弟薛蟒來了。倘被他看見我在這裏。一定回去。告訴家師。我命休矣。說罷。便鑽在峯旁洞中去了。不大功夫。青光降落。現出一人。他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這兩個女子見了他。不由得臉上現出十分憎惡的意思。那少年身形矮短。穿着一身紅衣。足登芒鞋。頭頸間長髮散披。打扮得不僧不道。滿臉青筋。二眉交錯處。有一塊形似眼睛的紫記。掀脣露齒。一



口黃牙。相貌非常醜惡。這人便是萬妙仙姑最得意的門徒。三眼紅螭薛蟒。他到了兩個女子跟前。不住的東張西望。那兩個女子。也不去理他。故意說些不相干的閑話。好似才出洞門。並未發生過事情一樣。那薛蟒看不出動靜。不住的拿眼往洞中偷覷。後來忍不住問道。二位道友。可曾見我師兄司徒平麼。那白衣女子。正要發言。年長的一個女子。急忙搶着說道。司徒平麼。我們還正要找他呢。去年他來同我們談了半天。把我輕雲師妹一張穿雲弩借去。說是再來時帶來。直到如今。也不送還。大師又不准我們離開這裏。無法去討。你要見着他。請你給帶個話。叫他與我們送來罷。說時神色自如。薛蟒雖然疑心司徒平曾經到此來過。到底無法證明。自言自語道。這就奇了。我明明看見紅線已飛往西南。怎麼他會不見呢。那女子便問道。你說什麼紅線。敢是那女劍仙到黃山來了嗎。薛蟒知話已說漏。也不答言。便快快而去。那女子不悅道。你看這個人。他向人家問話就可以。人家向他說話。他連話都不答。真正豈有此理。薛蟒明明聽見那女子埋怨。裝作不聞。反而相信司徒平不在此間。逕自別處尋找去了。那兩個女子。又待了一會。才把司徒平喊出。說道。你的對頭走了。你回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三回

三四

去吧。司徒平從洞側走出說道。我與他真是冤孽。無緣無故的。專門與我作對。想是家師差我送信時。被他知道。故此跟在後面。尋我的差錯。那兩個女子很替他不平。說道。你只管回去。倘到不得已時。你可來投奔我們。我今晚就向大師爲你說便了。司徒平聞言大喜。因天已不早。無可留戀。祇得謝別她二人。破空而去。這司徒平出家經過。原有一段慘痛歷史。他又是書中一個重要人物。本當細表。怎奈讀者都注意破慈雲寺。著者一枝筆。難寫兩家話。只得留在第三集峨眉闖劍時補寫。這兩個女子。年輕穿白的。就是餐霞大師的弟子朱梅。年長的一個。名喚吳文琪。乃是大師的大弟子。入門在周輕雲之先。劍法高強。深得大師真傳。因他飛行絕跡。捷若雷電。人稱爲女空空的便是。文筆峯乃是大師賜她煉劍之所。大師因爲叫朱梅來向她取神矛。去幫助金蟬擒蛇妖。恰好在洞外遇見。談話中間。忽然看見法元來到。司徒平空中擲信。才有這一場事發生。雖然不當要緊。與異日破許飛娘的百靈斬仙劍大有關係。以後自知。這且不言。話說那法元離了文筆峯。轉過雲巢。找一個僻靜所在。打開書信一看。上面寫道。劍未成。暫難相助。曉月禪師。西來。愛蓮花峯。紫金瀧之勝。在彼巔。



錫望唾面自乾。求其相助。可勝別人十倍。行再見。知名付丙。法元看罷大喜。心想我正要去尋曉月禪師。不想在此。幸喜不曾往打箭爐去空跑一次。便把信揣在懷中。往蓮花峯走去。那蓮花峯與天都峯。俱是黃山最高的山峯。紫金龍就在峯旁不遠。景物幽勝。當年大心道人。曾隱居於此處。法元對蓮花峯原是熟路。上了立雪台。走過百步雲梯。從一個形如石蟹的洞口。穿將過去。羣峯崢嶸。烟嵐四合。果然別有洞天。這時天已垂暮。忽然看見前面一片寒林。橫起一匹白練。知道是雲鋪海。一霎時雲氣濛濛。鎔散成錦。羣山在白雲簇繞中。露出角尖。好似一盤白玉凝脂。當中穿出幾十根玉筒。非常好看。再回顧東北。依舊清朗朗地。一輪紅日。被當中一個最高峯頂承着。似合似捧。真是人間奇觀。佇立一會。正待往前舉步。那雲氣越緊越厚。對面一片白簡。直看不見山石路徑。況且紫金龍這條道路。山勢逼仄異常。下臨無底深淵。底下碎石森列。長有丈許。根根朝上。一個不留神。滑足下去。身體便成肉泥。他雖是一個修煉多年的劍仙。能夠在空中御劍飛行。可是遇着這樣棧道雲封。蒼嵐四合。對面不見人的景物。也就無法涉險。等了一會。雲嵐翁翳。天色越發黑。將下來。知道今日無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三回

三六

緣與曉月禪師見面。不如找個地方暫住一宵。明日專誠往拜。那黃山頂上。罡風最利害。又在寒冬。修道的人。縱然不怕寒威。也覺着難於忍受。便又回到立雪臺。尋了個避風的石洞。棲身一宵。天色甫明。起來見雲嵐已散。趁着朝日晨曦。便往紫金澗而去。走了一會。便到澗前。只見兩旁絕澗。壁立千仞。承着白沙石那邊來的大瀑布。聲如雷轟。形同電掣。祇不知曉月禪師住在那裏。四下尋找了一會。忽然看見澗對面走過一個小沙彌。挑着一對大水桶。飛身下澗。去汲取清泉。澗底與澗岸。相隔也有好幾丈高下。只見他先跳在水中。兀立的一塊丈許高的山石上。掄着兩個大桶。迎着上流水勢。輕輕一掄。便已盛得滿滿兩桶水。那兩桶水。少說點也有二百來斤。輕重。只見他毫不費力的。挑在肩上。將足微頓。便已飛上澗岸。身法又快又乾淨。桶中之水。並不曾灑落一點。法元不由口中喝了一聲彩。那小沙彌聽見有人叫好。將兩個水桶在地下一放。腳微頓處。七八丈寬的闊澗。忽如飛鳥般。蹤將過來。向着法元怒氣沖沖的說道。你走你的路。胡說什麼。你不知道我師兄有病嗎。法元看那小沙彌。蜂腰猿背。相貌清奇。赤着一雙足。穿了一雙麻鞋。從他兩個目光中看去。知道此人內外



功都臻了上乘。暗暗驚異。又見他出言無狀。好生不悅。心想我這兩天。怎麼盡遇些不懂情理的人。又都是小孩。因為曉月禪師。在此居住。來人又是個小和尚。恐怕是禪師的弟子。不敢造次。便答道。我見你小小的年紀。便會有這樣的武功。非常歡喜。不覺叫了一聲好。這也不要緊的。你師兄有病。我是怎麼會知道。如何就出口傷人呢。那小沙彌聞言答道。你不用裝駭。我們這裏。從無外人敢來。我早看見你在這裏。鬼鬼祟祟。東瞧西望。說不定趁我師父不在家。前來偷我們的寶貝。也未可知。你要知時務的。趁早給我走開。再要偷偷摸摸。你可知道通臂神猿鹿清的利害。說完。舉起兩個瘦得見骨的拳頭。朝着法元。比了又比。法元看他這般神氣。又好氣。又好笑。答道。你的師父是誰。你說出來。我也許聞名而退。要憑你想叫我就走。恐怕很難。鹿清聞言大怒道。看來你還有點不服我嗎。且讓你嘗嘗我的利害。說罷。左掌往法元面上一恍。駢起右掌。往法元胸前便斫。法元忙把身子一偏避開。說道。你快將你師父名字說出。再行動手不遲。以免誤傷和氣。鹿清也不還言。把金剛拳中化出來的降龍八掌。施展出來。如風狂雨驟般的。向法元攻擊過來。這金剛拳。乃是達摩老祖秘傳。降龍



八掌。又由金剛拳中分化而出。最爲利害。要不是法元成道多年。簡直就不能抵禦。法元因來人年幼。又恐是曉月禪師的門徒。所以便不肯用飛劍取勝。只好用拳迎敵。怎耐鹿清拳法精奇。變化無窮。戰了數十個回合。法元不但不能取勝。反而中了他兩掌。幸虧練就鐵打的身體。不然就不筋斷骨折。也要身帶重傷。鹿清見法元連中兩掌。行若無事。也暗自吃驚。倏地將身躍出丈許遠近。將拳法一變。又換了一種拳。法元暗暗好笑。任你內外功練到絕頂。也不能奈何我分毫。打算將他累乏。然後施展當年的絕技。七祖打空拳。將他擒伏。他如是曉月禪師門徒。自不必說。要他領路進見。否則像這樣好的資質。收歸門下。豈不是好。便打起精神。加意迎敵。那鹿清看一時不能取勝。非常着急。便故意賣個破綻。將足一頓。起在半空。法元待他下身。正待用手捉他雙足。小沙彌早已料到。離地五尺許。施展金剛拳中最棘手的一招。將地在空中一轉。鯉躍龍門式。避開法元兩手。伸開鐵掌。駢起左手二指。照着法元一隻眼睛點去。法元見勢不好。知道無法躲避。祇得將身一仰。打算平竄出去。誰知鹿清敏捷非常。招中套招。左手二指雖不曾點着法元二目。跟着右手使一個繃拳。對着法元



下頰中一個正着。接着又使一個襠裏連環。一扁腿。正打在法元前心。就法元前胸撞勁。脚微點處。便斜蹶出三四丈高遠。立定大笑。法元雖然武功純熟。經不起無意中連中幾下重手法。雖未受傷。穿穿跌跌。倒恠出去十幾步。差點沒有跌倒在地。這一下勾動無明火起。不白破口罵道。你這小畜牲。真不知天高地厚。你家羅漢爺念你年幼。不肯傷你。你倒反用暗算傷人。你快將你師父名字說出。不然教你死無葬身之地。說罷。後腦一拍。便將劍光飛起。鹿清看見幾條紅線。從法元腦後飛出。說聲不好。急忙把脚一頓。竄過山澗。法元並不要傷他性命。無非借此威嚇於他。見他逃走。便也駕起劍光。飛身過澗。在後追趕。鹿清回頭一看。見法元追來。便一面飛跑。一面大聲喊道。師兄快來呀。我不行了。語言未了。便見崖後面飛起一道紫巍巍的光華。將法元的劍光截住。法元一面運劍迎敵。一面留神向對面觀看。只見對面走出一個不僧不道的中年男子。二目深陷。枯瘦如柴。穿了一件半截禪衣。頭髮披散。也未用髮箍束住。滿面的病容。法元估量那人便是鹿清的師兄。正要答話。祇着那人慢慢吞吞有氣無力的說道。你是何方僧人。竟敢到此擾鬧。你可知道曉月蟬師大弟子病維摩。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四回

四〇

朱洪的利害。法元一看那人。說是曉月禪師的弟子。滿心高興。說道。對面師兄。快快住手。我們俱是一家人。說罷。便將劍光收轉。那人聞言。也收回劍光。問道。這位大師。法號怎麼稱呼。如何認識家師。來此則甚。法元道。貧僧法元。路過九華。聞得令師飛錫在此。特地前來專誠拜見。望乞師兄代為通稟。這時鹿清正從崖後閃出。正要答言。朱洪忙使眼色止住。對法元說道。你來的不巧了。家師昨日尚在此間。昨晚忽然將我叫到面前。說是日內有一點麻煩事。須去料理。今早還沒亮。就起身往別處去了。法元見他二人形狀閃爍。言語支吾。便起疑心。曉月禪師。不曾走開。想是不願見他。人家既然表示拒絕。也就不好意思往下追問。朱洪又不留他洞內。暫住。神情非常冷淡。祇得辭別二人。無精打采的往山下走去。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晤薛蟻三上紫金瀧 訪異人結嫌白鹿洞

話說金身羅漢法元。見病維摩朱洪神情冷淡。正待往別處找尋能人相助。忽見正南方飛



來了幾道紅線。知是秦朗。打此經過。連忙上前喚住。二人相見。各把前事述說了一遍。秦朗說起此次到打箭爐。曉月禪師業已他去。路過西藏紅教中傳燈和尚。才知禪師隱居黃山紫金灘。後來路過慈雲寺。見了知客馬元。聽說發生許多事故。師父出外尋找幫手。弟子想師父定不知道曉月禪師住址。特來代請。約他下山。到慈雲寺相助。法元道：你那裏知道。我自到九華後。人未約成。反與齊漱溟的女兒。鬥了一次劍。後來飛娘趕來解圍。又叫人與我送信。才知道曉月禪師在此。等我尋到此地。他兩個徒弟。又說他已出外遊雲去了。是否在紫金灘。無從判斷。如果在家。成心不見。去也無益。我們另尋別人吧。秦朗道：我知道曉月禪師西來。一則愛此地清靜。二則聽說此地發現一樣寶物。名爲斷玉鈎。乃是戰國時人所鑄。在這瀧下泉眼中。所以駐錫在此。以便設法取到手中。決不會出門遠去。莫如弟子同師父再去一趟。先問明禪師是否他去。別處不是沒有能人。能制服追雲叟的。還是真少。他老人家相助。勝似別人十倍。師父以爲如何。法元聞言。也甚以爲然。便同秦朗。回了原路。剛剛走到瀧前。便見鹿清正在洞外。見他二人回來。好似很不痛快說道：大和尚怎麼又回來則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四回

四二

甚。我師父不在洞中。出外辦事去了。老實說吧。就是在家。他老人家已參破塵劫。不願加入你們去胡鬧了。法元越聽鹿清之話。越覺話裏有因。便上前陪着笑臉說道。令師乃是我前輩的忘年交。此番前來拜訪。實有緊急之事。務乞小師兄行個方便。代為傳稟。如禪師他也請小師兄將地方說知。我等當親自去找。法元把好話說了許多。鹿清祇是搖頭不吐一句真言。反說道。我師父實實不在山中。他出外雲遊。向無地址。至於歸洞之期。也許一天半。也許一年半。裁才回來。那可是說不定。如果你真有要事。何妨稍候兩日再來。也許家師回來。也未可知。說罷。道一聲得罪。便轉向崖後自去。法元見了這般景況。好生不快。但是無可如何。泰朗見鹿清出言傲慢。也是滿心大怒。因曉月禪師道法高深。不敢有所舉動。祇得隨了法元。離了紫金灘。往山角走去。師徒二人。正要商量往別處尋人。忽見空中一道黑影。帶起破空聲音來。箭也似的。眨眨眼業已飛下一個相貌奇醜的少年。穿着不僧不道的衣服。泰朗疑心那人來意不善。忙作準備。法元連忙止住。那少年見了法元。躬身施禮。說道。弟子三眼紅蛻薛蟒。奉了恩師許飛娘之命。知道大師輕易不着曉月禪師。叫我來說。禪師



並未離他去。請大師千萬不要灰心短氣。如今峨眉派劍俠。不久就在成都碧筠菴聚齊。去破慈雲寺。非曉月禪師下山。無法抵敵。家師劍未煉就。暫時不能下山相助。望大師繼續進行。必有效果。家師業與曉月禪師飛劍傳書去了。法元道。我已去過兩次。均被他徒弟鹿清託辭拒絕。既然令師盛意。我再專誠去一回便了。薛蟒聞言。便告辭走去。走不幾步。忽的回頭。又問法元道。昨日我師兄苦孩兒司徒平送信的時節。可曾與大師見面親交。法元不知他們二人的關係。便實說道。昨日他將書信原是從空中拋下。不想被文筆峯前兩個女子搶去。我去要時。那兩個女子執意不肯。雙方幾乎動武。你師兄纔下來解圍。費了半天唇舌。纔把書信取轉。見了令師。就說我們一切心照。我自按書信行事便了。薛蟒聽了。不覺竊笑兩聲。又對法元道。那曉月禪師的徒弟鹿清。家師曾對他有恩。大師再到紫金瀧。就說我薛蟒致意。他自會引大師去見曉月禪師的說罷。便自作別而去。法元師徒二人等薛蟒走後。便整了整僧衣。二人虔心致意往紫金瀧而去。那曉月禪師。是何派劍仙。爲何使法元等這般敬重。這裏順便再補述兩筆。那曉月禪師。也是峨眉派劍仙鼻祖。長眉真人的徒弟。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四回

四四

來氣量偏狹。見他師弟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齊漱溟。末學新進。反到後來居上。有些不服。祇是長眉真人道法高深。越發不贊成他的舉動。漸漸對他疏淡。曉月越發含恨在心。等到長眉真人臨去時。把衆弟子叫到面前。把道統傳與了玄真子。與齊漱溟。差點沒把曉月肚皮氣炸。又奈何他們不得。他早先在教道中。原名滅塵子。真人又對衆弟子道。此番承繼道統。原看那人的根行厚薄。功夫深淺爲標準。不以入門先後論次序。不過人心難測。各人又都身懷絕技。難免日後爲非作歹。遺羞門戶。我走後。倘有不守清規者。我自有限制之法。說罷。取出一個石匣說道。這石匣內。有我煉魔時用的飛劍。交與齊漱溟掌管。無論門下何人。只要犯了清規。便由玄真子與齊漱溟。調查確實。只須朝石匣跪倒默祝。這匣中之劍。便會凌空而起。去取那人的首級。如果你二人所聞非實。或顛倒是非。就是怎樣默祝。這石匣也不會開。甚或反害了自己。大家須要緊記。長眉真人吩咐已畢。便自升仙而去。衆同門俱都來與齊漱溟和玄真子致賀。惟獨曉月滿心不快。強打笑顏。敷衍了一陣。後來越想越氣。假說下山行道。便打算跑到廬山隱居。所謂是眼不見心不煩。因知寡不敵衆。又有長眉真人留



下的石匣。到也並不想叛教。不想在廬山住了幾年。靜極思動。便游天台雁蕩。在插虹澗。遇見追雲叟。因論道統問題。曉月惱羞成怒。二人動起手來。被衆同門知道。都派他不對。他才一怒投到貴州野人山。去削髮歸佛。拜了長狄洞的哈哈老祖爲師。煉了許多異派的法術。到底他根基還厚。除了記恨玄真子與齊漱溟而外。並未爲非作歹。衆同門得知此信。只替他惋惜。嘆了幾口氣。也未去干涉他。後來他又收了打箭爐一個富戶兒子。名叫朱洪爲徒。便常在打箭爐居住。那裏乃是川康間孔道。因此又認得了許多紅教中人。他偶遊至黃山。愛那紫金澗之勝。便在那裏居住。他同許飛娘的關係。是因爲有一年爲陷空老祖所困。遇見許飛娘前來解圍。因此承她一點情。他早知法元要來尋他。因爲近年來勤修苦煉。不似從前氣盛。雖仍記前嫌。知齊漱溟玄真子功行進步。不敢造次。所以法元來了兩次。俱命鹿清等設辭拒絕。法元第二次走後。便接到飛娘的飛劍傳書。心神交戰了好一會。結果心中默認。盤算了一會。覺得暫時仍不露面爲是。便把鹿清叫在面前囑咐了幾句。並說若是法元再來。你就如此如彼の對答他。鹿清連聲說遵命。暫且不提。且說法元師徒二人。一乘至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四回

四六

誠步行到紫金壩。早已看見鹿清。站在澗岸旁邊。看見法元師徒回轉。不待法元張口。便迎上前來說道。適才家師回轉。已知二位來意。叫我轉致二位。請二位放心回廟。到了緊急時節。自會前來相助。今日另有要事。不及等二位前來叙談。他老人家又匆匆下山去了。法元尚疑鹿清又是故意推辭。正待發言。那秦朗已把薛蟒吩咐之言。照樣說了一遍。鹿清聞得秦朗提起薛蟒致意。果然換了一付喜歡面孔。先問秦朗的姓名。然後問他因何與薛蟒相熟。談了幾句話。漸漸投機。三人便在澗石上面坐下。又談了一阵。法元乘機請他幫忙。請曉月禪師下山。鹿清知道法元心中疑慮。便向他說道。我師父生平從不打誑語。說了就算數。二位祇管放心吧。法元方才深信不疑。又問鹿清道。當初我同令師見面。已是三十年前。後來他老人家搬到打箭爐。便很少去問候。小師傅是幾時才拜入門牆。功行就這樣精進。鹿清道。你要問我出家的根由麼。就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祇記得我小孩子。是生長在四川一個荒山石洞裏面。我倒沒有娘。喂我乳的。是一隻梅花鹿。有一天我師傅他老人家路過那山。我正跟一羣鹿在那裏跑。我師傅說。我生有異稟。日後還可和我生身父母見面。便把



我帶到打箭爐。傳我劍術。到現今已十二年了。那個薛蟒的師傅。曾經幫過我師父的忙。他又幫過我的忙。我要是早知。二位跟他認識。我也就早跟你們交好了。法元見鹿清說話。胸無城府。也不知道什麼禮節稱呼。純然一片天真。非常可愛。正想同他多談幾句。想打聽曉月禪師在此隱居。是否爲覓那斷玉鈎。方要張口。便聽崖後洞中。有一個病人的聲音。喚道。清師弟。話說完了。快回來吧。我有事找你呢。鹿清聞言。便忙向二人作解道。我家師不在洞中。未便讓你二位進去。現在我師兄喚我。異日有緣。相見再談。說罷。便急急走去。法元與秦明見鹿清走後。師徒二人。一同離了紫金籠。計算時日。還早。便想起到廬山白鹿洞去尋雷音的師叔。八手觀音飛龍師太。下山相助。順便打聽雷音龍化的下落。劍光迅速。不一日便到了廬山白鹿洞前。降下劍光。正待舉步。忽見一陣腥風起處。連忙定睛看時。只見洞內蹣出一隻弔睛白額猛虎。望着二人撲來。法元知是飛龍師太喂的家畜。不肯用劍傷他。忙望旁邊一閃。剛剛避過。又見眼前一亮。由洞內又飛出一條獨角白鱗大蟒。箭也似一般疾。直向秦明撲去。那秦明那知其中玄妙。喊一聲來得好。腦後一拍。幾道紅線飛起。法元忙喊。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四回

四八

休要冒失。已來不及。劍光過處。把那三丈來長的白蟒。揮成兩段。那隻黑虎。見他同伴被殺。將前足微伸。後足伏地。一條長尾。把地打得山響。正要作勢前撲。法元見白蟒被秦朗所殺。知道闖下大禍。又聽得洞內有隱隱雷聲。便知不妙。也不及說話。伸手將秦朗一拉。喊一聲快逃。二人劍光起處。飛身破空而去。法元在路上埋怨秦朗道。你怎麼這般魯莽。我連聲喊你不可冒失。你怎麼還把飛龍師太守洞府的蛇虎。給毀了一個。這位老太婆。性如烈火。非常難惹。他對人向例是無分善惡。完全以對方同自己有無感情為主。旨我同他雖然認識。也只是由於雷音的引見。並無深交。請他下山相助。也無把握。祇是希望能先打他一個招呼。此人是敢守信用。但求他不幫助峨眉派。與我們為敵罷了。如今人未請成。反傷了他的靈蟒。他如知道。豈肯干休。高喜我們走得快。他如出來看見。豈非又是一場禍事。秦朗見師父埋怨。情知作錯。也知無可奈何。他雖入道多年。嗜慾未淨。尚不能辟穀。法元雖能數日不飢。一樣不能斷絕烟火。二人見雷音找不着。無處可請別人。算計日期還早。本想回慈雲寺去。又想起峨眉劍仙。暫時不來寺中尋事。是因為自己不在寺中。表示餘人不堪一擊的原



故。此時回寺。難免獨力難支。他是知道追雲叟的利害的。便不想早回去。偶然想起每次往返武昌。並未下去沽飲。又在山中數日。未動筆脛。便想下去食飲遊玩。順路不再御劍飛行。一路沿江而上。觀賞風景。泰朗自然。更是贊成。師徒二人於是到了漢陽。找了個僻靜所在。按下劍光落地。然後雇了一隻小船。往江中遊玩一番。再渡江上黃鶴樓上去沽飲。上樓之後。祇見樓上酒客如雲。非常熱鬧。便找了一個靠窗的座頭坐下。自有酒保上前招呼。他師徒二人。便叫把上等酒菜。只管拿來。隨即凭窗遙望。見那一片晴川。歷歷遠樹。幾點輕帆。出沒在烟波浩渺中。非常有趣。移時酒保端來酒菜。他二人便自開懷暢飲不投。這一樓酒客。正在飲食之間。忽見上來這兩個奇形怪狀的一僧一俗。又見他二人這一路大吃大喝。華酒不忌。荆楚之間。本多異人。巫風最勝。衆人看在眼裏。雖然奇怪到也不甚注意。惟獨衆客中有一富家公子。原籍江西南昌。家有百萬之富。這陶公子。單名一個鈞字。表字孟任。自幼好武。祖上雖是書香門第。他父母因他是個窮子。非常鍾愛。不但不禁止。反到四處聘請有名的教師。陪他習學。陶鈞練到十六歲。他父母相繼下世。臨終的時節。把陶鈞叫到面前說。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四回

五〇

道。你祖父因明亡以後，不肯去屈節胡兒，所以我便不曾出去求功名。我因仰承祖訓，你既不願讀書，也就望你去學習刀棒。不過我忠厚半生，祇生你一人。我死之後，難免不爲人引誘，墜入下流，所以我在臨死的時節，一切都替你佈置妥當。我現在將我的家財，分作十成，一成歸你現在承繼，任你隨意花用，以及學武之資。三成歸老家人陶全掌管，祇能代你整頓田業。你如將自己名分一成用完，陶全手中的財產，祇準你用利，不准你動本，以免你日後不能營生，還有六成，我已替你交給我的好友滕……剛到這裏，便已力竭氣微，兩眼一翻，壽終人世。陶鈞天性本厚，當他父親病時，就衣不解帶的在旁親侍湯藥。這日含淚恭聽遺囑，傷心已極。正想等聽完之後，安慰老人家幾句，忽見父親說到臨末六成，祇說出一個滕字，便噁氣而死。當時號啕大哭，慟不欲生，也顧不到什麼家產問題。等到他父親喪葬辦完，才把老僕陶全找來，查點財產。果然他父親與他留下的一成，盡是現錢，約有七八萬兩銀子。老僕手裏的田產生財，約值有二十餘萬，皆是不動產。惟獨那六成家產，不知去向。陶全祇知道那六成中，除了漢口有三處絲茶莊，因爲隨老主人去過，許號是永發祥外。



下餘的田業。一向是老主人掌管。未曾交派過。所以全不知道。估量老主人。必定另行付託。存人。日久不難發現。陶鈞是膏梁子弟。祇要目前有用。也就不放在心上。居喪不便外出。每日依舊召集許多教師。在家中練習。練到三年服滿。所有家中教師的本領。全部被他學會。每屆比試時。也總是被他打倒。越加得意非常。自以爲天下無敵。這一般教師。見無可再教。便又薦賢以代。於是又由陶鈞卑辭厚禮。千金重聘。由這一般教師。代爲聘請能手來教他。他爲人又非常厚道。見舊日教師求去時。他又堅不放走。對新來的能手。又是敬禮有加。於是這一班教師。舊者樂得不去。新者踴躍而來。無不竭力教授。各出心得。交易而退。皆大歡喜。陶鈞又天資非常之好。那些教師所認爲不傳之祕訣手法。他偏偏一學便會。會了之後。又由新教師轉薦新新教師。於是門庭若市。教師雲集。每值清明上墓。左右前後。盡是新舊的教師。如衆星捧月一般的保護。真是無一個大胆的人。敢來欺負這十幾歲小孩。小孟嘗風聲傳出去。便有慕名來以武會友的英雄豪傑。不遠千里。特來拜訪。於是衆教師。便慌了手脚。認爲公子天才。已盡衆人之長。不屑與來人爲敵。一方面卑辭厚禮。優待來人。以示公子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四回

五二

的大方好友。一方面再由教師的頭目百靈烏賽蘇秦魏說。先同來人接見。談話半日。再行比武。結果大多是先同教師們交手。獲勝之後。再敗在陶鈞手裏。由教師勸公子贈銀十兩。以至百兩。作爲川資。作遮羞錢。以免異日狹路報仇。有些潔身自好之士。到了陶家。與這位魏教師一比之後。便不願再比拂袖而去。據賽蘇秦魏說。來人是自知不敵。知難而退。陶鈞聽了。更是心滿意足。高興萬分。可是錢這樣東西。找起來很難。用起來却很快。他那七八萬兩銀子。那經得起他那樣胡花。不到幾年光景。便用了一乾二淨。要向陶全去拿時。陶全因守着老主人的遺囑。執意不肯鬆手。反用正言規勸道。老主人辛苦半生。創業很難。雖然家有百萬之富。那大的一半。已由老主人託交別人保存。臨終時。又未將那人名姓說出。將來有無問題。尚不可知。餘下的這四成。不到三年功夫。便被小主人化去七八萬。下餘這些不動產。經老奴掌管。幸喜年年豐收。頗有盈餘。已由老奴代小主人添製產業。現錢甚少。要用除非變賣產業。一則本鄉本土。傳揚出去。怕被人議論。說小主人不是克家之子。二則照小主人如今化法。就是金山。也要用完。當初勸小主人節省。小主人不聽。那是無法。這在老



奴手中的一點過日子，以及將來小主人成家立業之費，老奴活一天，決不能讓小主人拿去胡化。使老奴將來無顏見老主人於地下的。再者小主人習武，本是好事，不過據老奴之眼光看來，這一般教師，差不多皆是江湖無賴，法非正經，武術名家，天下豈有教師總被徒弟打倒的？這不是明明透着他們無能嗎？況且每次來訪友的人，為何總要先同他接洽之後，才行比試，其中頗有可疑之處。老奴雖是門外漢，總覺小主人就是天生神力，也決不會這點年紀，就練成所向無敵的。依老奴之見，小主人就推說錢已用完，無力延師，每人給些川資，打發他們走路，如果真妄想由武術成名，再打發多人，四處去打聽，那已經成名的英雄，再親身延聘，這些親自送上門的，那有幾個好貨？至於打發他們走的錢，同異日請好武師的錢，老奴無論如何為難，自要去設法。現時如果還要變賣田產，去應酬他們，老奴絕對不能應命。陶鈞人極聰明，性又至孝，見陶全這樣說法，不但不惱，仔細尋思，覺得他雖言之太過，也頗有幾分理由。即如自己羨慕飛簷走壁一類的輕身功夫，幾次請這些教師們教，先是設辭推諉，後來推不過，才教自己綁了沙袋去跳坑，由淺而深，練了一二年，丈許的房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四回

五四

子。雖然蹤得上去。但是不能像傳聞那樣輕如飛燕。沒有聲響。跳一回。屋瓦便遭殃一回。一碎就是一大片。起初懷疑教師不肯以真傳相授。等到教那些教師他來跳時。有的說功夫拋荒多年。有的說真英雄不想偷人。不練那種功夫。有兩個能跳上去的。比自己也差不多。後來那些教師被逼不過。才薦賢以代。先是替未來的教師。吹了一大陣牛。及至見面。也別無出奇之處。祇是被衆人染弄捧哄慣了。也就習成自然。今天經老人家陶全一提。漸漸有些醒悟。祇是生來而嫩。無法去下這逐客之令。好生委決不下。祇得對陶全道。你的話到不錯。先容我考慮幾日再辦。不過今天有兩個教師。是家中有人娶媳婦。還有一個是要回籍奔喪。我已答應他們。每人送五百兩銀子。還有本月的月錢。一千多兩銀子。沒有三千銀子。不能過去。我帳房中已無錢可領。你祇要讓我這一次的面子不丟。以後依你就是。陶全嘆口氣答道。其實老奴手中的財產。還不是小主人的。只因老主人有鑒及此。又知老奴是孤身一人。誠實可靠。才把這千斤重責。交在老奴身上。這一次小主人初次張口。老奴也不敢不遵。不過望乞小主人。念在老主人臨終之言。千萬不要再丟去浪費。急速打發他們要



緊說罷。委委屈屈的。到別處張羅了三千銀子。交與陶鈞。陶鈞將錢分與衆人之後。知道後難爲繼。又如衆人並無出奇的本領。欲留不能。欲去不好意思。陶全又來催促幾次。自己只是設辭支吾。過了十幾天。好生悶悶不樂。有一天正同衆教師在談話。忽然下人進來報道。莊外來了一個窮漢。要見主人。陶鈞正要發言。那賽蘇秦搶口說道。想是一個普通花子。公子見他則甚。待我出去打發他。走便了。說罷。立起身來。就要往外走。陶鈞忙道。他如果是來求助的。那就叫帳房。隨便給一點錢罷了。要是找我比武的。可急速引來見我。賽蘇秦一面答應。一面已不迭的趕到外面。祇見那人是個中年男子。穿得十分破爛。一臉油泥。腰間繫了一條草繩。正與下人爭論。賽蘇秦便上前問道。你是幹什麼的。竟敢跑到這裏來吵鬧。那漢子上下望了賽蘇秦兩眼。微微笑道。你想必就是這裏的教師頭。曾經勸我徒弟陸地金龍魏青。不要與你的衣食父母陶鈞比武。或者假敗在他手裏。還送他五十兩銀子的麼。可惜他本慕名而來。不願意幫助你們去哄小孩。以致不領你們的情。我可不然。加上這兩天正沒錢用。他是我的徒弟。你們送他五十兩。我是他師父。能耐更大。我要五百兩。如少一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四回

五六

兩你看我。把你們衣食父母的蛋黃子都給打出來。賽蘇秦起初疑心是窮人告幫。故爾盛氣相向。及至聽說那人。是魏青的師父。去年魏青來訪陶鈞。自己同人家交手。才一照面。便被人家一指頭點倒。後來才說出自己同衆人。是在此哄小哥。混飯吃。再三哀求他假敗在陶鈞手內。送他五十兩銀子。人家不受。奚落一場而去。這人是他師父。能耐必更大。祇是可惜。他把自己祕密當衆宣揚出來。不好意思。又怕來人故意用言語相詐。並無真實本領。想了一想。忽然計上心來。便對那人說道。閣下原來是來比武的。我們有話好說。請到裏面坐下。待我將此地比武規矩說明。再行比試。何如。那漢子答道。你們這裏規矩。我知道。是假裝敗在你們手裏。是三十兩。敗在你們衣食父母手裏。是五十兩。美其名曰川資對嗎。賽蘇秦心中又羞又恨。無可奈何。一面使眼色與衆人。表示要收拾那人。一面假意謙恭。一個勁直往裏讓。那人見他那般窘狀。冷笑兩聲。大踏步往裏便走。賽蘇秦便在前引路。往花園比武所在走去。打算乘他一個冷不妨。將他打倒。試試他有無能力。如果不是他的敵手。再請到自己屋中。用好言相商。勸陶鈞送錢了事。主意拿定後。一面留神看那人行走。見他足下輕



飄飄的好似沒有什麼功夫。知是假名詐騙。心中暗喜。剛剛走到花園甬道。回看後面無人跟隨。便讓那人前行。裝作非常客氣的樣子。等到那人纔走自己的面前。使用盡平生之力。照定那人後心一拳打去。誰想如同打在鐵石上面。痛徹心肺。不覺大驚。知那人能為一定不小。深怕他要發作。連忙跳開數尺遠。再看那人。好似毫不在心上一般。行若無事。仍往前走。心知今日事情棘手。萬般無奈。只得隨在那人身後。到了自己屋前。便讓那人先進去。再看自己手時。已紅腫出寸許高下。疼痛難忍。那人進門之後。便問道。你打我這一下。五百兩銀子值不值呢。賽蘇秦滿面羞慚。答道。愚下無知。冒犯英雄。請閣下將來意同真姓名說明。好讓我等設法。那人道。我乃成都趙心源。久聞貴教師等大名。今日我要一一領教。如果我敗你們手裏。萬事皆休。若是你們敗在我手下。你們一個個都得與我滾開。以免誤人子弟。賽蘇秦已經吃過苦頭。情知衆人俱都不是對手。祇得苦苦哀求道。我等並無真實本領。也瞞不過閣下。祇是我等皆有妻兒老小。全靠陶家薪水養活。望乞英雄高抬貴手。免了比試。如果願在這裏。我們當合力在陶公子面前保薦。如果不願在這裏。你適才說要五百兩



銀子。我等當設法如數奉上。說罷舉起痛手。連連作揖。苦苦央求。那人哈哈大笑道。你們這羣東西。大替我們武術家丟人現眼。看見好欺負的。便狐假虎威。以多爲勝。再不然乘人不備。暗箭傷人。等到自己不敵。又這樣卑顏哀求。如饒你們。情理難容。快去叫他們來一齊動手。沒有商量餘地。賽蘇秦還待哀求。忽聽窗外一聲斷喝。道。氣死我也。說罷。竄進一人。來的那人。正是陶鈞。

第五回

小孟嘗結客揮金 莽教師當場出醜

原來陶鈞。自聽陶全之言。便留心觀察衆人動靜。今見有人來訪賽蘇秦。又搶先出去。自己要出去觀看。定要被這一羣教師攔阻。便假說因急。打算從花園內繞道去看個清楚。剛剛走到花園。便見賽蘇秦用冷拳去打那窮漢。心中好生不悅。覺得比武要明。鼓明鏢。不能用暗算傷人。及至見那人竟毫不在意。賽蘇秦倒好似有負痛的樣子。心中暗忖。驚異。使遠遠在後面跟隨。欲待看個水落石出。他二人進屋之後。便在窗外偷聽。見了賽蘇秦許多醜態。



以及那人所說種種的話。才知一向是受他們哄騙。便氣得跳進屋內。也不理賽蘇秦。先向那人深施一禮道。壯士貴姓高名。我陶鈞雖然學過幾年武功。一向受人欺誑。並未得着真傳。壯士如果要同舍間幾位教師比武。讓我得飽眼福。我是極端歡迎的。賽蘇秦見陶鈞進來。暗恨那一班飯桶。爲何不把他絆住。讓他看去許多醜態。情知事已敗露。又羞又急。不等那人回答。急忙搶先說道。我們武術家照例以禮讓爲先。不到萬不得已。甯肯自己口頭上吃點虧。不懇輕易動手。以免傷了和氣。結下深仇。這位趙老師。乃成都有名英雄。他因慕公子的大名。前來比試。我恐公子功夫。尚未純熟。萬一一時失手。有傷以武會友之道。好在公子正要尋覓高人。所以我打算同趙老師商量。請他加入我們。與公子朝夕研究武藝。公子不要誤會了意。趙心源聽罷。哈哈大笑道。貴教師真可謂舌底生蓮。語妙人間了。我趙心源也不希望哄外行。騙飯吃。要入你們的夥。我是高攀不上。要奉陪各位教師爺。走上兩趟。那到是不勝榮幸之至。陶鈞見賽蘇秦還要設辭哄騙自己。不由滿心大怒。祇是不好發作。冷笑了兩聲。說道。這位趙老師。既然執意要比試。何必攔阻人家呢。來來來。我替你們倆當作



證人。那個贏了。我就奉送那個五十兩彩金如何。趙心源道。還是你們公子說話痛快。我趙某非常贊成。賽蘇秦見事已鬧僵。自己又不是對手。忽然眉頭一顰。計上心來。便說道。趙老師與公子。既贊成比試。愚下只得奉陪。不過今日天晚。何妨就請趙老師安歇一宵。容我等與公子稍畫地主之誼。明早起來。約齊衆教師。就在莊外草坪中。一齊分個高下如何。陶鈞已知趙心源定非常人。正恐他不能久留。樂得藉此盤桓。探探他的口氣。便表示贊成。趙心源也不堅拒。當下陶鈞留趙心源住在他書房之內。又吩咐廚房備酒接風。讓趙心源上座。趙心源也不客氣。問了衆教師名姓之後。道聲有僭。逕自入座。酒到半酣。陶鈞便露出延聘之意。趙心源聞言大笑道。無怪乎江湖上都說公子好交。美惡兼收。精粗不擇了。想趙某四海飄零。正苦無有容身之地。公子相留。在下是求之不得。祇是趙某還未與衆位教師爺比試。公子也不知道我有無能耐。現在怎好冒昧答應。倘如趙某失敗在衆教師爺手裏。公子留我。也面上無光。萬一僥倖把衆教師打倒。衆位教師爺。當然容讓趙某在此。吃盃閑飯。公子盛意。趙某心領。且等明日交手後。再說吧。陶鈞見趙心源滿面風塵。二目神光炯炯。言辭



爽朗舉動大方。迥非門下教師。那般鄙俗光景。不待明日比試。已自心服。在席上竭力周旋。他一人把其餘諸人。簡直不放在眼裏。賽蘇秦同這一羣飯桶教師。見了這般情狀。一個個全都切齒痛恨。席散之後。陶鈞又取了兩身新衣。親自送往書房。與趙心源更換。趙心源道。公子這樣盛意。也不是趙某不受。且等明日交手之後。再領情罷。陶鈞道。我等一見傾心。閣下何必拘此小節。趙心源尚待推辭。怎奈陶鈞苦勸。也就只好收下。二人談了片刻。各自安寢。那賽蘇秦席散之後。召集衆人。互相埋怨了一陣。又議臨敵之策。其中也有兩個功夫稍好一些的。一名叫黎綽。一名叫黃暖。乃是水路的大盜。也是來訪友比武。被衆人婉勸入夥的。當下便議定明日由黎黃二人先上頭陣。衆人隨後接應。如見不能取勝。估量敵人縱然利害。也雙拳難敵四手。就與他來一擁齊上。如再不勝。末後各人將隨身暗器。同時施放出來。他就不死。也要受重傷的。打傷姓趙的之後。陶鈞好說便罷。如若不然。就放起火來。搶他一光二淨。各人再另覓投身之所。計議已定。一宿無話。到了次日。陶鈞陪着趙心源。同衆教師。到了莊前草坪。看的人業已堆滿。黃暖已自忍耐不住。手持單刀。跳到場內。指點趙心源。



叫陣。趙心源也不脫去身上長衣，也不用兵刃，從容不迫的走進場內。先打一恭，說道：趙某特來領教。還望教師爺手下留情一二。黃暖氣憤憤的說道：你這東西欺人太甚。快亮兵刃出來交手。趙心源道：兵刃麼？可惜我不曾帶將出門。這裏的兵刃，無非是擺樣子的，不合我用。這可怎麼好呢？黃暖怒道：你沒有兵刃，就打算完了嗎？趙心源道：趙某正想衆位教師，讓我在這吃兩年閒飯，豈有不比之理也罷。與你一個便宜，你用兵刃，我空手。陪你們頑頑罷。黃暖道：這是出你自願。既然如此，你接招罷。言還未了，一刀迎面劈下。陶鈞見趙心源無有兵器，正要派人送去。他二人已動起手來。心中暗怪黃暖不講理，又怕趙心源空手吃虧，正在凝思。忽聽滿場哈哈大笑，定睛一看，只見趙心源如同走馬燈似的，老是溜在黃暖身後。那黃暖怒發千丈，一把刀橫七豎八，上下亂斫，休說是人，連衣服也傷不了人家一點。引得滿場哈哈大笑。這其中惱了黎綽，手持一條花槍，竄入場中。陶鈞忙喊黎教師且慢。只許單打獨鬥，纔算英雄。黎黃二人，那裏肯聽，仍是一擁齊上。陶鈞見黎黃二人，刀鎗并舉，疾若飄風，正替趙心源着急。再看那趙心源時，蹶高跳遠，好似大人戲弄小孩一子樣，並不把黎黃



二人放在心上。黎黃二人鬥了半天。竟不能傷敵人分毫。又羞又氣。又着急。便不問青紅皂白。把手中兵器。拚命向敵人進攻。先是黎綽照着趙心源前心。使了一個長蛇入洞。抖起碗大的鎗花。分心便刺。趙心源不慌不忙。將脚一墊。蹶起有丈許高下。落地不遠。黃暖一刀。又照他脚面斫去。看看斫在脚上。趙心源忽地一個怪蟒翻身。將身一側。避過刀鋒。左脚剛一落地。黎綽的槍又到。同時黃暖的刀。又當頭斫來。趙心源喊一聲來得好。將身往後一仰。脚後跟頓處。倒退斜穿出去。數尺遠近。那黎綽一鎗刺了個空。恰巧黃暖用力太猛。收刀不住。一刀正斫在黎綽鎗上。砍成兩段。在這法如閃電的當兒。趙心源業已飛身到了面前。舉起兩拳。在黎黃二人臉上一晃。他二人吃了一驚。慌不迭的。一個拿了把鋼刀。一個持起半截斷鎗。還待迎敵。只覺頭上恍惚有個東西。輕輕按了一下。再看敵人。已不知去向。忽見趙心源立在一個土坡上。手裏拿着他二人的帽子。哈哈笑道。二位教師。果然武術高強。請饒了我吧。黎黃二人暗暗驚異。怎麼一轉瞬間。自己帽子。會被人家取去了。情知萬萬不是此人對手。祇是又捨不得離他去。越加惱羞成怒。稍微想了一想。黎綽又在別人手中。取過一



件兵刃。二人喊了一聲，又趕殺上去。趙心源見二人這樣不知趣，便說道：「趙某手下留情，爾等仍然不知時務，我就要無禮了。」那蘇秦見勢不佳，便與餘下的十幾個教師，使了一個眼色。自己却溜回莊中而去。那十幾個混人，那知趙心源的利害。見軍師發下號命，還想倚多為勝。一個個手持兵刃，離了坐位，假作觀望，往場內走去。到底敵人是一雙空手，起初還不好意思，加入戰圍。那趙心源見衆人挨近，早知來意，便一面迎敵，一面口中說道：「諸位，如果技癢，何不也下來玩耍玩耍呢？」衆人見趙心源叫陣，越加惱怒，大吼了一聲，各持兵刃，一擁齊上。趙心源起初只敵黎黃二人，並未拿出真實本領，無非用些輕身功夫，閃轉騰挪，取笑而已。現在見衆人一齊上前，心想不給他們一個利害，他們也不知道我趙心源為何許人。也想罷，一面就把兩個帽子當作兵器，舞了個風雨不透，覷定衆人來到切近，忽地將身往下一蹲，用一個掃地連環腿，往四面一轉，掃將開去。當時打倒了七八個人。黎綽受了同夥兵刃的誤傷，幾乎連肩削了去，知道不好。按照原定計劃，打了一個呼哨，衆人連滾帶爬，忙跟着四散退了下來。趙心源本不想爲己甚，疑是敵人敗退，也不窮追。恰好身旁倒有兩個



受傷的教師。便上前用手相扶。剛剛扶起一人。忽聽金刃劈風的聲音。知道是敵人暗器。忙將頭一偏。躲了過去。原來是一隻飛鏢。再往四外看時。敗退的十幾個教師。手中各持暗器。已在四面。將自己包圍。說時遲。那時快。這四下的鏢。鎗。箭。如飛蝗流星一般。向他打來。趙心源見他。守這般卑鄙。暗暗好笑。可是自己也不敢大意。你看他竄高蹠矮。縮頸低頭。手接脚踢。敏捷非常。活似猿猴一般。休想傷得他分毫。百忙中。有時接着敵人暗器。還要回敬一下。無不百發百中。這時。早惱了陶鈞。起初見黎黃敗退。衆教師以多爲勝。已是又氣又恨。及至見衆人不是。趙心源敵手被人家赤手空拳。打倒好些。心中高興非常。現在見衆人敗退。暗器齊發。不由大怒。便站在高處。喝止衆人。恨急趙心源。咬牙切齒。那裏還聽他的話。陶鈞正待上前。忽見陶全上氣不接下氣。跑來說道。適才公子在此比武。有一個教師。偷偷回到莊中。將帳房細查。開了銀櫃。搶了許多金銀。往西北方逃走了。陶鈞心想。果然這般人。俱是歹人。現今他們見能手來了。知道他們站不住脚。便下這樣毒手。又想自己。平日對他們何等厚待。臨走倒搶了自己一票。情知己追趕不上。索性等比試完了再說。又見衆教師狼狽。



情形。越加忿恨。便喊道。趙英雄。你不必手下留情。他們這一夥俱是強盜。適才已分人到我家中打搶去了。這時黎綽站得離陶鈞最近。聞聽此話。暗恨賽蘇秦不夠朋友。衆人在此捨死忘生對敵。他倒於中取利。又恨陶鈞不講交情。一心偏向外人。恰好手中暗器用完。便顧不得再打敵人。把心一橫。只一竄便到了陶鈞面前。大聲喝道。你這個得新忘舊的小畜生。言還未了。一槍當胸便刺。陶鈞一個冷不防。吃了一驚。剛喊出一聲不好。黎綽已中鏢倒地。原來趙心源在場上亂接暗器時。地下所躺着的兩個受傷的敵人。一個傷很重。已自動轉不得。雖經趙心源扶起。依舊倒下。哼哼裝死。那一個姓毛。外號人稱貓頭鷹。最是奸險。不過他雖然也挨了趙心源一連環腿。却是受傷不重。因見衆教師暗器齊飛。趙心源應接不暇之際。看出了便宜。恰好他身上帶着三支鋼鏢。悄悄取在手中。趙心源正在那裏亂接暗器。忽見地下受傷教師。在那裏慢慢移動。便留上了神。貓頭鷹那知利害。將鏢騰在右手。向前一舉。一隻鋼鏢。直奔趙心源咽喉打去。趙心源早已防備。見鏢來到。也不躲閃。將口一張。用鋼牙緊緊將鏢啣住。恰好手中又接了一枝弩箭。覷准貓頭鷹右肩胛上。大中二指捏住。



箭桿。食指用力。微一使勁。打個正着。貓頭鷹第二次鏢還未發出。就中了敵人暗器。疼得滿地打滾。這時黎綽已蹀到陶鈞跟前。舉槍便刺。趙心源遠遠看見。來不及救援。他把口中的鏢。換在左手。右手又接了黃暖一隻鏢。剛要回敬他一下。瞥眼看着陶鈞正在危險之中。也。不及說話。雙手鏢冲着黎黃二人。次第發出。黎黃二人。分別中鏢倒地。趙心源接着施展燕子飛雲蹤的功夫。接連三蹤。已到了陶鈞面前。再看陶鈞。已奪過黎綽花槍。要往下再刺。趙心源忙喊道。公子不可造次。陶鈞停手。剛要問時。趙心源忙道。公子請先回莊。待我先打發他們上路。說罷。要過陶鈞手中的槍。將黎綽撻下一點。便蹀身入場。這時衆教師中。有乖覺一點的。業已逃跑。有不知時務的。還待上前。趙心源施展輕身功夫。蹤到他們跟前。用槍桿一點。無不應聲而倒。不大會功夫。衆教師除逃去的三四個外。其餘的俱都被趙心源點倒在地。不能動轉。趙心源又將衆人像捉豬一樣。捉在一個地方。這時陶鈞並未走去。衆人俱都不能動轉。而向着他。露出一種乞憐之色。陶鈞正要發言。趙心源道。想爾等衆人。在此地。朦騙陶公子。混盤飯。原無什麼罪惡。祇是不該以衆凌寡。暗算傷人。爾等如果從此洗心革



而陶某也不爲己甚。否則便請陶公子送爾等到官廳辦你等搶劫之罪。任憑爾等打并吧。說罷。便走將過去。在每人身後拍了一把。衆人緩醒過來。一個個羞容滿面。轉身要走。陶鈞這時到動了惻隱之心。忙喚道。諸位暫且慢走。且容我派人將諸位的行李衣物取來。說罷。便教人去叫陶全將衆人衣物取來。又叫陶全再籌一千兩銀子。作爲贈送衆人的川資。衆人見公子如此仁義。俱都喜出望外。跪在地下。向陶鈞叩頭謝別。陶鈞也跪下還禮。衆人當即告辭。那受傷的人。便由不受傷的摻扶。分別上路而去。陶鈞見衆人走後。便請趙心源同往莊中。執意拜他爲師。趙心源道。公子生有異質。趙某怎配做公子的師父。我不過在此避難。公子如以朋友相待。趙某當盡心相授。陶鈞還是不依。趙心源只得受了陶鈞四拜。從此朝夕用功。藝業大進。

第六回

望門投止趙心源門內接銀錄

渡水登萍陶孟仁江心觀絕技

那趙心源原名崇韶。乃是江西世家。祖上在明朝。曾爲顯宦。趙心源從小隨宦入川。自幼愛



武在青城山中。遇見俠僧軼凡。練了一身驚人的本領。他父親在明亡以後。不願再事異族。隱居川東。課子力田。去世之後。心源席父兄餘產。仗義輕財。到處結納異人名士。藝業也與日俱進。江湖上因他本領超羣。又有山水烟霞之癖。贈他一個雅號。叫作烟中神鷄。他與陸地金龍魏青。乃是同門師兄弟。近年因在西川路上。幫助一家鏢客。去奪回來鏢。無意中與西川八魔。結下仇怨。因常聽魏青說起陶鈞輕財好友。好武而未遇明師。便想去投奔於他。藉以避禍。好在他的號。江湖上並無人知道。八魔祇知道四川是他的老家。暫時不會尋訪到江西來。又見陶鈞情致殷殷。便住在他家中。用心指導他內外功門徑。三年光陰。陶鈞果然內外功俱臻上乘。對於心源。自然是百般敬禮。有一天心源正同陶鈞在門前喘望。忽然覺得有一個亮晶晶的東西飛來。再看心源已將那東西接在手中。原來是一隻銀鏢。正待發問。忽見遠處飛來一人。到了二人跟前。望着心源笑道。俺奉魔主之命。尋閣下三年。正愁不得見面。却想不到此相遇。現在靜聽閣下一句話。俺好去回覆我們魔主。說罷。猶笑兩聲。心源道。當初俺無意中傷了八魔主。好生後悔。本要登門負荆。偏偏又被一個好友。約到此。



地。陪陶公子練武。既然閣下奉命而來。趙某難道就不識抬舉。不過趙某還有些私事未了。請閣下上覆魔王。就說趙某明年五月初午。準到青螺山拜訪便了。那人聽了道。久聞閣下爲人。素有信義。屆時還望不要失約才好。說罷。也不俟心源還言。兩手合攏。向着心源當胸一揖。卽道得一聲請。心源將丹田之氣。往上一提。喊一聲好。閣下請罷。再看那人。無緣無故。好似有什麼東西暗中撞了似的。倒退出去十幾步。面帶愧色。望了他二人幾眼。回身便走。步履如飛。展眼已不知去向。陶鈞見心源滿臉通紅。好似吃醉了酒一般。甚覺詫異。剛要問時。心源搖搖頭。回身便走。回到陶家。連忙盤膝坐定。運了一會氣。才說道。險哪。陶鈞忙問究竟。心源道。公子那裏知道。適才那人。便是西川八魔手下的健將。名叫神手青鵬徐岳的。便是。說罷。將手中接的那隻銀鏢。遞與陶鈞道。這便是他們的請求。祇因我四年前。在西川路上。見八魔中第八的一個。八臂魔王邱艱。刮一位鏢客的鏢。他們得了鏢。還要將護鏢的人殺死。我路見不平。上前解勸。邱艱不服。便同我打將起來。他的人多。我看看不敵。只得敗退。不知從什麼所在。放來一把梅花毒針。將他們打敗。解了鏢客同我之圍。放針的人。始終不



曹露面。八魔却認定了我是他們的仇敵。我聽人說。他非耍了我的命不可。我自知不敵。祇好避住此地。今日在莊外遇見徐岳。若非內功還好。不用說去見八魔。今日已受了重傷。那徐岳練就的五鬼金沙掌的功夫。好不利害。他將才想趁我不留神。便下毒手。幸喜我早有防備。用丹田硬力。回撞他一下。他就不死也受了內傷。我既接了八魔請柬。不能不去。如今雖明年端午。祇有九個多月。我要趁此時機。作一準備。不能在此停留。公子藝業未成。我也不要做公子的師父。辱沒了公子資質。天下劍仙異人甚多。公子如果有心。還是出門留心。在風塵中去尋訪。祇要不驕矜。能下人。存心厚道。便不會失之交臂的。陶鈞聽心源要走。萬分不捨。再四挽留不住。又知道關係甚大。祇得忍痛。讓心源走去。由此便起出門尋師之念。好在家中有陶全掌管。萬無一失。於是自己也不帶從人。打了一個包袱。多帶銀兩。出門尋覓良師異人。因漢口有先人幾處買賣。心源常說蜀中多產異人。陶鈞就先到漢口。順路入川。行了月餘。到了漢口陶家開的幾家商店。以宏善堂藥舖。資本最大。聞得東家來到。便聯合各號掌櫃。分頭置酒洗塵。陶鈞志在求師。同這些俗人酬應。甚覺無聊。周旋幾天之後。把



各號買賣帳目。略看了看。逢人便打聽那裏有會武術的英雄。那武昌城內。趕來湊趣的。宏善堂的掌櫃。名叫張興財。知道東人好武。便請小東人到武昌去盤桓兩日。把當地幾個有名的武師。介紹給陶鈞爲友。陶鈞自從跟心源學習武功之後。大非昔比。見這一般武師。並無什麼出奇之處。無非他們經驗頗深。見聞較廣。從他們口中。知道了許多武俠軼聞。綠林佳話。心中好生歎慕。怎奈所說的人。大都沒有准住址。無從尋訪。便想再住些日。決意入川。尋訪異人。衆武師中。有一個姓許名錢的。使得一手絕好的子母鴛鴦護手鈎。輕身的功夫也甚好。外號展翅金鵬。原是書香後裔。與陶鈞一見如故。訂了金蘭之好。這時已屆隆冬。便打算留陶鈞過年後。一同入川。尋師訪友。陶鈞見有這麼一個知己伴侶。自然更加高興。因厭藥店煩囂。索性搬在許錢家中同住。有一天天氣甚好。漢口氣候溫和。雖在隆冬。並不甚冷。二人便約定買舟往江上遊玩。商量既妥。也不約旁人。雇了一隻江船。攜了行灶酒食。上船之後。見一片晴川。水天如鏡。不覺心神爲之一快。二人越玩越高興。索性命船家將船搖往鸚鵡洲邊。人跡不到的去處。盡情暢飲。船家把船搖過鸚鵡洲。找了一個停泊所在。陶許



二人又叫把酒食搬上船頭。二人舉酒暢談。正在得趣之際。忽見上流頭。遠遠搖下一隻小船。這隻船看去簡直小得可憐。船上只有一人搖槳。水行若飛。陶鈞正要說那船走得真快。還未說完。那船已到了二人停舟所在。小船上的人。是一個瘦小枯乾的老頭。在數九天氣。身上只穿得一件七穿八洞的破單袍。可是漿洗得非常乾淨。那小船連頭帶尾。不到七尺。船中頂多能容積兩人。船頭上擺了一把瓦茶壺。一個破茶碗。還有一個裝酒的葫蘆。那老頭將船靠岸。望了陶許二人兩眼。捉了那個葫蘆。便往岸上就走。想是去沽酒去。那小船也不繫岸。只管順水飄泊。陶鈞覺得希奇。便向許鉞道。大哥你看這老頭。想是貪盃如命。船到了岸。也不用繩繫。也不下錨。便上岸去沽酒。一會這船隨水流去。如何是好呢。說時那船已逐漸要離岸流往江心。陶鈞忙命船家替他將船攏住。船家領命。便急忙用篙竹竿將那船勾住。說也可笑。那船上除了幾件裝茶酒的器具外。不用說錨纜。沒有。就連一根繩子也沒有。好似那老頭子根本沒有打算停船主意似的。船家只得在大船上尋了一根繩子。將那小船繫在自己船上的小木樁上。許鉞年紀雖只三十左右。閱歷頗深。見陶鈞代那操舟老



頭關心。并替他繫繩的種種舉動。只是沉思不語。也不來攔阻於他。及待船家繫好小船之後。便站起身來。將那小船。細細看了一遍。忽然向陶鈞說道。老弟你看那老頭。覺得有些地方。令人可疑之點麼。陶鈞道。那老頭在這樣寒天。祇穿一件單衫。雖然破舊。却是非常整潔。可是他上岸的時候。步履遲鈍。又不像有武功的樣子。實在令人看不透來歷。他反正不是風塵中異人。就是山林隱士。決非常人。等他回來。我們何妨請他啣兩盃。談談話。不就可知知道了嗎。許鐵道。老弟的眼力。果然甚高。祇是還不盡然。陶鈞正要問是何緣故。那老頭已提着一大葫蘆酒。步履蹣跚。從岸上回棹。剛到二人船旁。便大喝道。你們這羣東西。竟敢趁老夫沽酒的時候。偷我的船麼。船家見老頭說話無禮。又見他穿的那一身窮相。正要反唇相罵。陶鈞連忙止住。跳上岸去。對那老頭說道。適才閣下走後。忘了繫船。我見貴船隨水飄去。轉眼就要流往江心。所以才叫船家代閣下繫住。乃是一番好意。並無偷盜之心。你老休要錯怪。那老頭聞言。越發大怒道。你們這羣東西。分明通同作弊。如今真贓實犯。俱在你們。還要強辭奪理嗎。我如來晚一步。豈不被你們將我的船帶走。你們莫非欺我年老不成。



陶鈞見那老頭蠻不講理。正要動火。猛然想起趙心源臨別之言。又見那老頭雖然焦躁。二目神光炯炯。不可造次。仍然陪着笑臉分辯。那老頭對着陶鈞。越說越有氣。後來簡直破口大罵。許錢看那老頭。越覺非平常之人。便飛身上岸。先向那老頭深施一禮道。你老休要生氣。這事實是敝友多事的不好。要說想偷你的船。那倒無此心。你老人家若不嫌棄。剩酒殘肴。請到舟中一叙。容我弟兄二人。用酒賠罪。何如。那老頭聞言。忽然轉怒爲喜道。你早說請我吃酒。不就沒事了嗎。陶鈞聞言。暗笑這老頭。罵了自己半天。原來是想許酒吃的。這倒是說酒的好法子。因見許錢那般恭敬。知出有因。自己便也不敢慢怠。忍着笑。雙雙揖客登舟。坐定之後。老頭也不同二人寒溫。一路大吃大喝。陶許二人。也無法插言。問那老頭的名姓。只得殷勤勸酒進菜。真是酒到盃乾。爽不過。那兩個船家。在旁看老頭那份窮嗚餓吃。氣忿不過。趁那老頭不留神。把小船上繫的繩子悄悄解開。許錢明明看見。裝作不知。等到船已順水流出丈許。才故作失驚道。船家你們如何不經意。把老先生的船。讓水給沖跑了。兩個船家答道。這裏江流本急。他老人家船上。又無繫船的東西。通共一條小繩。如何繫得住。這



大船去趕那小船。還是不好追。這可怎麼辦。好在他老人家。正怪我們不該替他繫住他的。小船想必他老人家。必有法子教那船回來的。那老頭聞船家之言。一手端着酒杯。回頭笑了笑。道：你說的話很對。我是怕人偷。不怕他跑的。陶鈞心眼較實。不知許鐵的試驗老頭的能耐。見小船順水飄流。離大船已有七八丈遠。忙叫船家快解纜。閃到江心。替老先生把船截回罷。船家未及答言。老頭忙道：且慢。不妨事的。我的船跑不了。我吃喝完。自會去追他的。諸位不必費心了。許鐵連忙接口道：我知道老前輩。有登萍渡水的絕技。倒正好借此瞻仰了。陶鈞這才會意。便也不開口。心中甚是懷疑。這登萍渡水功夫。無非是形容輕身的功夫。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如在水面行走。昔日曾聽見趙心源說過。多少得有點憑藉才行。看那船越流越遠。這茫茫大江。無風三尺浪。任你輕身功夫。到了極點。相隔數十丈的江面。如何飛渡。仔細看那老頭。除二目神光很足外。看不出一些特別之點。幾次想問他姓名。都被他用言語岔開。又飲了一會。小船隔離更遠。以陶許二人目力看去。也不過看出在下流頭。像浮桴似的露出此須黑點。那老頭風捲殘雲。吃了一個杯盞盪空。然後站起身來。酒醉糝



糊。脚步歪斜。七顛八倒的往船邊便走。陶鈞怕他酒醉。失足江中。剛一伸手拉他左手時。好似老頭遞在自己手上。一個軟紙圈。隨着把手一甩。陶鈞第二把未拉住。那老頭已從船邊跨入江中。陶鈞嚇了一跳。不好兩字。還未喊出口。再看那老頭。足登水面。並未下沉。回頭向着二人。道一聲再見。梯裏他拉。登着水波。望下流頭如飛一般走去。把船上衆人嚇得目瞪口呆。江楚間神權最盛。兩個船家。疑爲水仙點化。嚇得跪在船頭上。大叩其頭。許錢先時見那老頭那般作爲。早知他非常人。起初疑他就會登萍渡水的工夫。故意要在人前賣弄。這種輕身功夫。雖能提氣在水面行走。但是頂多不過三四丈的距離。用蜻蜓點水的方式。走時也非常吃力。後來見小船去遠。正愁老頭無法下台。誰知他竟涉水登波。如履平地。像這樣拿萬丈洪濤。當作康莊大路的。簡直連聽都未聽說過。深恨自己適才許多蘭待。把絕世異人。失之交臂。陶鈞也深悔自己不曾問那老頭姓名。正出神間。忽覺手中捏着一個紙團。才想起是那老頭給的。連忙打開一看。上面寫道。避汝黃鶴。川行宜速。八個字。筆力道勁。如同龍蛇飛舞。二人看一遍。參詳不透。因上面川行宜速之言。便想早日入川。以免錯過良機。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六回

七八

同許鐵商並勸他不要顧慮家事。許鐵也祇得犧牲成見。定十日內將家中一切事務託可靠的人料理。同時動身。當下囑付船家。叫他們不要張揚出去。適才這位仙人留得有話。他同我們有緣。故爾前來點化。如要洩露天機。則無福有禍。又多給了二兩銀子酒錢。船家自是點頭應允不提。二人回到許家。第二天許鐵便去料理一切事務。那陶鈞求師情切。一旦失之交臂。好不後悔。因老頭紙條上有避汝黃鶴之言。臨分手有再見的話。便疑心叫他在黃鶴樓相候。好在還有幾天。耽擱許鐵因事不能分身。也不強約。天天一人跑到黃鶴樓上去飲酒。一直到天黑人散方歸。希望得些奇遇。到第七天止。正在獨坐苦思。忽然看見衆人交頭接耳。回頭一看。見一僧一俗穿著奇怪。相貌凶惡。在身後一張桌子上飲酒。這二人便是金身羅漢法元和秦朗。相貌長得醜惡異常。二目凶光顯露。陶鈞一見這二人。便知不是等閒人物。便仔細留神看他二人動作。那秦朗所坐的地方。正在陶鈞身後。陶鈞回頭時。二人先打了一個照面。那秦朗見陶鈞神采奕奕。氣度不凡。也知他不是平常酒客。便對法元道。師父你看那邊桌上的。一個年輕壯士。二目神光很足。好似內功很深。師父可



看得出是那一派中的人麼。法元聽秦朗之言。便對陶鈞望去。恰好陶鈞正回頭偷看二人。不由又與法元打了一個照面。法元見陶鈞長得丰神挺秀。神儀閃瑩。英姿外現。簡直生就仙骨。不由大吃一驚。便悄悄對秦朗說道。此人若論功行。頂多武術。才在入門。若論術劍。却尚差得遠。只因此人根基太厚。生就一付異稟。他既不會劍術。當然還未被峨嵋派收羅了去。事不宜遲。你我將酒飯用完。你先到沙市相候。待我前去。引他入門。以免又被峨嵋派收去。師徒用了酒飯。秦朗會完飯帳。先自一人往沙市去了。法元等秦朗走後。裝作憑欄觀望江景。一面留神去看陶鈞。簡直越看越愛。那陶鈞起先見法元和秦朗不斷的用目看他。一會又見他們交頭接耳。小聲秘密私談。鬼鬼祟祟的。那一份情形。心中已自懷疑。後來見秦朗走時。又對他釘了兩眼。越發覺得他二人。對自己不懷好意。陶鈞雖造詣不深。平時聽趙心源時常議論功夫高深。同會劍術的人。種種與常人不同之點。估量這兩個。如對自己存心不善。絕不容易打發。那和尚吃完不走。未必不是監視自己。自己孤身一人。恐難對付。欲待要走。少年氣盛。又覺有些示弱。自想出世日淺。並未得罪過人。或者事出誤會。也未可



如於是也。裝作憑欄望江。和看街上往來車馬。裝作不介意的樣子。正在觀望之間。忽見人叢中。還有一個矮子。向他招呼仔細一看。正是他連日朝思暮想。那日在江上踏波而行的那個老頭。不由心中大喜。正要開口呼喚時。那老頭連忙向他比了又比。忽耳旁吹入一絲極微細的聲音說道。你左邊坐着的那一個賊和尚。乃是五台派的妖孽。他已看中了你。想收你作徒弟。你如不肯。他就要殺你。我現時不願露面。你如想拜我爲師。可用計脫身。我在鸚鵡洲下等你。那和尚要想等你下樓。用強迫手段。將你帶走。你不妨欲取姑與。先去和他說話。捉弄他一下。說完。便不見聲響。再看那老頭時。已走出很遠去了。說到這裏。閱者或者以爲作者故意張大其詞。否則老頭在樓下所說這些話。雖然聲小。既然陶鈞尚能聽見。那法元也是異派劍仙。中有數人物。近在咫尺。何以一點聽不見呢。閱者要知道。劍仙的劍。原是運氣閃功。臻乎絕頂。才能身劍合一。可剛可柔。可大可小。那老頭說話的一種功夫。名叫百里傳音。完全是練氣功夫。他把先天真氣。練得細如遊絲。看准目的地。發將出去。直貫對方耳中。聲音雖細。却是異常清楚。漫說樓上樓下。這十數丈的距離。就是十里百里。也能傳



到劍仙取人首級百里之外。也是這一種道理。閒話少提。書歸正傳。話說陶鈞。開聽老頭之言。才明白那和尚注意自己的原故。因聽那老頭答應收他爲徒。真是喜出望外。又愁自己被和尚監視。脫身不易。望了望那和尚。好似不曾聽見。老頭曾經和自己說過話一般。就已知他二人程度高下。於是定了定心神。暗想脫身之計。那法元本想等陶鈞下樓時。故意自高身價。賣弄兩手驚人的本領。好讓陶鈞死心塌地。前來求教。後來見陶鈞雖然看了他兩眼。也不過和其他酒客一樣。並不十分注意。不由暗暗罵了兩聲蠢才。他和陶鈞對耗了一會。不覺已是中末酉初。酒闌人散。黃鶴樓上。祇剩他兩個人。各人俱都假作眺望江景。正是各有各的打算。陶鈞這時再也忍耐不住。因聽那老頭之言。自己如果一走。那和尚便要跟蹤下樓。強迫他同走。匆遽間。委實想不出脫身之計。正在凝思。怎樣走法。偏偏湊趣的酒保。因陶鈞連來數日。知是一個好主顧。見他獨坐無聊。便上來湊慇懃道。大官人酒飯用完半天。此時想必有些飢餓。適才廚房中。剛從江裏打來的新鮮魚蝦。還要做一點來嘗嘗新麼。陶鈞聞言。頓觸靈機。便笑道。我因要等一個朋友。來商量一件要事。原說是傍晚時。在此



相會。大概也快來啦。既有這樣新鮮東西。你就去與我隨便做兩樣。我此時有點內急。要下樓方便方便。倘如我那位朋友前來。就說我去去就來。千萬叫他不要走開。說罷。又掏出一錠銀子。叫他存在櫃上。做出先會帳的神氣。向酒保要了一點手紙。下樓便走。法元正在等得不耐煩。原想就此上前賣弄手段。及聽陶鈞這般說法。心想物以類聚。這人質地。如此之高。他的朋友。也定不差。便打算率性再忍耐片時。看看來人是誰。估量陶鈞入廁。就要回來。也就不想跟去。又因枯坐無聊。也叫酒保添了兩樣菜。臨江獨酌。等了半日。不見陶鈞回來。好生奇怪。心想道此人竟看破了我的行藏嗎。冬日天短。這時已是暝色滿江。昏鴉四集。酒保將燈掌上。又問法元爲什麼不用。法元便探酒保口氣道。適才走的那位相公。不像此地口音。想必常到此地吃酒。你可知道他姓甚名誰。家居何處嗎。那酒保早就覺着法元相貌凶奇。筆酒不忌。有些異樣。今見他探聽陶鈞。如何肯對他說真話。便答道。這位相公。雖來過兩次。因是過路客人。只知他姓陶。不知他住在何處。法元見問不出所以然來。好生不快。又想那少年既然說約會得有朋友。商量要事。也許入廁時。在路上相遇。或者不是存心要避。



自己便打算在漢口住兩天，好尋覓此人，收爲門下，省得被峨眉派又網羅了去。

第七回

賽仙朔三次戲法元 小孟嘗二番逢矮叟

法元酒飯用罷，便會帳下樓去尋客店。剛剛走到江邊，忽見對面來了一個又矮又瘦的老頭，喝得爛醉如泥。一手還拿着一個酒葫蘆，步履歪斜，朝着自己對面撞來。法元的功夫何等純熟，竟會閃躲不開，砰的一聲，撞個滿懷。將法元撞得倒退數尺。那老頭一着急，哇的一聲，將適才所吃的酒，吐了法元一身。明知撞了禍，連一句客氣的話也不說，慌忙逃走。法元幾乎被那老頭撞倒在地，又吐了自己一身的酒，不由心中大怒。本想將劍放出，將那老頭一揮兩段。又想拿自己身分，用劍去殺一個老醉鬼，恐傳出去，被人恥笑。正要想追上前去，暗下毒手。在月光底下，忽抬頭看見前面街道轉角處，站定一人。那個正是在那酒樓上所見的少年，便無心與那老頭爲難。連忙拔步上前，怎奈那少年看見法元，好似知道來意，拔腳便走。兩下相隔有十幾丈遠。法元萬料不到陶鈞，見他就躲，所以走得並不十分快。及至



見陶鈞回身便走。忙急行幾步。上前一看。這巷中有三條小道。也不知那少年跑進那一家去。站在巷口。不由呆了一陣。猛然想起。剛才那個老頭。有些面熟。好似在那裏見過。又想起自己深通劍術。閃外功俱臻絕頂。脚步穩如泰山。任憑幾萬斤力量來撞。也不能撞動分毫。怎麼適才會讓一個醉鬼。幾乎將自己撞倒。越想越覺。那人是個非常人物。特意前來戲弄自己。再往身上一看。一件簇新的僧衣。被那老頭。吐得狼籍不堪。又氣又惱。等一會。不見那酒樓遇見的那少年露面。只得尋了一個客店住下。將衣服用濕布擦了一擦。放在屋內。向火處去烘乾。坐在屋內。越想越疑心。那少年是那老頭的同黨。便定下主意。如果那少年並不在敵派教下。那就不愁他不上套。無論如何。也要將他收歸門下。以免被敵人利用。如果他已在峨嵋派門下。便趁他功行未深。劍術未成之時。將他殺死。以除後患。法元打好如意算盤之後。就在店房之中。盤膝坐定。等到坐完功課。已是三更時分。估量這件僧衣。業已烘乾。正要取來穿時。不料走到火旁一看。不但僧衣蹤跡不見。連自己向秦朗要來的那十幾兩碎散銀子。俱已不知去向。不由大吃一驚。論起來法元御劍飛行。日行千里。雖未斷絕。



烟火食。已會服氣辟穀之法。數日不飢。這塵世上的金銀。原無什麼用處。只因在酒樓上。秦朗會帳時。因法元後走。恐怕難免不有用錢的地方。特地給他留下十幾兩散碎銀子。也不知那一個大胆的賊人。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來開這麼一個玩笑。法元情知這衣服和錢。丟得奇怪。自己劍術精奇。聽覺靈敏。樹葉落地。也能聽出聲響。何況在自己房內。門窗未動。全沒絲毫聲息。會將自己偷個一淨二光。此事決非尋常賊盜所為。就是次一等的劍仙。也不能有此本領。明知有敵人存心和自己過不去。來丟他的醜。沒有衣服和銀子。慢說明天不好意思出門。見人。連店錢都無應付。自己是有名的劍仙。絕不能一溜了事。其勢又不能張揚。好生為難。猛想起天氣還早。何不趁此黑夜。上大戶人家。去偷些銀兩。明日就暗地叫店家去買一身僧衣。再設法尋查敵人踪跡。主意決定之後。也不開門。便身劍合一。後窗隙穿出。起在空中。挑那房屋高的所在。飛身進去。恰好這家頗有現銀。隨便零整取了有二十兩銀子。又取紙筆。留下一張借條。上寫路過缺乏盤費。特借銀二十兩。七日內加倍奉還。聲張者死。幾個字。寫完之後。揣了銀子。仍從原路。回轉店中。收了劍光坐下。剛喊得一聲慚愧。



忽覺腰間似乎有人摸了他一把。情知有異，急忙回頭看時，忽然一樣東西當頭罩下。法元喊聲不好，已被那東西連頭罩住。情知中了敵人暗算，在急迫中，便不問青紅皂白，放起劍光亂砍一陣。一面用手去取那頭上的東西。起初以為爲不定是什麼法寶，誰想摸去，又輕又軟。等到取下看時，業已被自己的劍砍得亂七八糟。原來正是將才被那人偷去的僧衣。法元這真是平生第一次受人像小孩般玩弄。真是又羞又氣，又着急，哭笑不得。再一摸適才偷借來的二十兩銀子，也不知去向。僧衣雖然送還，業已被劍砍成碎片，不能再穿。如要再偷時，勢又不能。敵人在暗處，自己在明處，估量那人本領，決不在自己以下。倘再不知進退，難免不吃眼前虧。好生爲難。猛一回頭，忽見桌上亮晶晶的堆了大大小小十餘個銀鏢子。正是適才被偷去之物。走上前一看，還壓着一張紙條，上面寫過警告警告。頑頑笑笑，羅漢做賊，真不害臊。賊物代還，嚇你一跳。如要不服，報應就到。底下畫着一個矮小的老頭兒。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拿着裝酒的葫蘆，並無署名。法元看完紙條，再細細看那畫像，好似畫的那老頭。和臨黑時江邊所遇的那老頭兒一樣。越看越熟，猛然想起。原來是他。知道再



待下去。絕無便宜。不及等到天明。也顧不得再收徒弟。連夜駕起劍光逃走了。在路上買了一身僧衣。追上秦朗。回轉慈雲寺去了。說了半天。這個老頭是誰呢。這便是嵩山二老之一老。名叫賽仙朔。矮叟朱梅。此人原在青城山得道隱居。百十年前。在嵩山少室尋寶。遇見東海三仙中的追雲叟。白谷逸。兩人都是劍術高深。道法通神。性情又非常相投。從頭一天見面起。整整在嵩山少室。相聚了有十年。於是便把嵩山少室。作為二人研究元功之所。各派劍仙。因他二人常在嵩山少室相聚。便叫他二人為嵩山二老。朱梅舉動滑稽。最愛偷偷摸摸。和別人開玩笑。真有神出鬼沒之能。又能隱形藏真。有一位劍仙。曾送了他一個外號。叫賽仙朔。他的劍術。自成一家。另見一種神妙。生平未收過多的徒弟。祇數十年前。在青城山金鞭崖下。收了一個徒弟。名叫紀登。便是前者多寶真人金光鼎去約請。教他避而不見的那一個。此人生得又瘦又長。他師父祇齊他肚腹跟前。師徒二人。走到一齊。見去非常好笑。朱梅還有一個師弟。也是一個有名的劍仙。名喚石道人。法元原是石道人的徒弟。石道人因見他心術不正。不肯將真傳相授。法元才歸入五台派門下。所以法元深知朱梅的利害。



嚇得望影而逃。那朱梅是怎生來的呢。他原先本同東海三仙之中的追雲叟白谷逸。二人定每隔三年。無論如何忙法。必得到嵩山少室。作一次聚會。今年本是他二人相會之期。忽然聶仙李元化。專誠騎鶴去到嵩山少室告訴他。說追雲叟煩他帶口信。今年多室之約。已因事不能前去。同時還敦請他下山幫忙。去破慈雲寺。繼續準備異日與各異派翻臉時的工作等語。朱梅聽了這一番言語。自是義不容辭。他於是先到了四川青城山。考察了一番紀登的功課。知道較前進步。便勉勵了他幾句。那金光鼎原先與紀登本是總角之交。後來紀登被朱梅接引。洗手學道。二人雖然邪正不同。倒是常常來往。金光鼎去請紀登下山時。恰好朱梅正在那裏。問起根由。不但准紀登與金光鼎相見。反中斥了他一大頓。紀登無法。只得叫道童回復金光鼎。說是雲游在外。朱梅在觀中待了幾日。靜極思動。心想各派都在網羅賢材。自己生平。只收這一個紀登做徒弟。雖然肯用功上進。怎奈資質不厚。不能傳自己的衣鉢。便想去搜羅幾個根基厚的人。來作傳人。於是離了青城山。到處物色。順着蜀江下游尋訪。雖然遇見幾個。都不合他的意。前些日在漢陽江邊。用劍誅了一個水路的



小賊。他便把賊人留下的小船。作起浮家泛宅的生活的。他生來好飲。本書中有三個愛吃酒的劍仙。一個是追雲叟。一個是醉道人。一個便是朱梅。他每日坐着小船。在江邊沽醉。逍遙了數日。那日見陶鈞。便知是個好資質。一路跟下他來。故意將船繫岸。去試驗於他。朱梅早算就法元要經過此地。特意叫陶鈞在黃鶴樓相候。存心捉弄法元一番。他把陶鈞引下黃鶴樓之後。便同陶鈞晤面。囑咐了幾句言語。約定第七日同往青城山去。這才假裝醉人。吐了法元一身酒。後來見法元進了一家客店。知道他還不死心。便跟蹤下來。到了晚間。飛身進了法元所住的店房。將他衣服銀兩偷去。原是念在他從前師父石道人的分上。想警戒他知難而退。以免日後身首異處。及至見法元。雖然有些畏懼。却是始終不悟。又去偷盜人家。知道此人無可救藥。仍將盜來的僧衣。和銀兩與他送還。留下一張手條。作一個最後的警告。可嘆法元。妄念不息。未能領會朱梅一番好意。所以後集峨眉鬥劍。死得那樣慘法。這且不提。補說陶鈞在黃鶴樓上。用了幾句詐語。脫身下樓之後。且喜法元並未在後跟來。於是急忙順着江邊路上走去。赴那老頭之約。剛剛走出三里多地。便看見江邊淺灘上。橫



著那老頭所乘的小船。知道老頭不曾遠去。心中大喜。等到跑近船邊。一看。祇是一個空船。老頭並不在船上。心中暗恨自己來遲了一步。把這樣好的機會錯過。正在悔恨之際。忽然覺得身後一隻手伸過來。將他連腰抓在手中。舉起掄了兩掄。忽然喊一聲去你的吧。隨手一扔。將他扔出有三四丈高遠。要換了別人。怕不被那人扔得頭昏眼花。跌個半死。陶鈞起初疑心是黃鶴樓上所遇的那個和尚。便使勁掙扎。偏偏對方力大無窮。一絲也不能動。轉他自隨趙心源學藝三年後。武功確實大有進步。及至那人把他扔了出去。他不慌不忙。兩手一分。使了一個老鷹翔集的架子。輕輕落在地下。向對面一看。站定兩個人。一個正是那夢寐求之的矮老頭。還有一個老尼姑。手持拂塵。慈眉如銀。滿面紅光。二目炯炯有神。不由心中大喜。正要趕上前去答話。忽聽那老頭對那老尼姑說道。如何。我說此子心神湛定。資質不差麼。那老尼姑答道。老前輩法眼。那有看錯的道理。這時陶鈞已跪在老頭面前。口尊師父。老頭道。快快起來。拜過雲靈山的白雲大師。陶鈞連忙上前拜見。白雲大師半禮相還。陶鈞又請教師父的姓名。老頭道。我乃嵩山少室二老之一。矮叟朱梅是也。因見你根基甚



厚。恐你誤入迷途。特來將你收歸門下。你要知道。此乃特別的緣法。非同小可。我生平只收你師兄一個徒弟。他僅能將我的道法劍術。得去十之二三。你如肯努力精進。前途實在不可限量。完全在你好自爲之。而也。我同白雲大師。俱都是日內要往成都。赴你師伯追雲叟之約。你急速回你寓所。收拾等候。七日內隨我同行。我先送你到青城山金鞭崖。你師兄紀登那裏。你的那個朋友。雖然也向道心虔。可惜他的資質。不夠做我的徒弟。再說他也無緣想去也不行。你回去對他言明。叫他暫時不必入川。他過年將家事料理完竣之後。可到宜昌三遊洞。去尋俠僧軼凡。他若不肯收留。就說是我。叫他去。的。同時還叫他對俠僧軼凡說。他的徒弟趙心源。被西川八魔所迫。明年端午。要到魔宮赴會。人單勢孤。凶多吉少。叫他無論如何。要破例前去助他脫難。黃鶴樓上那個和尚。名叫金身羅漢法元。原先是你師叔石道人的弟子。也是一個劍仙。後來叛正歸邪。他必然仍要前來尋你。不要害怕。凡事有我在。此你此時回去。若遇着他。你祇回頭便走。底下你就不用管了。到第七天早晨。你一人仍到這邊找我。現時就分手吧。陶鈞俯首恭聽。等朱梅說完之後。便遵言拜別。走去不提。白雲大



師原是從廬山回轉。路遇朱梅。互相談起慈雲寺的事。才知道他也是接了聶仙李元化代追雲叟的邀請。朱梅很得意的。告訴他收了一個好弟子。因要試試陶鈞的定力同胆量。所以才突如其來的。將他扔起空中。及見陶鈞雖然有些驚疑。並不臨事驚慌。尤其是看清楚之後。再行發話。這一種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態度。更爲難得。所以朱梅越覺滿意。白雲大師因要先回雲靈山去一轉。便告辭先走。朱梅便去點化法元。上文業已說過。這裏陶鈞剛走到離許家不遠。忽見前面來了兇僧法元。在那裏東張西望。好似尋人的樣子。又見師父朱梅。從一條小巷內。步履歪斜。直往法元身上撞去。法元身法雖然敏捷非常。可是並未閃開。被朱梅一撞。幾乎跌倒。又吐了他一身。看去情形。十分狼狽可笑。正疑心他師父。要用法元比劍。打算看個熱鬧。忽然覺得有人在他肩頭上一拍。說道。你看什麼。忘了我的話嗎。回頭一看。正是自己師父。這眨眨眼的功夫。不知怎麼會從前面二十多丈遠的地方。到了自己身後。正要答話。已不見師父的蹤跡。猛抬頭看見法元。好似看見了自己。正往前走來。知道不好。慌不迭的。連忙跑進巷內。且喜許家在跟前。忙將身一縱。便已越牆而入。邁步



進了廳堂。祇見許鉞正在那裏愁眉不展。問起原因。許鉞只管吞吞吐吐。不說實話。祇說四川之遊。不能同去。請他即日動身。陶鈞暗服師父果然先知。便把朱梅之言。對他說了一遍。許鉞祇是嘆氣。對陶鈞道。恭喜賢弟。還未跋涉。就遇劍仙。收歸門下。愚兄雖承他老人家指引門路。去投俠僧軼凡。但不知我有無這個福氣。得側身劍俠之門呢。陶鈞見許鉞神氣非常沮喪。好生不解。再三追問根由。許鉞終是不肯吐露隻字。陶鈞不便再往下追問。祇是心中懷疑而已。許鉞也不再料理別事。每日陪着陶鈞。把武漢三鎮的名勝。遊了一個遍。到第六天上。備了一桌極豐盛的酒席。也不約邀外人。二人就在家中痛飲飯後。剪燭西窗。越談越捨不得睡。一宵易過。忽聽雞鳴。陶鈞出看天色。冬日夜長。東方尚是昏沉沉的。陶鈞因與師父初次約會。恐怕失約。便想在東方未明前。就到江邊去等。以表誠敬。許鉞也表贊成。便執意要送陶鈞。並在江邊陪他。陶鈞因師父說過。許鉞與他無緣。惟恐師父不願意相見。便想用婉言謝絕。才說了兩句客氣話。許鉞忽然搶着說道。賢弟你難道看愚兄命在旦夕。就不肯加以援手嗎。陶鈞聞言大驚。忙問是何緣故。許鉞嘆氣道。你見我面帶愁煩。再三盤問。



此時愚兄已陷入危境。因知賢弟的本領。雖勝過愚兄。但決不是那人的對手。所以不肯言明。第二日忽然想起。令師可以救我。雖然說我與他無緣。但他既肯指引我的門路。可知他老人家尚不十分鄙棄我。恰好我的仇人與我約定。也是今日上午。在江邊見面比試。所以我想隨賢弟同去。拜見令師。或者能藉令師的威力。解此大難。我這幾日。幾次三番。想同賢弟說明。祇因年輕荒唐的事。不好意思出口。如今事機急迫。愚兄祇有半日的活命。現時天已快明。無暇長談。死活全仗賢弟能否引我去拜求令師了。陶鈞見許鐵說時。那樣鄭重。好友情長。也不暇計師父願意與否。便滿口應允。正待問因何與人仇結。這時見明瓦上。已現曙色。許鐵又說到江邊再談。便把打好的包裹和銀兩。提在手中。一同出門。路並不遠。到時天才微明。江邊靜蕩蕩的。一些聲息皆無。只有江中寒潮。不時向堤岸激潑。見小船不在。知道師父未來。二人找了一塊石頭坐下。嚴冬時節。雖然寒冷。且喜連日晴明。南方氣候溫和。又加以二人武功有根底。尚不難耐。坐定以後。許鐵便開始敘說以前結仇經過。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白露橫江良朋談往事 青霓掣電俠女報親仇

許鐵道。我家祖先。世代在大明承襲武職。家傳九九八十一手梨花槍。在武漢三鎮一帶。頗有威名。我有一個族弟。名喚許錫。小時一同學藝。非常友愛。家父因見異族亡我國家。非常忿恨。不許在朝中手下爲官。因此我弟兄將武藝學成之後。舍弟便出外經商。我便去家中閉戶力田。同時早晚用功習武。八年前。忽然舍弟跑了回來。左手被人打斷。身上中了人家的暗器。問起情由。原來是他經商到長沙。走到一個大鎮場上。看見一個老婆子。帶着大小兩個女兒。大的不過也就十七八歲上下。在那裏擺把式場子。場上立着一面旗。上寫比武招婿。說話非常狂傲。這一老二小。三個女人在鎮上。亮了三天的場。被他打倒不少當地的有名教師。舍弟年青。見獵心喜。便下去和那女人交手。先比拳脚。輸給人家。後來要求比兵刃。才一出手。那老婆子便上前攔住。說道。小女連日比試。身體困乏。兵刃沒眼睛。彼此受了傷都不好。況且適才貴客業已失敗在小女手中。就算這次贏了。也無非扯個直。算不得輸。



贏莫如由老身代小女比試。如果老身輸了。立刻照約履行。以免臨時又來爭論。舍弟欺那婆子年邁。他說的話也近情理。雙方同意之後。便動起手來。誰想打了半日。不分勝負。正在難解難分。那老婆手使一對特別的兵刃。名喚麻姑鋤。非常神妙。想是老年氣弱。看看有些支持不住。舍弟眼看就要取勝之際。忽覺右臂一陣酸痛。手一鬆。一個失着。被那婆子一鋤。將他右手打折。當時敗下陣來。回到寓所一檢查。原來他無心中中了人家一梅花針。要是明刀明槍輸了。自無話說。像這樣暗箭傷人。使舍弟變成殘廢。愚兄自然決難容讓。便連夜同舍弟趕到那個鎮場上。恰好走到半路相遇。愚兄此時除了自己獨門梨花槍外。又從先師孟心一那裏。學了幾年內功。自然他們母女不是對手。先是那女子同我動手。爲見她武藝相貌是均好。不忍心要他的命。況且打傷舍弟的。又不是他。少年輕狂。想同她開玩笑。又在四五月天氣。穿得很單薄。我便用醉仙猿拳法。同他動手。老是在他身旁。掏掏摸摸。趁空在他褲腰上。用鷹爪力重手法。捏了一下。故意賣一個破綻與他。恰好他使了一個鴛鴦連環腿。踢將過來。被我接在手中。祇一甩的功夫。他褲帶早被我用手法捏得已經要斷。她



又用力一振。褲子便掉將下來。在衆目之下。赤身露體。妙相畢呈。他羞得要哭出來。那婆子一面用衣服與她遮蓋。一面上前朝我說道。我母女本不是賣武爲生。乃是借此招婿的。小女既輸在你手中。請你就照約履行吧。我本爲報仇而去。況且業已娶妻生子。不但未允。反說了許多俏皮話。那老婆子。羞惱成怒。便和我動起手來。這時大家都兵刃拚命相持。還未到半個時辰。我也覺着左臂酸痛。知道他們又發暗器。偏偏那婆子倒霉。我中暗器時。他剛好使了一個吳剛伐桂的招數。當頭一鋤打到。我右手單舉着槍。橫着一擋。她第二鋤又到。我忍痛抖着槍。使了一個怪蟒翻身。抖起斗大的槍花。祇一絞。將他兩鋤撥開。她露出整個的前胸。我當時取她性命。易如反掌。緣因不願打人命官司。所以槍尖垂下。將她左腳筋挑斷。倒在地下。我才對她們說道。許某向不欺負婦人女子。誰叫你們。暗箭傷人。這是給你們一個教訓。警戒你們的下。說完我便同舍弟回家。且喜那梅花針。打中得不利害。僅僅受了一些浮傷。後來才知道那老婆子。是南五省的江洋大盜余化虎的老婆。有名的羅利仙蔡三娘。她兩個女兒。一個叫八手龍女余珣姑。小的一個便是如今尋我爲仇的女空空。紅



娘子余瑩姑。上兩月。有一個好友。湖南善化羅新。特意前來送信。說那余珣姑。因我不該當衆羞辱於她。又不肯娶她爲妻。氣病身亡。蔡三娘受傷之後。已成廢人。又因痛女情殷。竟一病而死。我聽了非常後悔。但也無濟於事。誰想她三女瑩姑。立志報仇。天天去跑到她母親姊姊墳前去哭。忽然遇見羅浮山女劍仙。元元大師。看他可憐。收歸門下。煉成劍術之後。便要尋我報仇。她從大師同派中的一個朋友那裏。得來消息。叫我加緊防備。恰好賢弟約我入川。訪師學劍。正合我意。原擬隨賢弟同行。那日賢弟出門。我正在門外聞立。忽然走過一個女子。向我說道。這裏可是許教師的家中麼。我便說姓許的不在家。你找他則甚。他說你去對他說。我是來算八年前的舊賬的。我名叫余瑩姑。他如是好漢。第七天正午。我在江邊等他。如果過午不來。那就莫怪我下絕情了。我聞言知道他既尋上門來。決不能善罷干休。我就能逃也逃不了一家老小。倒不如捨這條命給他。事隔多年。他已不認得我。樂得借七天空閑。辦理後事。便答道。你不就是元元大師的高徒紅娘子嗎。當年的事情也非出於許某人的本心。再說釁也不是他開。不過事情終要有個了斷。他早知你要來。特命我在此等



候。他因為有點要事。須去料理。七日之約。那是再好不過。你放心他屆時準到。就是那女子見我知道他的來歷。很覺詫異。臨去時回頭望了我幾眼。又回頭說道。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原來閣下就是許鉞。那真是太好了。我本應當今天就同你交手。可報殺姊之仇。只是我門中規矩。要同人拚死的話。須要容他多活七天。好讓他去請救兵。預備後事。第七天午前我准在江邊等你。如要失信。那可不怪我意。狠心毒。我明知難免一死。當下不肯輸嘴。很說了幾句漂亮話。那女子也還不信。祇冷笑數聲而去。過後思量。知道危在旦夕。又知道賢弟能力。不能夠助我。不願再把好朋友拖累上。先時不肯對你說明。就是這個緣故。這時已屈辰初二刻。日光漸漸照滿長江。江上的霧。經紅日一照。幻出一片朝霞。非常好看。二人正說得起勁。忽見上流頭。搖下一隻小舟。在水面上。駛行若飛。陶鈞忙道。師父的船來了。我們快去迎接吧。許鉞遠遠向來船看了又看道。來船決不是朱老師。這個船似乎要大一些。言還未了。來船業已離岸不遠。這才看准船上。立住一位紅衣女子。一個穿青的少年尼姑。那穿紅衣女子手中擎着一個七八十斤的大鐵錨。離岸約有兩三丈遠。手一扔處。便釘在岸上。



脚微一點。便同那妙齡女尼。飛身上岸。看去身手真是敏捷異常。陶鈞正要稱羨。忽聽許錕口中噉的一聲。還未及說話。那兩個人已自走到二人面前。那紅衣女子。首先發言。對許錕道。想不到你居然不肯失信。如約而來。這位想必就是你約的救兵嗎。一人做事一人當。何苦鏡上好朋友。做什麼。陶鈞聞言。便知來人定是許錕所說的紅娘子。余瑩姑了。因惱他出言無狀。正要開口。許錕忙拉了他一把。便對余瑩姑說道。姑娘休得出言無狀。許某堂堂男子。自家事。自家了。豈肯連累朋友。這位小孟嘗陶鈞。乃是我的好友。他因有事入川。在此等候他的令師。我一則送他榮行。二則來此踐約。你見我兩人。在此。便疑心是約的幫手。那你也和這位比丘同來。莫不成也是懼怕許某。尋人助拳麼。余瑩姑聞言大怒道。我與你不共戴天之仇。如今死在臨頭。還要巧語傷人。今日特地來會會你的獨門梨花槍。你何不也在我家姑娘跟前。施展施展。說罷。腰中寶劍出匣。靜等許錕亮兵刃。許錕聞言。哈哈笑道。想當初我同你母親。姊姊動手。原是你們不該用暗箭傷我兄弟。我才出頭打抱不平。此時手下留情。並不肯傷他二人性命。你姊姊丟醜。你母親受傷。那怨他學藝不精。怪得誰來。今日你



爲母報仇。其志可嘉。久聞你在羅浮練成劍術。許某自信武藝。尚不在人下。若論劍術。完全不知。你如施展劍術。許某情願引頸受戮。那也無須乎動手。若憑一刀一槍。許某情願奉陪三合。說罷。兩手往胸前一搭。神色自如。那穿青衣尼。自上岸來。便朝陶鈞。望了個目不轉睛。這時見二人快要動手。連忙插嘴道。二位不必如此。我也同貴友一樣。是來送行的。二位既有前嫌。今日自然少不得分個高下。這事起因。我已盡知。依我之見。你們兩家只管比試。我同貴友。作一個公證人。誰也不許加入幫忙如何。許鐵正恐朱梅不來。陶鈞跟着吃苦。聞言大喜。連忙搶着說道。如此比試。我贊成已極。還未請教法。號怎麼稱呼。那女尼道。我乃神尼上優下曇。門下弟子。素因便是。瑩姑是同門師妹。他奉師叔之命。到我漢陽白龍庵。借住。我才知道你們兩家之事。我久聞許教師乃是武漢的正人俠士。本想爲你們兩家解紛。但是這事當初。許教師也有多少不對之處。所以我也就愛莫能助了。不過聽許教師之言。對劍術却未深造。我們劍仙中人。遇見不會劍仙的人。放劍去殺他。其原因僅爲私仇。而那人又非奸惡的盜賊。不但有違本門中規矩。也不大光明。我師妹他是決不肯的。教師只管放心。



亮兵刃吧。許鐵聞言。感激如釋重負。不由胆氣便壯了三分。他的槍原是蛟筋繡成。能柔能剛。可以束在腰上。一聲多謝了。便取將出來。一脫手。筆桿一般直。拿在手中。靜等敵人下手。余瑩姑原有口吃毛病。偏偏許鐵素因問答。俱都是四川湖北一帶口音。說得非常之快。簡直無從插口。只有暗中生氣。及至聽素因說出比兵刃不比劍的話。似乎氣語之間。有些偏向敵人。好生不解。自己本認爲這是不共戴天之仇。原打算先把敵人嘲弄個夠。再敵飛劍出去報仇。如今被素因說了多少冠冕堂皇的話。又的確是本門中的規矩。無法駁回。越想越有氣。早知如此。不請她同來。反倒省事。若不是臨行時師父囑咐。見了素因師兄。如同見我。凡事服從她命令的話。恨不得頂撞她幾句。偏用飛劍殺與她看。正在煩悶之間。又見許鐵亮出兵刃。立等動手。不由怒發千丈。道：「大胆匹夫。你家姑娘。不用飛劍。也能殺你報仇。快此拿命來吧。」言罷。道一聲請。腳點處。躍出丈許遠近。左手掐着劍訣。右手舉劍橫肩。亮出越女劍法第一招。青鸞展翅的架勢。靜待敵人進招。那一種氣靜神閑。沉着英勇的氣概。再加上她那絕代的容華。不特許陶二人。見了心折。就連素因是神尼。便覺得意弟子。個中老手。



也暗暗稱許她入門不久，功行這樣精進。這時許鐵在這生死關頭，自然是不敢大意，將手中長槍緊一緊，上前一蹤，道一聲有僭，抖起三四尺方圓的槍花，當胸點到。瑩姑喊一聲來得好，急忙舉劍相迎。誰知許鐵槍法神化，這一槍乃是虛招。等到瑩姑舉劍來撩時，他見敵人寶劍寒光耀目，削在槍上，定行兩斷。瑩姑的劍還未撩上，他將槍一縮，槍桿便轉在左手。順勢一槍桿，照着瑩姑脚面掃去。瑩姑不及用劍來擋，便將兩脚向上一蹤，滿想蹤將過去。順勢當頭與許鐵一劍。誰想許鐵這一槍桿也是虛招。早已料到她這一着，瑩姑剛剛避過。花槍本來變化無方。許鐵從小熬練二十餘年，未有一日間斷，又從明師練習內功，升堂入奧。非同小可。瑩姑所學越女劍，本非等閒。只因一念輕敵，若非許鐵手下留情，就不死也帶了重傷了。許鐵這幾年來，閱歷增長，處處虛心，極力避免，結仇樹敵，深知瑩姑乃劍仙受徒。此次但求無過於願已足，故此不敢輕下毒手。槍到瑩姑腹前，瑩姑不及避讓，噯的一聲，未喊出口。許鐵已將鎗掣回。瑩姑忙將身體蹶出去丈許遠近，再看身上，衣服已被許鐵鎗尖



劃破。又羞又惱。劍一指。蹤將過來。一個長河刺蛟的招數。當胸刺到。許鈺見他毫不承情。便知此人無可商量。便想些微給她一點利害。知道劍鋒利害。不敢用槍去迎。身子往右一偏。避開瑩姑寶劍。朝着敵人前側面。蹤將過去。脚才止定。連手中槍。一個金龍回首。朝瑩姑左臂刺到。這回瑩姑不似先前大意。見許鈺身子輕捷如猿。自己一劍刺空。他反向自己身後。蹤將過來。早已留心。容到許鈺一槍刺到。剛剛轉過身來。便用劍照鎗桿底下擦將上去。許鈺知道不好。已無法再避。自己這條鎗。費盡無數心血製造。平時愛若性命。豈肯廢於一旦。在這危機一髮之間。忽然急中生智。不但不往回縮鎗。反將鎗朝上面。空中拋去。接着將脚一墊。一個黃鶴冲霄燕子飛雲勢。隨着鎗。蹤將出去。那鎗頭映着日光。亮晶晶的。剛從空中向衰草地上斜插下來。許鈺業已蹤到。接在手中。忽然腦後微有聲息。知道不好。不敢回頭。急忙將頭一低。往前一蹤。刷的一聲。劍鋒業已將右肩頭的衣服。刺了一個洞。若非避得快。整個右肩臂。豈不被敵人刺了一個對穿。原來瑩姑一劍。朝許鈺鎗上擦去。沒想到許鈺會脫手丟鎗。及至許鈺將鎗扔起。穿雲拿月。去捉回手中鎗時。瑩姑怎肯輕饒。一個危崖刺果。



的招數。未曾刺上。知道許鐵使這種絕無僅有的奇招。正是絕好機會。毫不怠慢。也將脚一頓。跟着蹤起。二人相差原隔丈許遠近。只因許鐵要去接鎗。稍爲慢了一慢。恰好被瑩姑追上。對准後心。一劍刺到。寶劍若果迎着順風。平刺出去。並無有金刃劈風的聲音。最難警覺。還算許鐵功夫純熟。步步留心。微聞聲息。便知敵人趕到身後。祇得將身往左一伏。低頭躲去。肩頭衣服刺了一下。也顧不得受傷與否。知已避過敵人劍鋒。忽地怪蟒翻身。鎗花一抖。敗中取勝。許家獨門拿手回頭鎗。當胸刺到。瑩姑見自己一劍。又刺了個空。正在心中可惜。不料敵人回敬。這樣快法。這時不似先前大意。將身一仰。鎗頭恰好從瑩姑腹上擦過。瑩姑順手掣回劍。往上一撩。但聽噹叮一聲。瑩姑也不知什麼響聲。在危險之中。脚跟一墊。平斜着。倒退出去兩三丈遠。剛剛立起。許鐵的鎗已蹤到面前。原來許鐵始終不想傷瑩姑性命。回身一鎗猛刺。正在後悔自己不該用這一手絕招。忽見瑩姑仰面朝天。避開自己鎗尖。暗佩服他的胆智。便想就勢將鎗桿向下一插。跌他一文。誰知瑩姑在危險忙迫之中。仍未忘記用劍削敵人的兵刃。起初一劍刺空。敵人又鎗法太快。無法避讓。及至仰面下去。避開



鎗頭。自己就勢撤回。一面往後。仰着斜蹤。一面用劍往鎗上擦去。許鐵也未想到她這樣快。法。急忙掣回手中鎗。已是不及。半截鎗頭。已被敵人削斷。掉在地下。痛惜。非常。心一恨。便乘瑩姑未曾站穩之際。蹀近身旁。一鎗刺去。瑩姑更不待慢。急架相還。二人這番惡鬥。驚險非常。把觀戰的素因和陶鈞二人。都替他們捏一把汗。陶鈞起初怕許鐵不是來人敵手。非常焦急。及見許鐵一支鎗。使得出神入化。方信名下無虛。這才稍放寬心。他見這兩個人。一個是絕代容華的劍仙。一個是風神挺秀的俠士。雖說許鐵是自己好友。可是同時也不願敵人被許鐵刺死。無論內中那一個。在戰場上。躲過危機。都替他們額手稱慶。深知二虎相爭。早晚必有一傷。暗中禱告師父。快來解圍。以免發生慘事。誠於中。形於外。口中便不住的咕嚕。那素因起初一見陶鈞。神經上頓時受了一番感動。便不住的對他凝望。及至陶鈞被他看得回過臉去。方才覺察出。自己雖是劍仙。到底是個女子。這樣看人。容易惹人誤會。及至許余二人動起手來。便注意到戰場上去。有時仍要望陶鈞兩眼。越看越覺熟識。二人同立江邊。相隔不遠。素因先前一見陶許二人。便知道兩人根基甚厚。早晚遇着機緣。要歸本門。



因無法勸解螢姑。這才故意出來作公正人。原是不願傷許鐵的性命。忽見陶鈞口中亂動。疑心他是會什麼旁門法術。要幫許鐵的忙。便留神細聽。如果他二人已入異派。用妖法暗算螢姑。此人品行可知。那就無妨用飛劍。將二人一齊斬首。及至看陶鈞口中咕嚕。臉上神氣。非常焦急。又有些不像。便慢慢往前接近。陶鈞專心致志。在那裏觀戰。口中仍是不住的喚着師父。你老人家快來。素因耳聰。何等靈敏。業已聽出陶鈞口中念的是。大慈大悲的矮叟朱梅。師父。你老人家快來。替他二人解圍罷。素因聞言。大大驚異。這矮叟不是嵩山少室二老朱梅。朱師伯麼。他老人家已多少年不收徒弟了。如今破例。來收此人。他的根骨之厚。可想。不由又望了陶鈞一眼。猛看見陶鈞耳輪後一粒硃砂紅痣。不由大吃一驚。脫口便喊了一聲龍官。陶鈞正在口目並用的當兒。忽聽有人喊他的乳名。精神緊張之際。還疑心是家中尊長尋來。便也脫口應了一聲道。龍官在此。便聽有人答言道。果然是你。想不到在此相遇。陶鈞聞言詫異。猛回頭見那叫素因的妙年女尼。站近自己身旁。笑容可掬。不知她如何會知道自己乳名。正要發問。忽聽素因口中說一聲不好。要知許鐵性命如何。且看下

回分解。

第九回

逐洪濤投江遇救 背師言爲寶傾生

話說陶鈞正奇怪素因女尼喚他的乳名。忽見戰場上有一個如速練般的白光。飛往戰場。陶鈞疑心他用飛劍去殺許鉞。嚇了一跳。回頭往戰場上看時。這兩個拚命相持的男女二人。已經有人解圍了。解圍的人正是盼穿秋水的師傅。矮叟朱梅。不由心中大喜。趕將過去。同許鉞跪倒在地。素因原疑瑩姑情急放劍。知道危險異常。便飛劍去攔。及見一個老頭。忽然現身出來。將瑩姑的劍。捉在手中。不覺大吃一驚。定睛一看。認出是前輩劍仙。矮叟朱梅自己還是在十五年前。同師傅往峨眉摩天崖。去訪一真大師。在半山之上。見過一面。才知道他是頂頂大名。嵩山二老之一。因是入道時。遇見的頭一位劍仙。他又生得好些異樣。故而腦海中。印象很真。當下不敢待慢。急忙過來拜見。起初瑩姑同許鉞殺了兩三個時辰。難分高下。瑩姑到底閱歷淺。沉不住氣。幾次幾乎中了許鉞的暗算。不但不領許鉞手下留情。





反而惱羞成怒。素因注意到陶鈞那一會功夫。許鉞因爲同瑩姑戰了一個早晨。自己又不願意傷她。她又不知進退。這樣下去。如何是個了局。便想索與給她一個利害。一面抖擻精神。努力應戰。一面暗想誘敵之計。瑩姑也因爲戰久不能取勝。心中焦爆。心想這廝太已狡猾。不給他個便宜。決不會來上當的。他萬沒料到許家梨花鎗下。決不能去取巧賣乖。一個假作聰明。便要上當。這時恰好許鉞一鎗迎面點到。瑩姑知道許鉞。又用虛中套實的招數來誘敵。暗罵賊徒。今番你要難逃公道了。他算計許鉞。必定又是二仙傳道。將鎗交於左手。仍照上次。暗算自己。便賣個破綻。故意裝作用劍去撩的神氣。把前胸露出。準備許鉞鎗頭刺過。飛身取他上三路。誰知許鉞功夫純熟已極。他的鎗法。所謂四兩撥千斤。不到分寸。決不虛撒。他見瑩姑來勢較遲。向後一退。陡的向前探劍。猛一運力。鎗桿微偏。照準劍脊上一按。使勁一絞。但聽噹噹叮叮之聲。瑩姑撒劍進劍。都來不及。經不起許鉞神力這一絞。虎口震開。寶劍脫手。掉在地上。同時地他的槍。挨着一些劍鋒。削成兩斷。祇剩手中半截槍柄。許鉞更不待慢。拿着四五尺長的半截槍柄。一個龍歸大海。電也似疾的。朝着瑩姑小腹上點



到。瑩姑又羞又急。無法抵禦。祇得向後一縱。躲過這一招時。許鉞已將瑩姑的劍。拾在手中。並不向前追趕。笑盈盈捧劍而立。瑩姑見寶劍被人拾去。滿心火發。不暇顧及前言。且自報仇要緊。便將師父當年練來防魔的青霓劍。從懷中取出。許鉞見瑩姑粉面生嗔。忽從腰間取出一個尺多長的劍匣來。便知不妙。未及開言。那瑩姑已將寶劍出匣。一道青光。迎面擲來。情知來得利害。不及逃避。祇得長嘆一聲。閉目等死。正在無可奈何之際。忽聽哈哈一聲。一會不見動靜。再睜眼看時。祇見那日江邊所遇的矮叟朱梅。站在自己面前。一道白光。匹練般正向那個少年女尼飛回。敵人所放的劍光。已被朱梅捉手中。如小蛇般屈伸不定。青森森的發出一片寒光。這時因與陶鈞。也都先後來到朱梅面前拜見。許鉞才猛想起。不是朱梅趕來。早已性命難保。自己為何還站在一旁發呆。便連忙向朱梅跪下。叩謝解圍之德。朱梅被衆人都朝他跪拜。好生不悅。連忙喊道。你們快些都給我起來。再要來這些空僞禮節。我就要發皮氣了。素因常聽師說他性情古怪。急忙依言起立。那許鉞陶鈞。一個是救命恩深。一個是歡喜忘形。祇顧行禮。朱梅說的什麼。都未曾聽見。惹得朱梅發了皮氣。走過來。



順手先打了陶鈞一個嘴吧。把陶鈞打了一個頭昏眼花。錯會了意。以爲是師父一定怪他。不該引見許鐵。一着急。越發叩頭求恕。許鐵見陶鈞無故挨打。他也替他跪求不止。誰想頭越叩得勤。朱梅的氣。越生得大。又上前踢了陶鈞兩脚。然後回轉身。朝着許鐵跪下道。我老頭子。不該跑來救你。又不該受你一跪。不曾還你。所以你老不起來。你不是我的孽障徒弟。我不能打你。我也還你幾個頭如何。這一來。陶許二人。越發胆戰心驚。莫明其妙。跪在地下。不知如何是好。朱梅跪在地下。氣不過。又把脚在身後。去踢陶鈞。陶鈞見師父要責打自己。不但不敢避開。反對迎上前去受打。與師父消氣。只消幾下。却踢了一個鼻青臉腫。素因早知究竟。深知朱梅皮氣。不敢在旁點明。後來見陶鈞業已被朱梅連打帶踢。受了好幾處傷。門牙都幾乎踢掉。順嘴流血。實在看不過去。便上前一把。先將陶鈞拉起道。你枉自做了朱師伯徒弟。你怎麼會不知道他老人家的脾氣。最不喜歡人。朝着他。老人家跪拜麼。這時陶鈞已被朱梅踢得不成樣子。心中又急又怕。素因說的話。也未及聽明。還待上前跪倒時。許鐵却已稍微聽出朱梅口中之言。再聽素因那般說法。恍然大悟。這才趕緊說道。弟子知



罪。老前輩請起。同時趕緊過來。把陶鈞攔住。又將素因之言。說了一遍。陶鈞這才明白。無妄之災。是由於多禮而來。便不敢再輕舉妄動。垂手侍立於旁。朱梅站起身來。撲了撲身上的土。朝着素因。哈哈笑道。你只顧當偏心的中正人。又怕親戚挨打。在旁多事。可惜元元大師。枉自把心愛的門徒。交付你。託你照應。你却逼她去投長江。做水鬼。你好意思嗎。素因聞言。更不慌忙。朝着朱梅說道。弟子怎敢存偏心。元元師叔。早知今日因果。她叫瑩姑來投弟子。原是想磨練她的火氣。使成全材。否則瑩姑身劍不能合一。功行尚淺。在這異派橫行之時。豈能容她下山惹事。師伯不來。弟子當然奉了元元師叔之命。責無旁貸。師伯既在此地。弟子縱一知半解。怎敢尊長門前賣弄呢。陶許二人。這時才發覺面前少了一個人。那志切報仇的余瑩姑。竟在衆人行禮忙亂之際。脫身遠行。不知去向。朱梅既說他去投江。想必是女子心窄。見二劍全失。無顏回山。去見師父。故爾去尋短見。許鍼尤覺瑩姑死得可惜。不由嘆了一聲。朱梅只向他望了一眼。及至素因說了一番話以後。陶許二人。以爲朱梅脾氣古怪。必定聽了生氣。誰想朱梅聽罷。反而哈哈大笑道。強將手下無弱兵。你真和你的師父。那



老尼姑的聲口一樣。這孩手的氣性也真太暴。無怪乎她師父不肯把真傳給她。說罷。便往江邊下流頭走去。衆人便在後面跟隨。走約半里多路。朱梅便叫衆人止步。朝前看時。瑩姑果在前面江邊淺灘上。作出要投身入江的架勢。衆人眼看他往江心縱了若干次。身子一經縱起。彷彿有個什麼東西攔住。將她碰了回來。結果仍舊落在淺灘上。並不曾入水。瑩姑的神氣露出十分着急的樣子。陶許二人。好生不解。却見朱梅忽然兩手合嘴。朝着江對面輕輕說了幾句。陶鈞見師父這般動作。便知又和那日岳陽樓下一樣。定是又要朝着江心中人說話。便往前看時。祇見寒濤滾滾。江中一隻船兒也無。好生詫異。再往江對岸看時。費盡目力。才隱隱約約的看出對岸山脚下。有一葉小舟。在那裏停泊。也看不出舟中有人無人。朱梅似這樣千里傳音。朝對岸說了幾句。扭回頭又囑付素因幾句話。素因便向許鉞說道。解鈴還須繫鈴人。許教師肯隨我去救我師妹麼。許鉞早就有心於此。因無朱梅吩咐。不敢造次。見素因相邀。知是得了朱梅同意。自然贊同。便隨素因往淺灘上走去。兩下相隔。還有二三丈。素因便大喊道。師妹休尋短見。恁姊來也。這時瑩姑還在跳哩。忽聽素因呼喚。急



忙回頭一看。見素因同自己的仇人許鉞。一同走來。越加羞愧難當。恨不即死。便咬定牙關。兩足一頓。使盡平生之力。飛起兩丈多高。一個魚鷹入水的架勢。往江心便跳。這一番使得力猛。並無遮攔。撲咚一聲。濺起丈高的水花。將江心寒濤。激動了一個大圓圈。瑩姑落在江中。忽又冒將上來。祇見他兩手望空。亂抓了兩下。便自隨浪飄流而去。許鉞起初見瑩姑投江。好似有東西遮攔。心知是朱梅的法術。素因教他同來救人。疑心是示意他與瑩姑賠禮消氣。及至見瑩姑墜入江流。不知怎麼會那樣情急。平時水性頗好。當下也不及與素因說話。便奮不顧身的。往江心便跳。數九天氣。雖然寒冷。且喜水落江淺。浪力不大。許鉞在水中。追了幾十丈遠。才一把抓着瑩姑的青髮。一伸右手。捉着瑩姑領口。倒端着水。背流到江邊。將瑩姑抱上岸來。業已凍得渾身打戰。寒冷難禁。看瑩姑臉上全青。業已淹死過去。許鉞也不顧寒冷。請素因將瑩姑兩腿盤起。自己兩手往背下一插。將他的頭倒轉。捏出許多清水。摸她胸前。一絲熱氣俱無。知是受凍所致。正在無法解救。焦急萬狀。朱梅業已回了陶鈞。走將過來。祇見朱梅好像沒事人一般。用手往江面連招。不一會。便見對岸搖來一隻小船。



正是當初朱梅所乘之舟。船頭上站定一個老尼姑。身材高大。滿臉通紅。離岸不遠。便跳將上來。素因連忙上前拜見。口稱師叔。弟子有負重託。望求師叔責罰。那老尼道。此事係他自取。怎能怪你。我無非想教許檀越市恩於她。解去冤孽罷了。朱梅道。夠了夠了。快將她救轉再說吧。天寒水冷。功夫長了。要受傷的。那老尼聞言。便回身從腰間取出兩粒丹藥。叫素因到小船上。取來半盞溫熱水。潑開瑩姑牙關。灌了一陣。哇的一聲。又吐出了升許江水。緩緩醒過來。覺着身體被人挾持。回頭一看。正是自己仇人許鉞。一手插在自己脅下。環抱着半邊身體。一手在自己背上。輕輕拍打。不由又羞又急。又氣又恨。也沒有看清。身旁還有何人。喝道。大胆狂徒。竟敢在危急中戲弄於我。言還未了。回手一拳。許鉞不及提防。被她打個正着。登時臉上紫腫起來。順嘴流血。瑩姑沒好氣的。往前一縱。忽覺身子有些輕飄飄的。站立不穩。原來她從早上起來。忙着過江。找許鉞報仇。一些食物未吃。便同勁敵戰了一早晨。又加上灌了一肚子的江水。元氣大虧。縱時因用力太猛。險些不曾栽倒。身子晃了兩晃。才得站定。正要朝許鉞大罵。猛聽有人喚道。大膽孽障。你看那個在此。瑩姑定神一看。正是自己師



父。羅浮山香雲洞元元大師。旁邊立着素因。同一個老頭兒。便是將才收去自己寶劍的人。還有適才相遇的那姓陶的少年。不由又驚又怕。急忙過來。跪在地下。叩頭請罪。原來瑩姑性如烈火。當初在羅浮山學藝時。元元大師說他燥性未退。祇教他輕身功夫。和一套越女劍法。不肯教他飛劍。瑩姑志在報仇。苦苦哀求。又託許多同門師叔師兄輩說情。大師仍然不肯。羅浮山原是人間福地。遍山皆是梅花。景色出奇。每到十月月底邊。梅花盛開。一直開到第二年春天。才相繼謝落。瑩姑無事時。便奉大師之命。深入山谷採藥。有一年春天。忽然被她在後山中發現一個山洞。進去的時節。很仄小。越走越深。越走越覺往上。盡是螺獅形的小道。漸漸看見前面露出亮光。鼻端時時聞見梅花香味。瑩姑天性好奇。仗着自己手中寶劍鋒利。不怕毒蛇猛獸侵襲。便直往洞內走去。轉過一個鍾乳下垂的甬道。忽然前面現出一塊平坦的草原。上面有成千株大可合抱的千年老梅。開得正盛。忽見前面。又有一片峭壁。寫着香雪海三個摩崖大字。下面有一個洞口。心想師父住的那洞。因為萬梅環繞。洞中有四時不謝之花。所以叫着香雪洞。這裏又有這個香雪海。想必也是因為梅花多的原故。



這洞中景緻。不知比那香雪洞如何。今日既被我發現。到要進去看看。如果比香雪洞還好。回去告訴師父。便搬在這裏來住。豈不更妙。一面想。一面便往洞中走去。適才的洞。步步往上。這個洞却是步步往下。走了十幾步。見裏面有一座石屏。轉過石屏。隱約之間。看見前面有東西放光。走近前一看。什麼都沒有。那光從一塊石板底發出。她便用手中的劍。把石板掘開。底下便現出一把一尺三寸長的小寶劍。估量是個寶物。取在手中。仍將石板蓋好。因洞中光線太暗。正要縱身到外看時。忽聽有脚步声之聲。從外進來。疑心是洞中主人前來。不及逃出。便隱藏在屏風旁邊。看看來人是誰。暗處看明處。很爲仔細。祇見來人是兩個女子。前面走的一個。祇穿了一條褲子。上身衣服。全用樹葉作成。身材婀娜。眉目間隱含蕩意。後面走的一個。穿着一身藍布衣服。面容非常美麗。頸上拖了一串鎖鍊。二人走到屏風前面。便立定不走。爭論起來。穿樹葉的女子說道。這三十六年的長歲月。如何熬得過去。我在峒主那裏。享不盡的無窮富貴。你師父所說。不用他自己動手。便會有人用飛劍斬你。這句話。不過嚇嚇你罷了。如果不是你要回來取東西時。我們怕不走去有幾百里路麼。你怎麼又要



害怕呢。藍衣女子說道，不是我害怕。我師父的利害，我是深知的。適才蒙你相救，將我放出此洞，本不想回來取我這些寶物的。祇因我當初辛苦得來，頗非容易。就連在洞中受這十幾年的活罪，也為這些東西而起。但是師父當日埋藏那些寶物時，曾說這些東西傳到人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不知又要發生多少慘事。又不願把他毀壞。於是便拿來埋在這石頭下面。同時將師父當年鍊來防魔的青霓劍，埋在上面一層。因我劍術練成之後，為偷盜這些寶物，曾經犯戒殺人。本想將我殺死。是我苦苦哀求，又蒙定慧大師兄求情，才免我一死。追去我的寶劍，因我在洞中三十六年，面壁參修。埋寶時節，曾對我言過。倘如我遇機逃脫，或者再存貪念，去盜寶時，自有人用那青霓劍取我首級。師父平日說話，無句不驗。我雖捨不得又跑回來，要叫我親手去掘那石板。我實在無此膽量。那穿樹葉的女子，聞言笑道：我因你當年對我有許多好處，十餘年不見，後來才知你在此受罪，恰好呵。主要求像你一般的人才，所以不遠千里，前來相救。多年不見，怎的就這般膽小。你既害怕，待你說出地方，待我替你去取如何。藍衣女子道：就在這石屏後面一塊石板底下。你須要小心在意纔好。



穿樹葉的女子說道。不妨事。說罷。便轉過石屏。這時瑩姑得來的小劍。不住在手中震動。好似一個把握不住。便要脫手飛去似的。估量兩個女子。決非常人。自己恐怕不是來人對手。便不敢造次。又不知藍衣女子所說的寶物。是什麼東西。很後悔適才掘石板時。沒有往下搜尋。見那兩個女子。由左往屏後轉時。自己便輕腳輕手。由右往屏前轉。瑩姑膽子甚大。也忘了處境危險。還想偷看所說的寶貝。開開眼界。便隱身在壁脚黑暗所在。看二人動靜。祇見那穿樹葉的女子。手中持了一桿銅叉。又尖上紅光閃閃。他用叉將石板掘開。在裏面撥了一陣。又掘起一塊小石板。從內中取出一個石匣。說道。我說你師父故意恐嚇你不是。這不是你说的石匣嗎。寶劍那有呢。穿藍的女子。連忙接過石匣。道。想是寶劍已被師父。早已取去。寶物既得。我們快走吧。那穿樹葉的女子。說道。久聞你從前明宗室靖王府中。得這九龍照寶鏡。同這夜光珠時。傷了三個峨嵋派劍客。殺死十幾條人命。乃是無價之寶。洞外光明。不如洞中黑暗。可顯此二寶神奇。何不取出。讓我開開眼界呢。那藍衣女子。好似受了人家恩惠。無法拒絕。很為難的。把手中石匣打開。瑩姑在暗處。看得很清楚。祇見那石匣。有八

寸見方。四寸厚。裏面裝着一面銅鏡。鏡背後盤着九條龍。麟角生動非常。晶光四照。寒光射目。另外還有一粒徑寸的大珠。方一出匣。登時合洞光明。照得清徹異常。那穿樹葉的女子。接過鏡珠二寶。正不住連聲誇贊好寶。果然價值連城。那穿藍衣的女子。忽然大驚失色。道：「聲噉呀不好。便直往穿樹葉女子身後躲去。」

第十回

得青霓余瑩姑下山 認硃砂秦素因感舊

樁姑以爲藏在暗處。不會被人家發現。誰想那夜光珠。才一出匣。便好似點了千百枝蠟炬一般。把洞中照得如在天青白日之下。穿樹葉的女子。一心觀寶。到不曾留意。藍衣女子。本自心虛。深怕師父飛劍前來。老是留神東瞧西望。瑩姑本在他身後。她猛一回頭。瞧見一個紅衣少女。一手拿着一枝寶劍。正是當初他師父埋寶。同時埋下一口青霓劍。原說她若叛道。自有人用這口劍來殺她。焉得不胆裂魂飛呢。那穿樹葉女子。看見瑩姑。站在面前。她久聞元元大師的利害。也自心驚。見藍衣女子。嚇得那樣。祇得強打精神。先將兩樣寶物。揣在





身旁。朝着瑩姑喝道。你是何人。擅敢前來窺探。我們舉動。你不知鬼母山玄陰峒。赤髮峒。主大弟子。翹翹的利害麼。瑩姑知道這時示弱。難免受害。率性詐他一詐。便答道。何方妖女。竟敢到本山。私放罪人。偷盜寶物。我奉師父之命。在此等候多時。速速將二寶放下。還可饒你。不死。那穿樹葉女子。還未及答言。瑩姑手中的青霓劍。已在手中。不住的崩騰。手微一鬆。便自脫手飛去。一道青光過處。穿藍衣的女子。哎喲一聲。屍倒洞口。蠻姑翹翹。(卽穿樹葉衣女子)登時大怒。抖手中叉。那叉便飛起空中。發出烈焰紅光。與那青霓劍鬥在一處。瑩姑不會劍術。心知敵人利害。暗暗焦急。正在無計可施。忽聽洞外一聲斷喝道。大胆妖孽。竟敢來山擾關。言罷。元元大師。已從洞外進來。翹翹知道大師利害。收回叉。脚一頓處。一溜火光。竟自逃走。大師手一招。將劍收回。瑩姑見大師到來。心中大喜。正要開言。大師擺手道。一切事情。我已盡知。死的這人。是你不肖師姊王娟娟。也是他自作自受。才有今日。他今日如果投身異教。又不知要害人多少。這是天意假手於你。將他正法。我門下規矩甚嚴。你應當以此爲戒。這口青霓劍。乃是我當年鍊魔之物。能發能收。既然被你發現。就賜與你吧。你異日



如果犯了教規。你師姊便是你的榜樣。此間乃是香雪洞的後洞。早晚時有瘴氣。於初修道的人不宜。快將你師姊掘土安埋。隨我回去罷。瑩姑無意中得了一口飛劍。又感激。又快活。埋了王娟娟之後。便隨大師回洞。大師又傳他運用飛劍之法。大師賜劍之後。日常總教訓不可任性逞能。多所殺戮。居心要正直光明。不可偏私。惟獨於他要報仇之事。總是不置可否。瑩姑見師父不加攔阻。以爲默認。又有了這口飛劍。便打算求大師。准他下山報仇。大師素日威嚴。對於門下弟子。不少假借辭色。瑩姑雖然性急。總不敢冒昧請求。便打算相機再託人關說。那湖南大俠。慈北羅新的姑娘。衡山白雀洞。金姥姥羅紫烟。同元元大師。非常莫逆。每到羅浮梅花盛開時。定要到香雪洞盤桓一兩月。他很愛惜瑩姑。常勸大師。盡心傳授。大師因當年王娟娟。學成劍術之後。作了許多敗壞清規之事。見瑩姑性燥。殺氣太重。鑒於前事。執意不肯。就連青霓劍的賜與。也由於金姥姥的情面。本來他也未始不愛瑩姑的天資。不過不讓瑩姑碰足釘子。磨平火氣之後。決不傳她心法而已。瑩姑知道金姥姥肯代她進言。等到十月底邊。金姥姥來到。瑩姑覷便跪求。金姥姥憐她孝思。果然替她求情。大師大



不以爲然。他說當初事端。其過不在許某。他不過不該存心輕薄而已。雙方比武。總有勝敗。況且瑩姑母親。不該先用暗器。把人家兄弟。打成殘廢。許某爲手足報仇。乃是本分。他不曾傷人。足見存心厚道。又不貪色。尤爲可取。他母姊心地褊狹。自己氣死。與人何干。當初我因見他孤苦無依。又可惜她的資質。纔收歸門下。你還怪我。不肯以真傳相授。你看她纔得一口現成飛劍。功夫尚未入門。就敢離師下山。豈不可笑。金娃娃道。你不是打算造就她嗎。你何妨將機就計。准她前去。許某如果品行不好。落得假手於她。成全她的心願。許某果是個好人。你就如此這般。見景生情如何。大師這纔點頭應允。寫了一封信。把瑩姑叫至面前說道。你劍術尚未深造。便要下山。這次爲母報仇。雖說孝思。但這事起因。其屈不在許某。你既執意要去。你劍身不能合一。一個孤身女子。何處棲身。你可將這封信。去投奔漢陽白龍菴。你同門師姊。我師兄神尼優曇的徒弟素因。那裏居住。這信祇許素因一人拆看。不許他人拆看。一切聽她教導。見他猶如見我一般。到了漢口。先打聽許某爲人如何。如果是個好人。便須回省。你母姊自己當初的過錯。將這無價值的私怨取消。如果許某是個奸惡小人。你



就與他無仇。也應該爲世除害。那就任你。自己酌量而已。我這口青霓劍。當年用時。頗爲得力。道成以後。用他不着。專拿作爲本門執行清規之用。你師姊之死。她就爲犯了清規。今既賜你。如果無故失落。被異教中人得去。那你就無須乎回來見我。大師伯若要回湖南。讓她帶你同行。你孤身行路不便。你事辦完之後。便隨素因師兄。在白龍庵修練。聽我後命可也。瑩姑從小生長綠林。又隨母親姊姊。周遊四方。過慣繁華生活。山中清苦寂寞好多年。聞得師父。准他下山。滿心歡喜。當下俯首承訓。第二日金姨姨羅紫烟。帶了瑩姑。駕劍光直往漢陽白龍庵。將瑩姑放下地上。回清衡山不提。素因見了大師的信。明白用意。便對瑩姑說道。你那仇人許鐵。爲人正直。湘鄂一帶。頗有俠義名聲。照師叔信中之意。你這仇恐怕不能報罷。瑩姑八年臥薪嘗胆。好不容易能得報仇。如何肯聽。素因也不深勸。便叫瑩姑。先七日去與許鐵通知。瑩姑走去。忽然元元大師來到。便教素因。祇管同她前去。如此如此便了。原來元元大師。自瑩姑走後。便跟踪下來。囑付完了素因之後。走出白龍菴。正要回山。忽然遇見朱梅。朱梅便代追雲叟。約大師往成都。同破慈雲寺。大師又談起瑩姑之事。雙方商量第七天。



上。同時露面。大師駕了朱梅的小舟。在隔江等候。那瑩姑同許鐵。打到中間。忽然一個瘦小
老頭。將青霓劍收去。大吃一驚。原盼素因相助。及見素因。將劍光放出。又行收回。反到朝那
老頭跪拜。便知老頭來頭甚大。自己本想口出不遜。也不敢了。二劍全失。無顏回山。也不敢
再見師父。情急心窄。便想躲到遠處去投江。元元大師正好在隔岸望見。瑩姑跳江。幾次被
大師真氣逼退回身。正在納悶。回頭見素因趕到。大師知道素因。有入海尋針之能。便想藉
此磨折於他。任他去跳。誰想反是許鐵。將他救起。後來大師過江。將瑩姑救醒。他在昏悶中。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打了一拳。跳起來便罵。及至看見師父。又愧又怕。忙過來。不住的叩頭
請罪。大師道。你才得下山。便背師訓。許鐵樾被你苦苦逼迫。你還敢用我的飛劍。去妄報私
仇。亂殺好人。若非朱師伯將劍收去。他已身首異處。他見你投江。也無非憐你一番愚孝。這
樣寒天。奮不顧身。從萬頃洪濤中。將你救起。你不知感恩載德。想乘人不備。打得人家順嘴
流血。我門下那有你這種忘恩背本的孽障。從此逐出門牆。再提是我徒弟。我用飛劍取你
首級。瑩姑聞言。嚇得心驚胆裂。惟有叩頭求恕。不敢則聲。素因是小輩。不敢進言相勸。陶許



二人也不敢造次。還是朱梅道：「算了。夠她受了。看我面子。恕過她一次罷。如今那二人俱是落湯鷄一般。好在來路。被我逼起濃霧。無人看見。我們就近到許家去坐一坐。讓他們更衣吃飯罷。」元元大師這才容顏轉霽道：「不是朱師伯與你講情。我定不能要你這個孽徒。還不上前謝過。瑩姑才放心站起。狼狽狼狽。走到朱梅跟前。剛要跪下。急得朱梅連忙躲脚。大嚷道：「我把你這老尼姑。你不知道我的老毛病嗎。怎麼又來這一套。」大師忙道：「你朱師伯不受禮。就免了罷。快去謝許鉞檀樾救命之恩。」瑩姑先時見許鉞幾番相讓。火在頭上。並不承情。及至自己情急投江。到了水中。才知尋死的滋味。不大好受。後悔已自不及。醒來見身在江邊。祇顧到見仇眼紅。並不知是許鉞相救。適才聽師父之言。不由暗佩許鉞捨身救敵。真是寬洪大量。又見許鉞臉上血跡未乾。知是自己一拳打傷。漸漸仇意平消。反到有些過意不去。又經大師命他上前道謝。雖覺不好意思。怎敢違抗。靦靦覷覷的走了上前。正要開口。許鉞知機忙向前一揖道：「愚下當初爲舍弟報仇。誤傷令堂。事出無心。今蒙大師解釋。姑娘大量寬容。許某已自感激不盡。何敢當姑娘陪話呢。」瑩姑自長成後。從未與男子交談。今見許



錢溫文大雅。應對從容。不覺心平氣和。把敵對之心。化爲烏有。雖想也說兩句道。纔請到底面嫩。無法啓齒。福了兩福。臉一紅。急忙退到師父身旁站定。許鉞便請衆人。往家中更衣用飯。朱梅道。你先同陶鈞回去。我們卽刻就到。陶許二人。不敢再說。便告辭先行。走過適才戰場。轉向街上。便遇見熟識的人問道。許教師。你剛從江邊來麼。怎麼弄了一身的水。適才那邊大霧。像初出鍋蒸籠一樣。莫非大霧中失足落在江中罷。陶許二人。才明白在江邊打了一早晨。並無一個人去看。原來是大霧隔斷的原故。隨便敷衍路人兩句。轉回家去。二人才進中廳。忽然眼前一亮。朱梅。元元大師。素因。瑩姑四人。已自降下。許鉞髮妻故去。已經四年。遺下衣物甚多。留下一兒一女。俱在親戚家附讀。家事由一個老年姑母掌管。便請衆人坐定。一面命人端茶備酒。急忙將姑母請出。叫他陪瑩姑進去更換濕衣。自己也將濕衣從新換好。出來陪坐。大師已不食烟火食。素因吃素。朱梅陶鈞。到是葷酒不忌。而且酒量甚豪。酒到杯空。移時瑩姑換好衣服出來。她在山中。本未斷葷。常打鹿烤肉來吃。大師也命她入座。自己隨便吃了點菓子。便囑咐瑩姑好生跟素因學劍。同朱梅訂好在新正月前。成都相會。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十回

一二八

將脚一頓。駕劍光破空而去。瑩姑因不知青霓劍是否還在朱梅手中。抑或是師父一怒收了回去。見師父一走。也不敢問。好生着急。素因見瑩姑坐立不安。心知爲的是兩口寶劍。便對瑩姑道。賢妹的兩口寶劍。俱是當世希有之物。加上元元師叔的真傳。賢妹的天資。自必相得益彰。適才元元師叔命我代爲保管。早晚陪賢妹用功。從今以後。我的荒菴。到是不愁寂寞的了。瑩姑聞言。知二劍未被師父收去。才放寬心。這時陶許二人。都陪朱梅痛飲。殷殷相勸。無暇再說閒話。那素因心中有事。幾番要說出話來。見朱梅酒性正豪。知這老頭兒皮氣特別。不便插嘴攔他高興。那陶鈞在觀戰時。忽聽素因喚他乳名。好生不解。本想要問。也因爲朱梅飲在高興頭上。自己拿着一把壺。不住的替他斟。沒有功夫顧到說話。大家祇好悶在肚裏。這一頓酒飯。從未正。直飲到酉初。素因本不用葷酒。瑩姑飯量也不大。陶許二人也早已酒足飯飽。因都是晚輩。祇有恭恭敬敬的陪着。到了掌上燈來。朱梅已喝得醉眼糶糊。忽然對素因說道。你們姊弟不見面。已快二十年了。回頭就要分別。怎麼你們還不認親呢。素因聞言。站起答道。弟子早就想問。因見師伯酒性正豪。不敢耽誤師伯的清興。所以沒




有說出來。朱梅哈哈大笑道。你又拘了。我比不得李鬚子。有許多臭規矩。骨肉重逢。原是一件快活事。有話就說何妨。素因聞言。便對陶鈞道。陶師弟。請問堂上尊大人。是不是單諱一個鑄字的麼。陶鈞聞言連忙站起答道。先父正是單名這一個字。師弟何以知之。素因聞言。不禁下淚道。想不到二十年光陰。我姑父竟自下世去了。姑母王太夫人呢。陶鈞道。先父去世之後。先母第二年也相繼下世去了。小弟年幼。寒家無多親故。師弟何以這般稱呼。請道其詳。素因含淚道。龍官。你不認得身入空門的表姊了。你可記得十九年前的一個雪天晚上。我在姑父家中。同你玩得正好。忽然我繼母打發人。立逼着教我回家過年。你拉着我哭。不讓我走。我騙你說。第二日早上準來。我們一分手。就從此不見面的。秦素因麼。陶鈞聞言。這才想起幼年影事。也不禁傷心。答道。你就是我秦家表姊。乳名玉妮的麼。我那舅父呢。素因道。愚姊自先母去世。先父把繼母扶正之後。平素對我。十分虐待。多蒙姑父姑母垂愛。接到姑父家中撫養。比時我纔十二歲。你也纔五歲。先父原不打算做異族的官的。經不住繼母的朝夕絮聒。先父便活了心。我們分別那一天。便是先父受了滿奴的委用。署理山東青



州知府。先父也知繼母恨我。本打算將愚姊寄養姑父家中。繼母執意不肯。先父又怕姑父用大義責難。假說家中有事。硬把愚姊接回。一同上任。誰想大亂之後。人民雖然屈於異族暴力淫威。勉強服從。而一般忠老俠豪之士。大都心存故國。志在匡復。雖知大事已去。見一般苦難同胞。受了滿奴官吏的苛待。便要出來打抱不平。先父爲人忠厚。錯用了一個家奴。便是接我回家的石升。他自隨先父到任之後。勾連幾個喪盡天良的幕賓。用繼母作爲內線。共同蒙蔽先父。朋比爲奸。鬧得怨聲載道。不到一年。被當地一個俠僧。名叫超觀。本是前明的宗室。武功很好。夜入內室。本要結果先父的性命。誰知先父同他認得。問起情由。纔知是家人幕賓作弊。先父全在鼓裏。他說雖非先父主動。失察之罪。仍是不能寬容。便將先父削去一隻耳朵。以示儆戒。那惡奴與幕賓。俱被他梟去首級。懸掛在大堂上。先父知事不好。積威之下。又不敢埋怨繼母。費了許多情面。纔把惡奴幕賓被殺的事。彌縫過去。急忙辭官。打算回家。連氣帶急。死在路上。繼母本是個妾扶正。又無兒女。他見先父死去。草草葬埋。把所有衣物變賣銀兩。本打算帶我回到安徽娘家去。走到半路。又遇見強人。將她殺死。正



要將我搶走。恰好恩師從四川岷山凝玉峯神尼上優下靈走過。將強人殺死。將我帶到山中修道。面壁十年。才得身劍合一。奉師命下山。在成都碧筠菴居住。兩年前。又奉恩師之命。將碧筠菴借與醉師叔居住。以作異日各位師伯師叔兄弟姊妹們聚會之所。叫我來這漢陽白龍菴參修行道。適才見賢弟十分面熟。聽說姓陶。又被我發現你耳輪後一粒硃砂紅痣。我便叫了賢弟的乳名。見你答應。便知決無差錯。正要把前因後果。對你細說時。朱師伯已然現出法身。以後急於救人。就沒有機會說話了。朱師伯前輩劍仙中的神龍。嵩山二老之一。輕易不收徒弟。你是怎生得拜在門下。造化真是不小。陶鈞聞言。甚是傷感。也把別後情形。及拜師的經過。仔細說了一遍。那許鉞見衆人俱是有名劍仙的弟子。心中非常羨慕。不禁現於辭色。朱梅看了許鉞臉上的神氣。對他笑道。你早晚也是劍俠中人。你忙甚麼呢。將來峨眉關劍。你同瑩姑。正是一對重要人物。你如不去做癩和尚的徒弟。白骨箭誰人去破呢。我不收你。正是要成就你的良緣。你怎麼心中還不舒服呢。許鉞聽朱梅之言。雖然多少不解。估量自己將來。也能側身劍俠之門。但不知他說那使僧軼凡劍術如何。便站起身。



來就勢問道。弟子承老前輩不棄指示投師門徑。所說三遊洞隱居這位師父。但不知他老人家是那派劍仙。可能收弟子這般庸才麼。朱梅道。你問癩和尚麼。他能耐大得緊呢。尤其擅長是專能降魔。我既介紹你去。他怎好意思不收。不過他的皮氣。比我還古怪。你可得留點神。如果到時。你不能忍受。錯過機會。那你這輩子。就沒人要了。許鐵連忙恭身答應。朱梅又對素因道。破慈雲寺。須是少不得你。天已不早。你同瑩姑回菴。我這就同陶鈞到青城山去。我們大家散了罷。許鐵雖然惜別。知朱梅皮氣特別。不敢深留。當下衆人分手。除許鐵明春到三遊洞投師。暫時不走出外。素因同瑩姑回轉白龍菴。朱梅便帶了陶鈞。駕起劍光。往青城山金鞭崖而去。

第十一回

金鞭崖陶鈞學劍 碧筠菴朱梅赴約

矮叟朱梅的大弟子紀登。自師父下山後。因恐金光鼎等。又來煩擾。輕易不肯出門。這日清晨起來。算計師父快要回來。便在崖前站立。果然立了不多一會。遙望天邊。有兩粒黑點。朝



崖前飛來。移時朱梅攜着陶鈞，在金鞭崖前降下。紀登連忙上前拜見。朱梅叫陶鈞見過師兄。一同進了觀門。朱梅命紀登將打坐並鍊氣口訣，日夕傳與陶鈞用功。又到雲房內，取出一把長劍，賜與陶鈞。叫他按照劍訣練習。陶鈞拜謝之後，接過寶劍一看，連頭帶尾，有三尺六寸長。劍柄上有七個金星，上面刻着金犀兩個篆字。用手一攢劍柄，微一用力，已自鏗然。出匣寒光凜凜，森人毛髮。端的柄好劍。心中高興已極。從此每日跟隨紀登，早晚用功不提。矮叟朱梅，在觀中住了幾日，單把紀登叫過一旁，囑咐了幾句，便自下山，往成都而去。這時成都碧筠菴醉道人，自同追雲叟分別後，雖然寶劍被污，却蒙追雲叟將太乙鈎贈他使用。較比原來寶劍，還要神化。他每日除在成都市上賣醉外，便在菴中傳授松鶴二童劍術。這日正在院中閑立，遠遠看見天空中一道青光飛來。定睛一看，正是追雲叟帶到衡山去用千年朱靈草替自己洗鍊的寶劍。心中大喜，手一抬，那寶劍業已落在手中。仔細看時，居然返本還原。仍是以前靈物。暗暗感激追雲叟的高義。心想這口劍雖是自己鍊就神物，並不似三仙二老他們的劍。完全由於五行真氣採鍊五金之精而成。衡山相隔數千里，怎得認



亡歸來，不爽毫釐。正在驚奇，忽聽破空的聲音。抬頭看時，周淳業已駕劍光，從空中降下。見了醉道人，上前拜見。醉道人道：「周道友休得如此客氣。我們相隔不久，道友功行，竟能這樣猛進。雖然白老前輩，有超神入化之能，然而道友的根基秉賦，也就可想了。」周淳恭身答道：「師叔休得過獎。弟子自蒙家師收錄，因自己年歲長大，深怕不能入門，心中非常恐懼。那日隨家師回到衡山，便蒙家師指示祕訣，又賜我丹藥數粒。到第七天上，家師命我到後山最高峯紅砂崖下，去採千年朱靈草。走到崖前，忽然紅霧四起。當時一陣的頭昏眼花，神志昏迷。堪堪臥倒，猛想起弟子初遊慈雲寺時節，遇見一個身體矮小的老前輩，用土塊打弟子數次。將弟子打急，隨後追趕，並未追上。那位老前輩，留與弟子一個紙包，內有兩粒丹藥。紙包上面寫着：『留備後用，百毒不侵。』八個字。弟子比時，已是兩脚麻痺，幸喜雙手還能動轉。連忙將那兩粒丹藥取出嚼碎，嚥了下去。立時覺着神志清朗異常。可是紅霧依舊未消。心知那崖必非善地，而衡山頂上，一年到頭，俱是白雲封鎖。每年祇有兩次雲開，如採不着藥草，誤了家師之命，恐受責罰。依舊在崖前尋找。忽聽崖旁洞內，有小兒啼聲，走向前一看，祇見



一個山洞。高寬約有二丈。洞口有一個沒有殼的大蝎子。長約七八尺光景。口中噴出紅霧。聲如兒啼。幸喜那東西。才得出殼。行動極爲笨緩。弟子服了靈丹。毒霧不侵。使用寶劍。將他斬爲數段。忽見紅光從那東西身後的洞中發出。越過看時。正是一叢千年朱靈草。上面還結着七個橘子大小的果兒。鮮紅奪目。弟子便連根拔起。不敢再爲遲延。急忙下山。走到半路。回頭看時。業已雲霧滿山。稍遲一步。便無路下來了。家師見弟子取得仙草。甚是嘉獎。說起那蝎子時。家師起初本未料到。有這樣怪物。幸喜尚未成形。又有靈丹護衛。不然一近牠身。怕不化爲膿血。那靈草一千三百年結一回果。成熟七天。便入地無踪。服了之後。益氣延年。輕身換骨。又抵百十年苦功。家師便將仙果七個。賜與弟子。吃下去。當時週身酥軟。連瀉三日。全愈後。力大身輕。遠勝尋常。如今可以力擒虎豹。手捉飛鳥。家師深恩。又傳弟子許多劍法。另換了一口鍊成的寶劍。照口訣勤習了四十九日。便能御身飛行。師叔的劍。也同時洗鍊還原。又說起贈丹的老前輩。才知是家師好友朱師叔。今早命弟子前來送信。順便將師叔寶劍送回。行近成都。那寶劍好似認得家一般。一個不留神。便脫手飛去。弟子隨後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十一回

一三六

追趕。見他往此地飛來。已知師叔收去。才放了心。家師說李師叔約請各派劍術。不日陸續來到。請師叔代爲招接。家師尚有他事。來年正月初五前準到。此番乃是邪正兩方。正面衝突的開端。彼此約請的能人劍客。俱不在少數。這第一次交手。必須耍挫他們的銳氣。同時把他們用作根據地的慈雲寺。一舉消滅。以減少他們的勢力。家師還請師叔除夕前。到寺中探一探動靜。說他們那裏。能人甚多。如被他們窺破。祇說是特去通知。比試日期。不可輕易的動手。弟子奉命轉達。請師叔斟酌辦理。醉道人聽罷。當下謝了周淳。冒險採靈草之義。因爲追雲叟不在峨眉派統系之下。與峨眉開山祖師長眉真人。俱都是朋友稱呼。長眉真人飛昇時。大弟子玄真子。志在專修內功。稟明真人。願把道統。讓給根基最厚的師弟齊漱溟。自己却同追雲叟。苦行頭陀。三人前往東海隱居。同參上乘玄宗。醉道人是齊漱溟的師弟。他因追雲叟。雖是師兄好友。到底人家得道的多年。又與長眉真人。有一面之識。平素總以晚輩自居。周淳稱他師叔。他本不肯承受。周淳飲水思源。自己入門又淺。再三不肯改口。祇得由他。到了第三天。先是後輩劍仙中。峨眉派掌教劍仙乾坤正氣妙一真人的女兒齊



靈雲同着他的兄弟金蟬，髯仙李元化的弟子白俠孫南奉了妙一夫人荀蘭因之命前來聽候調遣。又過了幾天，髯仙同門師兄弟風火道人吳元智帶着大弟子七星手施林來到施林與周淳。本有一面之緣。當下周淳便謝了當日施林指引之恩。二人談得甚是投機。第二天起，羅浮山香雪洞元元大師巫山峽白竹澗正修庵。白雲大師陝西太白山積翠崖萬里飛虹佟元奇同他弟子黑孩兒尉遲火坎離真人許元通雲南昆明池開元寺哈哈僧元覺禪師同他弟子鐵沙彌悟修峨眉山飛雷嶺髯仙李元化先後來到。醉道人與周淳竭誠款待。松鶴二童忙了個手足不停。到了除夕的頭一天。醉道人同各位劍俠正在雲房閒話。羅浮七仙中的萬里飛虹佟元奇說道。同門諸位道友俱都各隱名山。相隔教千里。每三年前往峨眉聚首外。很少相見。這次不但同門師弟相聚。許多位全不在本門的前輩道友也來參加。同時小兄弟們也被此多一番認識。將來互相得到許多幫助。可以算得一個大會了。祇是相隔破寺之日不遠。嵩山二老掌教師兄以及餐霞大師等爲什麼還不見到來呢。髯仙李元化答道。師兄有所不知。此次追雲叟道友原是受了掌教師兄之託。替他在此




主持一切。一來掌教師兄要準備最後峨眉門劍時一切事務。現在東海鍊寶不能分身。二來這次慈雲寺邀請的人出類拔萃的有限。祇二老已足夠應付。所以這次掌教師兄來不來還不能一定。餐霞大師就近監視許飛娘。這次飛娘如不出面。大師也未必前來。他單說派他一個得意女弟子。她名叫朱梅。前來參加。想必日內定可來到。醉道人道餐霞大師女弟子。怎麼會與矮叟朱老前輩同名同姓。雖說不同門戶。到底以小輩而犯前輩之諱。多少不便。餐霞大師就難道沒有想到這一層。替他將名字改換麼。髯仙聞言哈哈大笑。醉道友你在本門中。可算是一個道行淵厚。見聞最廣的人。怎麼你連朱老前輩。同餐霞大師女弟子朱梅。同名同姓這一段前因後果。都不知道呢。醉道人便問究竟。各位劍仙也都想聽。髯仙說出經過。髯仙道。起初我不知道。前數月我奉追雲叟之命。去請餐霞。他說要派弟子朱梅。參加破寺。同各位前輩劍仙。以及同門師兄弟。一見面。將來好彼此互助。我因她的弟子。與朱老前輩同名。便問大師。何不改過。大師才說起這段因果。原來大師的女弟子朱梅。與朱老前輩。關係甚深。他已墜劫三次。就連拜在大師門下。還是受朱老前輩所託呢。大家



正要聽聶仙說將下去。忽然一陣微風過處。朱梅業已站在衆人面前。指着聶仙說道。李鬚子。你這也太不長進。專門背後談人陰私。你祇顧說得起勁。你可知道現在危機四佈了麼。衆劍仙聞言大驚。連忙讓坐。請問究竟。朱梅道。不用忙。少時自有人前來報告。省得我多費一番唇舌。言還未了。便聽簷前有飛鳥墮地的聲息。簾起處進來一人。面如金紙。見了諸位劍仙。匍匐在地。追雲叟連忙從身上取出一粒百草奪命神丹。朝那人口中塞了進去。醉道人與聶仙見來人。正是岷山萬松嶺。朝天觀水鏡道人的門徒。神眼邱林。不知爲何。這樣狼狽。急忙將他扶上雲牀。用一碗溫水。灌了下去。待了半盞茶時。邱林腹內咕嚕嚕響了一陣。臉上由金紫色。漸漸由白而紅。這才恢復原狀。睜眼看見諸位劍俠在旁。便翻身坐起。這時各派劍俠中小兄弟們。本同周淳孫南等。在前面配殿中話談。聽說矮叟朱梅。與邱林。先後來到。入房相見。邱林坐起之後。先謝了矮叟朱梅。賜丹之恩。然後說起慈雲寺中景況。及他脫險情形。

第十二回

燭影忽搖紅滿殿陰風來鬼祖 劍光閃電昏林黑月會妖人



原來醉道人與張老四父女護送周雲從打邱林豆腐店中走後。慈雲寺中人因周雲從逃得奇怪。寺周圍住戶店舖差不多都是寺中黨羽。決不會見了逃人。不去通報。惟獨邱林在寺旁小道上。離寺較遠。不在他範圍之中。未免有些疑心。曾經派人去盤查數次。也問不出一些端倪。也就罷了。自從周輕雲夜鬧慈雲寺。斷去毛太一隻左臂。俞德受傷。後來法元趕到。知道峨眉派利害。囑咐智通。約束門下衆人。不許輕易出廟。他自己親身出去。約請能人前來與峨眉派。見個高下。法元去後。俞德傷勢業已痊愈。便要告辭回西藏。去請師父毒龍尊者出來。與他報仇雪恨。智通恐他去後。越發人單勢孤。勸他不必親身往。可先寫下書信一封。就說他受了峨眉派門下。無故的欺負。身受重傷。自己不能親往。求他師父前來報仇。俞德本是無主見的人。便依言行事。懇懇切切寫了一封書信。就煩毛太門徒。無敵金剛賽達摩慧能前往。自己同毛太。每日閉門取樂。過了好些日子。轉瞬離過年。才八九天。不但慧



能沒有音信。連金身羅漢法元也。也沒有回來。所請的人。也一個未到。智通心中。迫急萬狀。到了二十三這天晚上。智通俞德。正在禪房談話。忽然一道黑烟。過處。面前站定二人。俞德是驚弓之鳥。正待放劍。智通已認清來人。正是武夷山飛雷洞。七手夜叉龍飛。同他弟子小靈猴柳宗潛。連忙止住俞德。與三人介紹。這龍飛乃是九華山金頂歸元寺。獅子天王龍化的兄長。與智通原是師兄弟。自從他師父五台派教祖太乙混元祖師死後。便歸入廬山神魔洞白骨神君教下。練就二十四口九子母陰魂劍。還有許多妖法。那日打廬山回洞。小靈猴柳宗潛。便把智通請他下山相助。與峨眉派對敵之事。說了一遍。龍飛聞言大怒。說我與峨眉派。有不共戴天之仇。當年太乙混元祖師。就是受他們的暗算。如今他見五台派。失了首領。還要追盡殺絕。前些日。我師弟羅泉。到九華採藥。又被齊漱溟的兒子。斷去一臂。越發仇深似海。事不宜遲。我們就此前去。助你師伯一臂之力。說罷。帶了隨身法寶。師徒二人。駕起陰風。直往慈雲寺走來。見了智通。談起前情。越發憤怒。依龍飛本心。當晚便要尋峨眉派中人。見個高下。還是智通攔阻道。那峨眉派人。行踪飄忽。又無一定住所。自從到寺中擾



關兩次。便沒有再來。師弟雖然神通廣大。到底人單勢孤。莫如等全身羅漢回來。看看所約的人如何。再作商議。龍飛也覺言之有理。祇得暫忍心頭之怒。第二日起。前番智通所約的人。嶗山鐵掌仙祝鶚。江蘇太湖洞庭山霹靂手尉遲元。滄洲草上飛林成祖。雲南大竹子山。披髮狻猊狄銀兒。四川雲母山。女崑崙石玉珠。廣西鉢盂峯。報恩寺。菜頭陀。同日來到。智通見來了這許多能人。心中大喜。便問衆人。如何會同日來到。都得這樣巧法。披髮狻猊狄銀兒首先答道。我們那裏有什麼未卜先知。先前接到你的請柬。我們雖恨峨眉派刺骨。到底鑒於從先峨眉鬥劍的覆轍。知道他們人多勢衆。不易抗敵。都想另外再約請幾個幫手。日前各位道友。先後接到萬妙仙姑許飛娘的飛劍傳書。她說她有特別原因。恐怕萬一到時不能前來。他另外約請了兩位異派中特別能人。前來相助。峨眉派無論如何利害。決無勝理。請我們大家安心前去。準於臘月二十四日。趕到慈雲寺。飛娘自教祖死後。久已不見她有所舉動。有的還疑心他叛教。有些道友接信後。不大相信。後來又接着曉月禪師。展轉傳信的證明。又說她本人。屆時也要前來。我們這才按照書信行事。這飛劍傳書。當初除了救



祖普天下劍仙祇有四五個人有此本領想不到飛娘才數十年不見便練到這般地步真是令人驚奇了。智通道以先大家對於飛娘的議論實在冤屈了她。人家表面上數十年來沒有動靜。骨子裏却是臥薪嘗胆這們多年。我也是今年才得知道。便把前事又說了一遍。當下因爲法元未到。龍飛本領最大。先舉他做了個臨時首領。龍飛道。我們現在空自來了許多人。敵人巢穴還不曾知道。萬一他見我們人多。他們就藏頭不露面。等我們走後。又來仗勢欺人。不似峨眉門劍訂下得約會。我看如今也無須乎閉門自守。第一步先打聽他們巢穴在那裏。或是明去。或是暗去。先給他們一個下馬威如何。智道終是持重。商量了一會。便決定先派幾個人。出去打聽峨眉派在成都是幾個什麼人。住在那裏。然後等曉月禪師。金身羅漢。回來再說。議定之後。因爲狄銀兒道路最熟。小靈猴柳宗潛。成都是他舊遊之地。便由他二人担任。到成都城鄉內外。打探消息。又隔了一天。法元纔回廟。除曉月禪師未到外。另外約請了四位有名劍仙。第一位是有根禪師。第二位是諸葛英。第三位是癩道人。第四位是滄浪羽士。隨心一。皆是武當山有名的劍仙。大家見面之後。法元便問龍飛道。令弟



龍化。不是和雷音道友。一向在九華山金頂歸元寺修煉麼。我這一次原本想約他幫忙。誰想到了那裏不曾遇見他。反倒與齊漱溟的女兒爭打起來。到處打聽他二人的下落。竟自打聽不出來。你可知道他二人現在何處。龍飛聞言。面帶怒容道。師叔休要再提起我那不才兄弟了。提起反倒爲我同門之羞。我現在不但不認他爲手足。一旦遇見他時。我還不能輕易饒他呢。說罷怒容滿面。好似氣急的樣子。法元知他兄弟二人。平素不睦。知道其中必有原故。也就未便深問。當下便朝大衆。把追雲叟在成都出現。峨眉派門下。兩次到寺中大鬧。恐怕他們早晚要找上門來。所以特地四處約請各位仙長相助。這次雖不似前番峨眉門劍。預先定下日期。但是我深知追雲叟這個老賊。決不能輕易放過。與其讓他找上門來。不如我們準備齊備之後。先去找他報仇。他們巢穴很多。城都聚會之所。祇碧筠菴一個地方。我早就知道。當初不說。一則恐怕打草驚蛇。二則恐怕未到齊時。俞賢弟報仇心切。輕舉妄動。峨眉派中人。雖無關緊要。追雲叟這個老賊。却不好對付。如今我們人已到齊。是等他來。還是我們找上門去。或者與他約定一個地方比試。諸位有何高見。法元在衆人中。舉份



最大，大家謙遜了一陣。除龍飛自恃有九子母陰魂劍，俞德報仇心急外，餘人自問，不是追雲叟的敵手。都主張等曉月禪師，同毒龍尊者，內中來了一個再說。好在人多勢雄，也不怕人家找上門來。當初既未明張旗鼓，約定日期比試，樂得勻出功夫，籌畫萬全之策。龍俞二人雖不願意，也拗不過衆人。衆人正在議論紛紛，祇見一溜火光，狄銀兒挾着一人，從空飛下。小靈猴柳宗潛，也隨後進來。狄銀兒見了衆人，忙呼智通，命人取繩索過來，把這奸細捆了。一回頭看見法元，便走將過來施禮。這時被擒的人，業已細好。衆人便問狄銀兒究竟。狄銀兒道：我自昨日，出去打聽敵人住所，走過望江樓，便上去飲酒，聽見樓上，有些酒客，紛紛議論，道：適才走的這位道爺，真奇怪，無冬無夏，老是那一件破舊單道袍，他的酒量也真好，喝上十幾斤。臨走還帶上一大葫蘆，他那紅葫蘆，少說着也裝上十七八斤酒。成都這大貓酒，多大量的人，也喝不上一斤。他竟能喝那們多，莫非是個酒仙吧。我覺得他們所說那人，頗像那年峨眉鬥劍，殺死我師兄火德星君陸大虎的醉道人。正打算明日，再去暗中跟隨，尋查他們的住所。誰知我同柳賢姪下樓走了不遠，便覺得後面有人跟隨。是我二人，故作



不知。等走到離所不遠。才回頭問這廝。爲何要跟我們。這廝不但口不服輸。反同柳賢姪爭鬥起來。別看模樣不濟。武功還是不弱。若非我上前相助。柳賢姪險些遭了他的毒手。本待將他殺死。因不知他們窩藏之地。特地擒回。請諸位發落。衆人聞言。再朝那人看時。祇見那人生得五短身材。白面高鼻。一雙紅眼。普通買賣人打扮。雖然被擒。英姿勃勃。看去武功很有根底。當下法元便問那人道。你姓甚名誰。是否在峨眉派門下。現在成都。除追雲叟外。還有的都是什麼人。住在何處。從實招來。饒你不死。那人聞言。哈哈大笑道。你家太爺。正是峨眉門下神眼邱林便是。若問本派成都人數。除教長乾坤正氣妙一真人外。東海三仙。嵩山少室二老。還有本門以及各派劍俠。不下百位。俱在成都。却無一定住所。早晚蕩平妖窟。爲民除害。我既被獲。遭擒。殺剮聽便。何必多言。飛龍俞德。性情最暴。見邱林言語傲慢。剛要上前動手。忽聽四壁吱吱鬼聲。一陣風過處。燭焰搖搖。變成綠色。衆人毛髮皆豎。不知是何吉凶。俱都顧不得殺人。各把劍光法寶準備。以觀動靜。一霎時間。地下陷了一個深坑。由坑內先現出一個栲栳大的人頭。頭髮鬚鬚。絞做一圈。好似亂草窩一般。碧綠一雙眼光。四面亂



閃。衆人正待放劍。法元俞德。已知究竟。連忙攔住。一會現出全身。那般大頭。身體却又瘦又矮。穿了一件綠袍。長不滿三尺。醜怪異常。不是法元俞德。預先使眼色止住。衆人見了這般怪狀。幾乎笑出聲來。法元見那人從坑中出現。急忙躬身合掌道。不知老祖駕到。我等未曾遠迎。望乞恕罪。說罷。便請那人上座。那人也不謙遜。手一拱。便居中坐下。這時鬼聲已息。燭焰依舊光明。法元俞德。便領衆人上前。又相紹介道。這位老祖。便是百蠻山陰風洞。綠袍老祖。便是練就無邊魔術。百萬魔兵。乃是魔教中南派開山祖師。昔年在西藏。老祖與毒龍尊者鬥法。曾顯過不少的奇蹟。今日降臨。絕非偶然。不知老祖。有何見教。綠袍老祖答道。我那年。與毒龍尊者。言歸於好。回山之後。多年不曾出門。前些日毒龍尊者。與我送去一信。說你們又要與峨眉派鬥法。他因一樁要事。不能分身。託我前來。助你們一臂之力。但不知你們已經交過手了沒有。說時聲音微細。如同嬰兒一般。法元道。我等新近一二日才得聚齊。尚未與敵人見面。多謝老祖前來相助。就煩老祖作我等領袖吧。綠袍老祖道。這有何難。我這數十年來。練就一樁法寶。名叫百毒金蠶蟲。放將出去。如同數百萬黃蜂。遮天蓋地而



來。無論何等劍仙。被金蠶咬上一口。一個小時。毒發攻心而死。峨眉派雖有多人。何懼之有。衆人聞言大喜。惟獨邛林。暗自心驚。祇恨身體失却自由。不能回去報信。不由便嘆了一口氣。綠袍老祖聞得呼息之聲。一眼看見地下細的邛林。便問這是何人。法元便把邛林跟蹤被獲。正在審問之間。適逢老祖駕到。未曾發落。請問老祖。有何高見。綠袍老祖道。好些日未吃人心了。請我吃一盃人心湯罷。法元聞言。便叫智通命人取冷水盆來。開腔取心。邛林知道不免於死。到也不在心上。且看這羣妖孽。如何下手。智通因爲要表示誠心。親自動手。將冷水盆放在邛林身旁。取了一把牛耳尖刀。剛要對準邛林脇下刺去。忽然面前一亮。一道金光。如匹練般電也似疾的。捲將進來。智通不及抵擋。忙向後倒縱出去。衆人齊都把劍光法寶。亂放出來時。那金光已如閃電一般。飛向空中。龍飛俞德等。追起看時。祇見一天星斗。廟外寒林被風吹。得槭槭作响。更無一些兒踪跡。再看柱上綁的邛林。已不知去向。祇剩下一攤長長短短的蛟筋繩。幸喜來人。祇在救回被擒的人。除接近邛林站立的知客僧了一。被金光掃着了一下。將左耳削去半邊外。餘人皆未受傷。衆人正在興高彩烈之際。經此



一番變動。銳氣大挫。愈加知道峨眉派。真有能手。連俞德的紅砂。都未能損傷。來人分毫。可以想見敵人的利害。便都面面相覷。不發一言。這且不言。話說邱林。正在瞑目待死之際。忽然眼前一亮。從空降下一道金光。將他救起。在飛起的當兒。忽然覺得一股腥味刺鼻。立時頭腦昏眩。心中雖然清楚。祇是說不出話來。不一會功夫。那駕金光的人。已將他帶到一個所在。放在下來。對邱林仔細一看。忙說不好。輕雲快把我的丹藥取來。語言未了。便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妙齡女子。從丹房內。取了九粒丹藥。那人便用一碗清水。將丹藥與邱林灌了下去。然後將他扶上雲牀。臥下歇息。這時邱林業已人畜不知。渾身酸疼已極。直睡到第二日早起。又吃了幾次丹藥。才得清醒過來。睜眼一看。只見面前站定一個美麗少女。生就仙骨英姿。看去功行很有根底。便要下床叩謝救命之恩。那女子連忙阻住道。師兄你雖然醒轉。但是你中了俞德陰魂妙毒。還未淨。不可勞動。待我去與你取些吃食來。說罷。掉頭自去。邱林也覺周身疼痛難忍。祇得恭敬不如從命。見那女子。稱他師兄。想是同門之人。祇不知他姓什名誰。是何人弟子。小小年紀。居然能不怕俞德紅砂。及綠袍老祖等妖法。在虎穴龍



潭中將自己救出小弟兄中。真可算是出類拔萃的人物了。想到這裏。又暗恨自己。不應錯殺了人。犯了本門規矩。被師父將寶劍追去。帶罪立功。自己入門三十年。還不如後輩新進的年幼女子。好生慚愧。正在胡思亂想之際。那女子已從外面走進。端了兩碗熱騰騰的豆花素飯。與他食用。邱林腹中正在饑餓。當下也不客氣。接過便吃。吃完。覺得精神稍好。便先自口頭上道謝救命之恩。又問這是什麼所在。那女子道。師兄休得誤會。我那有這大本事。此間是辟邪村。玉清觀。昨晚救你的。便是玉清大師。我名周輕雲。乃是黃山餐霞大師的弟子。師兄不是名叫神眼邱林的麼。昨日玉清大師。打從慈雲寺經過。順路探看敵人虛實。見師兄被擒。使用劍光。將師兄救出。不想師兄肩頭上。還是沾了一點紅砂。若不是大師的靈藥。師兄怎得活命。大師今早又因要事出門去了。臨行時。請師兄就在此地休息。每日用靈藥服用。大約有七八天。便可復原了。邱林聞言。才知道自己被玉清大師所救。祇是一心惦记着回碧筠菴去。報告虛實。便和輕雲商量。要帶病前去。輕雲道。聽玉清大師說。此番破慈雲寺。三仙二老都要前來。能前知的人很多。慈雲寺虛實。那裏想必早已知道。師兄病體未



痊還是不勞頓的好。我等大師回來。過年初三四。也要前去聽候驅遣。屆時行。豈不甚好。邱林因昨日同醉道人分別時。知道三仙二老。一個未到。慈雲寺有好些妖人。恐怕衆劍俠吃了暗虧。執意要去。輕雲勸說不下。祇得陪他同行。邱林病勢仍重。不讓他去。冒天風。祇得同他步行前去。好在辟邪村離碧筠菴。祇有二十餘里遠近。到了晚飯時分。輕雲同邱林起身上路。二人剛走到一片曠野之間。祇見風掣電閃般。跑過一雙十六七歲的幼男女。後面有四個人。正在緊緊追趕。容待那一雙男女剛剛跑過。邱林已認出追的四個當中。有一人正是那萬惡滔天的多寶真人金光鼎。便對輕雲道。師妹快莫放走前面那個採花賊道。那便是多寶真人金光鼎。正說時。金光鼎同着獨角蟒馬雄。分水犀牛陸虎。闕海銀龍白縉等四人。業已到了面前。輕雲見來人勢衆。知道邱林帶病不能動手。便說道。師兄快先走一步。等我打發他們便了。說罷。便迎上前去。

第十三回

力誅四寇周俠女送友碧筠菴

夜探強敵醉道人飛身慈雲寺



那金光鼎四人。本是好色淫賊。因法元叫智通約來寺中衆人。不許出外生事。他四人在寺中住了多日。天天眼看見俞德智通。淫樂不休。祇是不能染指。寺中婦女雖多。但都是些禁鬻。欲待出來採花。又被智通止住。雖恨智通。祇顧自己快活。不近人情。好生不忿。但是寄人籬下。惟有忍氣吞聲。看見人家快活時。心癢癢地。嚙一口涎沫而已。這日却來了許多能人。他四一班輩又小。本領又低。除奴才式的幫助合寺僧徒招待來賓外。衆人會談。連座位都無有一個。越加心中難受。同時淫慾高漲。手指頭早告了消乏。昨天看見邱林。被金光救去。衆人毫無辦法。就平日所見所聞。慈雲寺這羣人。決非峨眉派敵手。便安下避地爲高之心。今早起來。四人商量停妥。假說要上青城山。聘請紀登。前來相助。智通因見他等一向表面忠誠。毫不疑心。還送他四人很豐富的川資。叫他四人早去早回。四人辭別智通。出寺之後。金光鼎道。我等因被軼凡賊和尚追逼。才投到此地。實指望借他們勢力。快活報仇。誰想到此。盡替他們出力。行動都不得自由。還不把我們當人。如今他們同峨眉派人爲仇。雙方都是暗中準備。莫如我們瞧冷子。到城內打着慈雲寺旗號。做下幾件風流事。替雙方把火藥



線點燃。我們也清清火氣。然後遠走高飛。投奔八魔那裏安身。你們看此計可好。這些人原
是無惡不作的淫賊。金光鼎會劍術。衆人事事聽他調遣。從來不敢違抗。又聽說有花可採。
自然是千肯萬肯。當下便分頭去晒盤子。調線。當日便訪出有四五家。俱是絕色女子。馬雄
陸虎。本主張晚上三更後去。白縉偏說。今天該大開筆。天色尚早。何妨多訪幾家。也是他等
惡貫滿盈。那幾家婦女家門有德。不該受淫賊污辱。他等四人會齊之後。信步閒遊。不覺出
了北門。彼時北門外。最爲荒涼。馬雄道。諸位你看看我們晒盤子。晒到墳堆裏來了。快些往
回路走。先找地方吃晚飯罷。有這四五家。也夠我們快活的了。何必多跑無謂的路呢。況且
天也快黑了。就有好人。也不會出來了。言還未了。忽聽西面土堆。旁有兩個幼年男女說笑
的聲音道。大哥你看。兔子才捉到三個。天都黑了。我們快些回莊罷。回頭婆婆又要罵人了。
聲音柔脆。非常好聽。衆淫賊聞聲大喜。便朝前面望去。只見從土堆旁閃出一男一女。俱都
佩着一口短劍。手上提三隻野兔。年紀約在十六七歲。俱都長得粉妝玉琢。美麗非常。四淫
賊心大動。馬雄一個箭步。縱上前去。攔住去路。說道。你們兩個小乖乖。不要走了。跟我們去



享福去吧。言還未了。面上已中了那男孩一拳。打得馬雄頭眼直冒金星。差點沒有栽倒在地。不由心中大怒。罵道。好不識抬舉的乖乖。看老子取你狗命。言還未了。那一雙男女。俱都拔劍在手。馬雄也將隨身兵刃。取出迎敵。金光鼎陸虎白縉。也都上前助戰。誰想這兩個小孩。不但武藝超羣。身體靈便。還會打好幾樣暗器。見淫賊一擁而上。毫無懼色。不一會功夫。四淫賊已有兩個帶傷。馬雄中了那男孩一飛蝗石。陸虎中了那女子一枝袖箭。雖不是致命傷。却也疼痛非凡。金光鼎見勢不佳。跳過一旁。將劍光放起。這一雙男女。俱都識貨。喊一聲不好。將腳一頓。一縱倒退三五丈遠。撥轉頭。風馳電掣般。落荒逃走。那金光鼎。因要擒活的受用。收起劍光。緊緊追趕。打算追上再用劍光。逼他歸路。正趕之間。祇見前面站定一個絕色少年美女。估量是兩個小孩同黨。那裏放在心上。正待一擁齊上。祇見來人。並不動手。微微把肩膀一搖。便有一道青光飛起。金光鼎忙喊留神。已來不及。再看馬雄白縉。業已身首異處。陸虎因走在最後。得延殘喘。金光鼎見來人飛劍利害。也把劍光放出一青一黃。在空中對敵。那兩個少年男女。正慌不擇路的逃走。忽見敵人不來追趕。回頭看時。見一個女



子用一道青光。同敵人的黃光對敵。四個敵人。已死了兩個。心中大喜。重又回轉。那陸虎迷信金光鼎飛劍。還在夢想戰勝。擒那女子來淫樂報仇。他見金光鼎與那女子。都在神志專一。運用劍光。在旁看出便宜。正待施放暗器。這兩個幼年男女。業已趕到。脚一縱雙雙到了陸虎跟前。也不答言。兩人的劍一上一下。分心就刺。陸虎急忙持刀迎敵。不到兩個照面。被那男孩。一劍當胸刺過。陸虎屍橫就地。金光鼎見那一雙幼年男女回轉。已自作忙。又見陸虎喪命。微一分神。黃光便被青光擊為兩段。喊一聲不好。想逃命時。已自不及。青光攔腰一繞。把金光鼎腰斬兩截。這兩少年男女。見四淫賊俱已就戮。心中大喜。走將過來。朝着輕雲。深施一禮。道謝相助之德。輕雲見這一雙年少男女。長得丰神挺秀。骨格清奇。暗中贊賞。當下互通了姓名。原來那少年男女。是同胞兄妹。男的名叫張琪。女的名叫張瑤青。乃是西川大俠張人武的孫兒女。父母早已下世。只剩下祖母白氏在堂。也是明末有名的俠女。張琪兄妹。自幼受祖母的訓練。學就一身驚人本領。今天因為出來打野兔。遇見淫賊。若非輕雲相助。險遭不測。瑤青見輕雲年紀同他相仿。便學成劍術。好生歆羨。執意要請輕雲到家。



拜他爲師學習劍法。輕雲因自己年幼，不得師父允許，怎敢收徒。答應破了慈雲寺之後，替他二人介紹。這時邱林也從路旁僻靜處走了出來。大家又各互相介紹。邱林便對輕雲道：師妹你看這裏，雖是僻偏之地，但是這四具死屍，若不想法消滅，日後被人發現，豈不株連好人。輕雲道：師兄但放寬心，我自有道理。便從腰中取出一個瓶兒，倒出一些粉紅色的藥丸，彈在賊人腔子裏。說道：這個藥名爲萬豔消骨散，乃是玉清大師祕製之藥。我在觀中雖住日子不多，承大師朝夕指教，又送我這一瓶子藥，彈在死人身上，一時三刻，便化成一灘黃水，消滅形跡。再好不過。正說時，忽見前面一亮，便有一道金光。四人定睛一看，玉清大師已來到面前。朝着輕雲笑道：雲姑初次出馬，便替人間除害，真可喜可賀。邱林先跪謝得救之恩。輕雲領着張琪兄妹二人拜見玉清大師道：我不爲他們，我還不來。我適纔在棋盤峯經過，無意中偷聽得兩個異派中人，要往成都北門外張家場去收他兄妹二人爲徒。我料知他兄妹根基必定很好，我顧不得辦事，匆忙趕到張家場，見了他們祖老太太之後，纔知到不是外人。他令祖母便是追雲叟老前輩的姪曾孫女。後來聽說他兄妹出門打野，去



了我趕到此地。你已將四賊殺死。他兄妹二人根基頗好。學劍術原非難事。但須破了慈雲寺之後。替他們介紹罷。張琪兄妹。見玉清大師。一臉仙風道骨。又同自己外高祖父相熟。知道決非普通劍俠可比。他既垂青自己。豈肯失之交臂。互相使了個眼色。雙雙走將過來。跪在地下。執意非請大師收他爲徒。不肯起來。玉清大師道。二位快快請起。不是我不肯。因爲我生平未收過男弟子。所以要等破寺之後。見了衆道友。看你二人與誰有緣。便拜誰爲師。你二人何必急在一時呢。張琪兄妹見大師不肯。還是苦苦哀求不止。玉清大師見二人如此誠心。略一尋思。便對張琪說道。你二人既然如此向道心誠。我也正愁你二人回家。難免被異派劫騙去了。這麼辦。我先收你妹子爲徒。你呢。不妨先隨同我到觀中。我先教你吐納運氣之法。破寺之後。再向別位道友介紹便了。張琪兄妹。聞言大喜。又叩了幾個頭。起來垂手站立一旁。邱林病未痊愈。又在野外受了一點晚風。站了多時。不住的渾身抖戰。玉清大師忽對他說道。我祇願同他們說話。忘了你的病體。你要知道受毒已深。危在旦夕。我的藥力無非苟延殘喘而已。我今早出門。就爲是去尋靈藥與你解毒。救你性命。也是你吉人天



相。我在棋盤峯回轉時。路遇嵩山二老。矮叟朱老前輩。他有專破百毒的仙丹。比我尋得的勝強百倍。他也是往碧筠菴去。你要想活命。趁這天色昏黑之際。勉力施展你平生本領。飛跑。那怕多累。多難受。也不能在半路停留。緩氣。你祇連縱帶跳的。跑進碧筠菴。先讓你渾身死血活動一下。那時再得朱老前輩仙丹。便可活命。切記切記。我叫雲姑在後。暗中護送。便了。又對輕雲說。你送邱林兄。到了碧筠菴。你無須進去。可先回觀等我。我領他兄妹二人。去見他們老祖太太。說明一切情形。隨後就來。說罷。邱林便辭別衆人。也顧不得週身疼痛。眼目昏花。飛一般往前快跑。雖然累得氣喘噓噓。也不敢停留半步。到了碧筠菴。看那丈許的圍牆。估量自己還可縱得上去。便不走大門。咬緊牙關。捉着氣。越牆而過。輕雲見邱林。到了目的地。知己無礙。便自回轉。邱林進房以後。見許多位劍仙都在。頭昏眼花。也分不出誰是誰來。心中一喜。氣一懈怠。一個支持不住。暈倒在地。等到服了矮叟靈藥。經了些許時辰。才悠悠醒轉。覺得週身疼痛大減。當下坐起。謝了矮叟朱梅活命之恩。隨把慈雲寺情形。說了一遍。衆人聽完邱林報告之後。便問矮叟朱梅。有何高見。朱梅道。諸位不要害怕。緣袍老祖



的妖法。與俞德的紅砂。雖然利害。屆時自有降他的人。不過他既來到。早晚必要前來擾鬧一番。碧筠菴地址太小。又在城內。大家雖然能夠抵禦一陣。附近居民。難免妖法波及。再者小弟兄們。根行尚淺。一個支持不住。中了暗算。便不好施治。豈不是無謂的犧牲。如今事不宜遲。我們大眾。一齊往辟邪村玉清觀去。他那裏地方又大。遠在郊外山巖之中。一旦交起手來。也免殃及無辜。同時今晚請二位道友。先到慈雲寺去。同他們訂好決鬥日期。告訴他我們全在辟邪村玉清觀中。或是他們來。或是我們登門領教。順便觀察虛實。諸位意下如何。衆劍俠聞言。俱各點頭稱善。因爲醉道人輕車熟路。便推定他前去訂約。朱梅道。醉道友前去。再好不過。不過敵人。與我們結怨太深。他們又是一羣妖孽。不可理喻。此去非常危險。還須有一位本領超羣之人。去暗中策應才好。言還未了。一陣微風過處。忽聽一人說道。朱矮子。你看我去好麼。衆人定睛看時。面前站定一個矮胖道姑。粗眉大眼。方嘴高鼻。面如重棗。手中拿着九個連環。叮噹亂響。認出是落雁山愁鷹澗的頑石大師。俱各上前相見。這時朱梅已離坐上。指着頑石大師說道。你這塊頑石。也來湊熱鬧麼。你要肯陪醉道友去。那

真是太好不過。如今事不宜遲。你二位急速去吧。我同大眾到辟邪村靜候消息便了。說罷。醉道人和頑石大師。別了衆人。逕往慈雲寺而去。

第十四回

滿天星雨兩次破金蠶

徹地金光一番誅醜怪

這時法元智通俞德等。正同衆人陪着綠袍老祖。在大殿會商如何應敵。先前龍飛自邱林逃走後。本要約同綠袍老祖同俞德三人。各將練成的法寶。先往碧筠蒼去施展一番。殺一個頭陣。法元總盼曉月禪師到後。再作通盤計畫。好在幫手能人。俱都來了不少。慈雲寺已如銅牆鐵壁一般。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樂得等人到齊。把勢力養足。去獲一個全勝。龍飛性情暴躁。心中不以爲然。執意要先去探個虛實。當下約同俞德。帶了柳宗潛。前往碧筠蒼。剛走到武侯祠。便見前面白霧迷漫。籠罩里許方圓。簡直看不清碧筠蒼在那裏。可是身旁身後。仍是清朗朗地。疑是峨眉派的保障眼法兒。正要將九子母陰魂劍放出。往霧陣中穿去。忽然從來路上飛來萬朵金星。這時正在丑初。天昏月暗。分外鮮明。俞德一見大驚。忙喊





道兄仔細。一面說。一面把龍飛拉在道旁。從身上取出一個金圈。放出一道光華。將自己同龍飛圍繞在金光之中。龍飛便問何故。俞德忙叫禁聲。你只在旁細看靜動便了。二人眼看那萬朵金星。飛近俞龍二人身旁。好似那道光華。擋住他的去路。金星在空中。略一停頓。便從兩旁繞分開來。過了光圈。又復合一。龍飛耳中。但聽得一陣吱吱之音。好似春蠶食葉之聲一般。那萬道金星。合成一簇之後。更不遲慢。直往那一團白霧之中投去。在這一霎那當兒。忽見白霧當中。冒出千萬道紅絲。與那一簇金星。才一接觸。便聽見一陣極微細的哀鳴。那許多碰着紅絲的金星。紛紛墜地。好似正月裏放的花炮一般。落地無蹤。煞是好看。而後面未接觸着紅絲的半數金星。好似深通靈性。見事不祥。電掣一般。撥回頭。便往來路退去。那千萬道紅絲。好似白霧中。有人駕駛。也不追趕。仍就飛回霧中。把一個俞德。看了個目瞪口呆。朝着龍飛。低喊一聲風緊。快走。龍飛莫名其妙。還待問時。已被俞德駕起劍光。帶回來路。俞德到了慈雲寺前。面樹林。便停了下來。朝着龍飛說道。好險哪。龍飛便問。道才那是什麼東西。這樣害怕。俞德輕輕說道。起初我們看見那萬道金星。便是綠袍老祖費多年心血。



練就的百毒金蠶。這東西放將出來。專吃人的腦子。無論多利害劍仙。被他咬上一口。一個對時。准死無疑。適才金身羅漢。請大家等候。晚月禪師到後再說。我見綠袍老祖臉上。跟你一樣。好似很不以為然的樣子。果然他見我們走後。想在我們未到碧筠菴以前。將金蠶盡放出。咬死幾十個劍俠。顯一點奇蹟。與大家看。誰想人家早有防備。先將碧筠菴用濃霧封鎖。然後在暗中以逸待勞。放出來的那萬道紅絲。不知是什麼東西。居然會把金蠶制死大半。綠袍老祖這時心中不定有多難受。他為人心狠意毒。性情特別。不論親疎。翻臉不識人。我們回去。最好晚一點。裝作沒有看見這一回事。以防他羞惱成怒。拿我們出氣。傷了和氣。平白地又失去一個大幫手。我看碧筠菴。必有能人。況且我們虛實不知。易受暗算。今晚祇可作罷。率性等到明張旗鼓。殺一個夠本。殺多的是賺頭。再作報仇之計罷。龍飛聞言。將信將疑。經不住俞德苦勸。待了一會。方各駕劍光。回到寺中。見了衆人。還未及開言。綠袍老祖便厲聲問道。你二人此番前去。定未探出下落。可曾在路上。看見什麼沒有。俞德搶先答道。我二人記錯了路。耽誤了一些時間。後來找到碧筠菴時。只見一團濃霧。將他包圍。怎麼



設法也進不去。恐怕中了敵人暗算。便自回轉。並不曾看見什麼。綠袍老祖聞言。一聲怪笑。伸出兩隻細長手臂。如同烏爪一般。搖擺着耄耋大的腦袋。睜着一雙碧綠的眼睛。慢慢一步一步的走下座來。走到俞德跟前。突的一把。將俞德抓住。說道。你說實話。真當沒有聽見什麼嗎。聲比雷。號一般。衆人聽了。俱都毛髮森然。俞德面不改色的答道。我是毒龍尊者的門徒。從不會打誑語的。綠袍老祖。才慢慢撒開兩手。他這一抓。幾乎把俞德痛澈心肺。綠袍老祖。回頭看見龍飛。又是一聲怪笑。依舊一搖一擺。緩緩朝着龍飛走去。俞德身量高。正當在綠袍老祖身後。便搖作手勢。那個意思。是想叫龍飛快躲。龍飛也明白綠袍老祖要來問他。決非善意。正待想避開時。偏偏智通派來侍候大殿的一個兇僧頭目。名喚盤尾蝎了緣的。正端着一盤點心。後面跟着知客僧了一。端了一大盤水菓。一同進來。直往殿中走去。恰好走到綠袍老祖與龍飛中間。法元要打招呼。已來不及了緣。因在了一頭前。正與綠袍老祖碰頭。被綠袍老祖。一把撈在手中了緣。護痛手一鬆。噹的一聲。盤子摔爲粉碎。一大盤的肉包子。撒了個滿地亂滾。在這時候。衆人但聽一聲慘呼。再看了緣。已被綠袍老祖。一手將



蜀山劍俠傳 續集 第十四回

一六四

腸骨抓斷兩根。張開血盆大口。就着了緣軟腸下。一吸一呼。先將一顆心。呼在嘴內。咀嚼了兩下。隨後把嘴噙着了緣胸前。連呼帶咬。把滿肚鮮血。帶腸肝肚肺。吃了個盡淨。然後舉起緣尸體。朝龍飛打去。龍飛急忙避開。正要亮出九子母陰魂劍時。俞德連忙縱過。將他拉住道。老祖吃過人心。便不妨事了。再看緣袍老祖時。果然他吃完人血以後。眼皮直往下搭。微微露一絲綠光。好似吃醉酒一般。垂着雙手。慢慢回到座上。沉沉睡去。衆人雖然兇惡。何曾見過這般慘狀。尤其是雲母山女崑崙石玉珠。大不以爲然。若非估量自己實力不濟。幾乎放劍出去。將他斬首。知客僧了一也。覺寺中有這樣妖孽。大非吉兆。法元暗叫智通。把了緣尸首。拿去掩埋。心中也暗暗不樂。到了第二天。大家對緣袍老祖。由敬畏中。便起了一種厭惡之想。除法元外。誰也不敢同他接近說話。而緣袍老祖。反不提起前事。好似沒事人一般。俞龍二人見不追問。才放了心。到了晚間。又來兩個女同道。一個是百花女蘇蓮。一個是九尾天狐柳燕娘。俱都是有名的淫魔。利害的妖客。法元同大衆引見之後。因知緣袍老祖愛吃生肉。除盛設筵宴外。還具備了些活的牛羊。與他享用。晚飯後大家正升殿議事之際。



忽然一陣微風過處。殿上十來枝粗如兒臂的大蠟。不住的搖閃。燭光影裏。面前站定一個窮道士。赤足芒鞋。背上背着一個大紅葫蘆。斜插着一枝如意金鈎。衆人當中。多一半都認得來人。正是峨眉門下鼎鼎大名的醉道人。見他單身一人。來到這虎穴龍潭之中。不由暗暗佩服來人的胆量。法元正待開言。醉道人業已朝大衆。施了一禮。說道。衆位道友在上。貧道奉本派教祖。和三仙二老之命。前來有話請教。不知那位是此中領袖。何妨請出一談。法元聞言。立起身來。厲聲說道。我等現在領袖。乃是綠袍老祖。不過他是此間貴客。不值得與你這後生小輩接談。你有什麼話。祇管當衆講來。稍有不合理處。祇怕你來時容易。去時難。有些難逃公道。醉道人哈哈大笑。昔日太乙混元祖師。創立貴派。雖然門下類品不齊。本人尚不失修道人身份。他因誤信惡徒周中匯之言。多行不義。輕動無名。以致身敗名裂。誰想他死後。門下弟子。益加橫行不法。真淫殺搶。視爲家常便飯。把昔日教規。付於流水。除掉幾位潔身自好者。改邪歸正外。有的投身異端。甘爲妖邪。有的認賊作親。仗勢橫行。我峨眉派。扶善除惡。爲世人除害。難容爾等胡作非爲。現在三仙二老。同本派道友。均已前往辟



邪村玉清觀。明年正月十五夜間。或是貴派前去。或是我等登門領教。決一個最後存亡。且看還是邪存。還是正勝。諸位如有本領。祇管到十五晚上。一決雌雄。貧道此來。赤手空拳。乃是一客人。諸位聲勢洶洶何來。言還未了。衆中惱了秦朗俞德龍飛等。各將法寶取出。正將施放。醉道人故作不知。仍舊談笑自如。並不把衆人放在心上。法元雖然怒在心頭。到底覺得醉道人。孤身一人。勝之不武。忙使眼色。止住衆人道。你也不必以口舌取勝。好在爲日不久。就可見最後分曉。明年正月十五。我們准到辟邪村領教便了。醉道人答道。如此甚好。貧道言語莽撞。幸勿見怪。俺去也。說罷施了一禮。正要轉身。忽聽殿當中一聲怪笑。說道。來人慢退。醉道人未曾進來時。早已留心。看見綠袍老祖居中高坐。此時見他發話攔阻。故作不知。問道。這位是誰。恕我眼拙。不曾看見。綠袍老祖聞言。又是一聲極難聽的怪笑。搖擺着大腦袋。伸出兩隻細長鳥爪。從座位上。慢慢策將下來。衆人知道醉道人難逃毒手。俱都睜着大眼。看個動靜。法元心中。雖不願意綠袍老祖去傷來使。但因他性情特別古怪。無法攔阻。又恨醉道人言語猖狂。也就惟有聽之。不過醉道人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便暗使眼色。叫衆



人準備。那綠袍老祖。還未走到醉道人身旁。祇見一道匹練似的金光飛進殿來。便聽一人說道。醉道友。這般妖孽。不可理喻。話已說完。還不走。等待何時。衆人情知來了幫手。那道金光來去迅速非常。這一霎那間。看殿上。醉道人已不知去向。衆人便要追趕。綠袍老祖一聲長嘯。從腰中抓了一把東西。望空中灑去。法元俞德忙喊衆人快收回劍光法寶。由老祖一人施爲。衆人用目看時。祇見綠袍老祖。手放處。便有萬朵金星。萬花筒一般。電也似疾。飛去空中。接着綠袍老祖。將足一頓。無影無蹤。俞德龍飛秦朗三人。便飛往空中看時。祇見最前面。一道青光。飛也似的逃走。後面這萬朵金星。雲馳電掣的追趕。看看已離青光不遠。忽見萬朵金星後面。飛起萬道紅絲。比金星還快。一展眼間。便已追上。那萬朵金星。好似遇見勁敵。想要逃回。後路已被紅絲截斷。在空中路一停頓。萬道紅絲。與萬朵金星。碰個正着。但聽一陣吱吱亂叫之聲。那萬朵金星。如同隕星落雨一般。紛紛墜下地來。接着便是一聲怪嘯。四面鬼哭神號。聲音淒厲。愁雲密布。慘霧紛紛。俞德喊一聲不好。諸位快降下地來。切莫亂動。一面將圈兒放起。化成畝大光華。將來衆人圍繞在內。祇見地面上千萬朵綠火。漸漸往



中央聚成一叢。綠火越聚越高。忽地分散開來。綠火光中。現出綠袍老祖。拷佬大一張怪臉。映着綠火。好不難看。綠袍老祖環身以後。便從身上。取出一個白紙襠兒。上方繪就七個骷髏。七個赤身露體的魔女。才一振動。俞德三人。便覺頭目昏眩。非常難過。綠袍老祖正待將襠連搖。忽地一團丈許方圓的五彩光華。往襠上打到。將襠打成兩截。那五彩光華。也同時消滅。接着一道匹練似的金光。從空降下。圍着綠袍老祖。繞一繞。便將綠袍老祖。分爲兩段。金光也便自回轉。倏的又見東北方飛起一溜綠火。飛向老祖身前。疾若閃電。投向西南方而去。這一幕活電影。把三人看了個目定口呆。俞德知事不祥。喊一聲快走。收起圈兒。不由分說。拖了秦龍二人。飛回慈雲寺而去。這裏再說醉道人。見綠袍老祖。搖擺着往自己身旁走來。便知不好。正準備迎敵時。忽被一道金光引出。剛剛出了寺門。便聽那人說道。醉道友。你快往回路誘敵。待我與頑石大師。除此妖孽。醉道人即便答應。回道看那人時。祇見此人。身若十一二歲幼童。穿着一泉鵝黃短衣。項下一個金圈。赤着一面粉嫩的白足。活像觀音菩薩座前的善才童子。並非峨眉本派中人。看去非常面熟。却是素昧平生。好生驚奇。這時



後面綠袍老祖，已將金蠶放出。那人祇顧催醉道人快走。醉道人也不及請問來人姓名，便駕起劍光，往前逃走。偶然回頭看後面追的萬點金星，發出唧唧之聲，漫天蓋地而來。知是金蠶盡，暗忖驚心。看看被那些金蠶追上，忽見蠶後面，又飛出千萬道紅絲，把金蠶消滅了個淨盡。便回轉劍光，來看動靜。祇見一道金光過處，將綠袍老祖分為兩段。知是那人所為，心中大喜。急忙走近前看時，祇見地下倒着綠袍老祖的下半截屍身。上半截人頭，已不知去向。將才用金光救自己出險的那人，同頑石大師正在說話。頑石大師一見醉道人回轉，便迎上前來說道：「醉道友，快來拜見。這位老前輩，便是雲南雄獅嶺，長春岩無憂洞內極樂童子李老前輩。這次若非老前輩大發慈悲，這綠袍老祖妖孽的金蠶，怕不知道要傷若干萬數生靈。而我們也不知有多少同道，要遭大劫呢。祇是我多年煉就，全仗他成名的一塊五雲石，深深被孽障斷送了。醉道人聞言，才知這人便是當年青城派鼻祖極樂真人李靜虛。昔日陪侍長眉真人，曾經見過。怪不得面熟。比時真人劍術自成一家，與峨眉派鼻祖長眉真人，不相上下。因為收錯了兩個徒弟，胡作非為，犯了教規，他却不像混元祖師那樣庇



徒護惡。親自出來整頓門戶。把惡徒擒回青城。遍請各位劍仙到場。按家法處治。從此無意收徒傳道。退隱到雲南雄獅嶺長春巖無愛洞。靜參玄宗數十年功夫。悟澈上乘。煉成嬰兒。脫去軀殼。成了散仙。從此便自號極樂童子。本想在洞中。一意精進。上升仙闕。一來外功未滿。二來青城派劍法。尚無傳人。終覺可惜。打算物色一位真正根基深厚。心端正的人。承繼道統。那日偶遇玄真子。談起各派情形。知到不久各派劍俠在成都。有一場惡鬥。便來到成都。想到他們兩下住處。都去觀察一番。順便看看有無良緣者在內。他剛到慈雲寺。便見綠袍老祖。居中高坐。卽此一端。已分別出兩家邪正。剛離慈雲寺。又遇見神尼傻曇。說綠袍老祖妖法利害。知道真人有練就三萬六千根乾坤針。請他相助一臂之力。真人因不願偏袒一方。祇答應除去綠袍老祖。代世人除害。先算就綠袍老祖。要金蠶放出來害人。先將碧筠庵。用霧封鎖。後來從霧中放出乾坤針。將金蠶除了一小半。知道綠袍老祖。決不甘心。便在暗中監視。今晚見醉道人冒險入寺。又見頑石大師。跟在後面。便上前去相見。他叫頑石大師藏在暗處。聽他招呼。再行動手。然後進去將醉道人救出。叫他逃走誘敵。他後面用乾



坤針去殺金蠶。以防逃走。而絕後患。後來綠袍老祖展動玄牝。頑石大師知道利害。便想乘其不備。從暗中用五雲石。將他打死。誰想禱却被他打折。五雲石受妖禱污穢。也同歸於盡。真成了一塊頑石。把多年心血。付於一旦。好不可惜。醉道人拜見真人之後。又謝了相助之德。真人道。爲世除害。乃是分內之事。這到無須客氣。不過這妖孽練就一粒玄陰珠。藏在後腦之中。適才不及施放。便被我將他斬死。被一個斷臂的妖人。連頭偷了逃走。必定拿去。爲禍世間。我做事向來全始全終。難免又惹下許多麻煩了。醉道人聽罷真人之言。便恭恭敬敬的。請真人駕臨辟邪村去。相助破慈雲寺。真人道。你們各派比劍。雖有邪正之分。究竟非妖人可比。我當初曾因收徒不良。引爲深憾。怎好意思。代死去的。『指混元祖師』朋友。整頓門戶。況且他們很少出類拔萃之人。能同你們抵敵。這個我萬不能奉陪。醉道人不敢勉強。便請真人駕到辟邪村小坐一會。好讓一班後輩。瞻仰金容。真人也本想着看峨眉新進中。報行如何。答應同去。到了辟邪村。朱梅早已聽人說遠遠半空中。滿天金星。同萬道紅線相鬥。出來看時。已認出是真人的乾坤針。正破金蠶。便回來追呼衆人。迎上前去。才離觀

門不遠。便見醉道人和頑石大師。陪着真人駕到。當下接了進去。真人遍觀峨眉門下。果然有不少根行深厚之人在內。尤以周輕雲和金蟬爲最好。但是一個是餐霞大師愛徒。一個是齊漱溟前生愛子。俱與他無緣。知道峨眉派門戶。將來一定能夠發揚光大。好生贊賞。愈加動了覓一個佳材。以傳衣鉢之想。不願見各派劍仙。自相殘殺。坐了一會。便要走。衆人挽留不住。祇得隨送出了觀門。真人袍袖一展。一道金光。宛如長虹。照得全村通明。起在空中。便自不見。矮叟朱梅。向不服人。自問也望塵不及。其餘衆人。更是佩服不置。

第十五回

秘笈誤良朋三世重逢始結師生完夙孽
寒月森劍氣四俠修蓋印施身手探慈雲

衆人回觀之後。醉道人把前事說了一遍。又說自己業經擅作主張。與他們訂下十五之約。他們人雖衆多。看不出有什麼特別人物在內。不知他們所請的人。到齊沒有。矮叟朱梅道。那裏會到齊。如今來的。差不多俱是無名之輩。那利害的。如許飛娘。曉月禪師。毒龍尊者。俱都還未露面呢。衆人談了一會。便議定由玉清大師。醉道人。頑石大師。髯仙李元化四人分





班每日前往慈雲寺。探看虛實。轉眼光陰。便到了正月初五。雙方陸續又來了不少幫手。辟邪村玉清觀來的是。餐霞大師弟子空。吳文琪。同女神童朱梅。東海三仙。玄真子的大弟子諸葛警我。苦行頭陀的大弟子笑和尚。神尼優曇的大弟子素因等。慈雲寺那邊來的是。許飛娘。門徒三眼。紅蛇。薛蟒。曉月禪師的兩個門徒。通臂神猿。鹿清。病維摩。朱洪。武當山金霞洞。明珠禪師。飛來峯鐵鐘道人等。許飛娘因有特別緣因。不能前來。曉月禪師。日內准到。法元聞訊之後。稍放寬心。到了初九那一天。追雲叟白谷逸。才到了辟邪村。衆人上前。分別拜見之後。追雲叟又謝了矮叟朱梅先到之情。隨後便問素因與玉清大師。令師神尼優曇。如何不肯光降。素因答道。家師說此番比試。不過小試其端。有諸位老前輩。同衆道友。已儘夠施爲。家師無加入的必要。如果華山烈火禪師。忘了誓言。西藏毒龍尊者。前來助紂爲虐時。家師再出場不晚。但是家師已着人去下過警告。諒他們也決不敢輕舉妄動了。追雲叟聞言道。烈火毒龍。兩個孽障。接着神尼警告。當然不敢前來。我們到省却了不少的事。許飛娘想必也是受了餐霞大師的監視。不過這到底不是根本辦法。我向來主張除惡務盡。



這種惡人，決沒有洗心革面的那一天。倒不如等他們一齊前來，一網打盡的好。說罷，女神童朱梅，忽然走將過來，朝着追雲叟跪了下去。隨着將手中一封書信呈上，起來侍立一旁。追雲叟接過餐霞大師書信，看了一遍，點了點頭，朝着矮叟朱梅說道：「朱道友，這是餐霞大師來的信。他說這次教他兩個門徒，到成都參加破慈雲寺，一來為的是讓他們增長閱歷，二來為的是好同先後幾輩道友見見，而異日積外功時，彼此有個照應。三來他門徒女神童朱梅，在幼小時，原是你送去，託餐霞大師教養。比時他才兩歲，餐霞大師要你起名，你回說就叫他朱梅罷。說完就走了。於是變成和你同名同姓，你何以要讓他與你同名，以及你二人經過因果，我已盡知，所以托我給你二人，將惡因化解，並把他的名字改過，以免稱呼上下不方便。你看好麼？」矮叟朱梅面帶喜容道：「這有什麼不好？我當初原是無心之失，不意糾纏三世，我渡他兩次，他兩次與我為仇，直到他這一世，幸喜他轉劫為女，我才將他送歸餐霞門下。如今你同餐霞替我化解這層孽冤，我正求之不得呢。這一番話，眾人當中，只有二三人明白。連女神童朱梅本人也莫名其妙。不過他在山中，久聞三仙二老之名，並且知



道二老中。有一個與他同名同姓。不知怎的。日前見了矮叟朱梅以後。心中無端起了萬般惡厭。此人之想。自己也不知什麼原故。現在聽追雲叟說了這一番話。估量其中定有前因。又不敢問。儘是胡猜亂想。忽聽追雲叟道。人孰無過。我輩宅心光明。無事不可對人言。待我把這事起因說了罷。在百數十年前。矮叟朱梅朱道友。同女神童朱梅的前身。名叫文瑾。乃是同窗好友。幼年同投蘿科。因見明末奸臣當道。無意作官。二人雙雙同赴峨眉。求師學道。得遇峨眉派鼻祖。長眉真人的師弟水晶子。收歸門下。三年光陰。道行大進。同時師父水晶子也兵解成仙。有一天二人分途往山中採藥。被文道友在一個石壁內。發現了一部瑯環祕笈。其中畫是吐納飛升之術。文道友便拿將回來。與朱道友一同練習。練了三年功夫。俱都將嬰兒煉成。脫離軀殼。出來遊戲。山中歲月。到也逍遙自在。比時文道友生得非常矮小。朱道友却是一表非凡。道家剛把嬰兒煉成形時。對於自己的軀殼。保護最爲妥緊。起初他二人很謹慎。總是一個元神出遊。一個看守門戶。替換着看守門戶。後來胆子越來越大。常有同時元神出遊的時候。不過照例都是先將軀殼安置在一個嚴密穩妥的山洞之中。



也是文道友不該跟朱道友開玩笑。他說那瑯環祕笈。乃是上下兩卷。他拿來公諸同好的。祇是第一卷。第二卷非要朱道友拜他爲師。不肯拿出來。朱道友向道心誠不住的央求。也承認拜文道友爲師。文道友原是一句玩笑話。如何拿得出第二卷來。朱道友却認爲是文道友成心想獨得玄祕。二人漸漸發生意見。後來朱道友定下一計。趁文道友元神出遊之時。他也將元神出竅。把自己軀殼。先隱在山後一個山洞之中。自己元神。却去佔了文道友的軀殼。打算借此挾制。好使文道友將第二卷瑯環祕笈。獻了出來。等到文道友回來。見自己軀殼。被朱道友所佔。向他理論。朱道友果然藉此挾制。非教他獻出原書不可。等到文道友賭神罰咒。辨證明白。朱道友也打算讓還文道友軀殼時。已不能夠了。原來借用他人軀殼。非功行煉得極深厚。絕不能來去自如。這一下。文道友固然嚇了個胆落魂飛。朱道友也開了個惶恐無地。彼此埋怨一陣。也是無用。還是朱道友想起。雙方將軀殼掉換。等到道成以後。再行還原。這個法子同打算。原本不錯。等到去尋朱道友本身軀殼時。誰想因爲藏的時候。荒疏了一點。被野獸鑽了進去。吃得祇剩一些屍骨。文道友以爲朱道友是存心謀害。



誓不與朱道友干休。但是自身僅是一個剛鍊成形的嬰兒。奈何他不得。每日元神在空中飄蕩。到晚來依草附木。口口聲聲喊朱道友還他的軀殼。山中高寒。幾次差一點被罡風吹化。朱道友雖然後悔得萬分。但也是愛莫能助。日日聽着文道友哀鳴。良心上受刺激不過。正打算碰死在峨眉山上。以身殉友。恰好長眉真人走過。將文道友元神帶往山下。找一個新死的農夫。拍了進去。朱道友聽了這個消息。便將他接引上山。日夕同在一處用功。巨耐那農夫本質淺薄。後天太鈍。不能精進。並且記恨前仇。屢次與朱道友拚命爲難。想取朱道友的性命。俱被朱道友逃過。他氣忿不過。跳入捨身岩下而死。又過了數十年。朱道友收了一個得意門徒。相貌與文道友。生前無二。愛屋及烏。因此格外盡心傳授。誰想這人心懷不善。學成之後。竟然去行刺朱道友。那時朱道友已練得超神入化。那人行刺未成。便被朱道友元神所斬。等到他死後。又遇見長眉真人。才知果然是文道友投生。朱道友後悔。已自不及。又隔了若干年。朱道友在重慶市上。看見一雙乞兒夫婦。倒斃路側。旁邊有一個兩歲女孩。長得與文道友。絲毫無二。這時朱道友。已能前知。便算出果是他三次人身。當時原想將他



帶回山中撫養。又鑒於前次。接二連三的報復不休。將來難免麻煩。欲待不管。一來良心上問不過去。二來見這女孩。生就仙骨。資稟過人。如被異教中人收了去。同自己冤冤相報。還是小事。倘或一個走入歧途。爲禍世間。豈非孽由己造。自己生平。從未收過女徒弟。爲難了好一會。才想起黃山餐霞大師。當下便買了兩口棺木。將女孩父母成殮。將這女孩。帶往黃山。拜託餐霞大師撫養教育。餐霞大師。見這女孩根基厚。頗爲喜歡。當下便點頭應允。那女孩因在路上。受了風寒感冒。頭上有些發熱。朱道友的丹藥。本來靈異。便取了一粒。與那女孩調服。那女孩服了朱道友靈藥之後。不消片刻。便神智清醒過來。居然啞啞學語。眉目又非常靈秀。餐霞大師與朱道友。俱各歡喜非常。朱道友見那女孩可愛。便用手撫弄。誰想那女孩前因未昧。一眼認清朱道友面目。惡狠狠睜着兩隻眼。舉起兩隻小手。便往朱道友臉上一抓。竟自氣暈過去。朱道友知他懷怨已深。自己雖用許多苦心。難於解脫。不由得嘆了口氣。回身便走。餐霞大師。因這女孩沒有名字。忙將朱道友喚轉。叫他與女孩取名。朱道友爲紀念前因起見。又不知那女孩生身父母名姓。便說就叫他朱梅罷。說完走了。直到今日。



才與這女孩二次見面。這便是女神童朱梅。與朱道友的一段因果。這女神童朱梅。因今年在九華山去誅毒蟒。誤中了白骨箭。得服肉芝之後。把她生來惡根業已化除淨盡。雖然異日決不會再發生什麼舉動。但是你們兩下俱都應當由我把話說明。因為峨眉派轉眼門戶不大。女神童朱梅。是後輩中最優良的弟子。他的險難也太多。很有仰仗朱道友相助的時候。我既受餐霞大師委託。與你們兩家化解。依我之見。莫如朱道友破一回例。收這女神童為記名弟子。以後如遇危險。朱道友責無旁貸。努力扶她往上。把昔日同門之好。變為師生之誼。把他的名字也改過來。以便稱呼。了解這一重公案。豈不兩全其美。矮叟朱梅聞言。微笑不語。那女神童朱梅。這才恍然大悟。聽到前身傷心處。不由掉下兩行珠淚來。直到追雲叟把話說完。他自服了肉芝之後。久已矜平燥釋。再加餐霞大師。日常訓導之力。心地空靈已極。平日常聽師父說。自己根行甚厚。異日必望大成。但是多災多難。師父三十年內。便要飛昇。巴不得有這一個永遠保鏢的。時常照護於他。見追雲叟要叫她拜矮叟朱梅為師。這種莫大良機。豈肯失之交臂。一時福至心靈。便不等招呼。竟自走了過來。朝着追雲叟與



蜀山劍俠傳續集 第十五回

一八〇

朱梅二人雙膝跪下。口稱師父在上。受弟子一拜。矮叟朱梅見她跪倒。想起前因。不覺淚下。也不像往日滑稽狀態。竟自恭恭敬敬站起。用手相摻。說道。你快快起來。我昔日原是無心之失。適才你也聽師伯說個明白。你我昔為同門。今為師生。自比尋常弟子不同。此後祇要你不犯教規。凡我力量所能及者。無不盡力而為。你的名字。本可不改。因不好稱呼。你前身原姓文。我看你就叫朱文罷。我除你一人外。並無女弟子。你以後仍在黃山修鍊。我隨時當親往傳授我平生所學。說罷。從懷中取出一面三寸許方圓的銅鏡。說道。這面鏡子。名喚天遁。你拜師一場。我無他傳授。特把來賜與了你。有此一面鏡子。如遇利害敵人。取將出來。按照口訣行事。便有五色光華。無論多麼利害劍光法寶。被鏡光一照。便失其效用。同時敵人便看不見你存身之處。此乃五千年前。廣成子煉魔之寶。我為此寶。尋了三十年。才得發現。你須要好生保存。不可大意。過一日。我再將口訣傳授於你。女神童朱梅跪接寶鏡以後。又謝了師父賜名之恩。小輩劍俠中。俱都代女神童朱梅。歆羨這一番異數。彼此又互賀了一回。從此女神童朱梅。便改名朱文不提。追雲叟與矮叟朱梅率領眾劍俠。在辟邪村玉清觀。



又住了數日。不覺已是燈節期近。到了十三日下午。醉道人回來。報道。後日便是十五。他們那裏所請的主要人物。如曉月禪師。毒龍尊者。烈火祖師。萬妙仙姑。許飛娘等。俱都一個未到。不解何故。追雲叟聞言。尋思了一會。仍囑付他們四人。隨時留意打探。不可輕啟妄動。這時候。最難受的是小一輩的劍俠。初來時。以爲一到。便要與慈雲寺一千人。分個高下。一個個興高彩烈。誰想到了成都。一住已有二十天。不見動靜。每日隨侍各位老前輩。在玉清觀中。行動言語。俱受拘束。反不如山中。自由自在。金蟬性質最爲活潑淘氣。估量就是到了十五。有衆位老前輩在場。自己又有姊姊管束。未必肯讓他出去。與人對敵。臨來時。母親賜給一對鴛鴦霹靂劍。恨不能擇個地方。去開個利市。無奈單線不成線。孤木不成林。打算約請兩個幫手。偷偷前往慈雲寺去。殺掉兩個妖人。回來出出風頭。姊姊靈雲。又寸步不離。難以進行。好生焦悶。偏巧這日。醉道人奉命走後。齊靈雲因女神童朱文。約他下棋。靈雲便要金蟬前去觀陣。金蟬假作應允。等到齊朱二人。用神不分的時候。偷偷溜了出來。小弟兄中。他同周輕雲。孫南。張琪兄妹。苦行頭陀的大弟子笑和尚。最說得來。他因張琪兄妹年幼。劍術



未成。不便約人家涉險。先去找着了輕雲孫南。又對笑和尚。使了個眼色。四人一同走到觀後竹園中。各自尋了一塊石頭坐下。輕雲笑和尚。便問他相邀何事。金蟬道。我到此最早。轉眼快一月了。起初原想到此就同敵人斯殺。誰想直到現在。並未比武動手。每日住在觀中。好不氣悶死人。我看到了十五那日。有諸位老前輩在場。未必有我們的事做。適才聽醉師叔說。他們那邊利害一些的一個未來。現在所剩的。盡是一些飯桶。這豈不是我等立功機會。我本想約朱文姊姊同去。他起初和我感情再好不過。也曾經幫過我的大忙。自從斬罷妖蛇。身體復元之後。竟變成大人了。原跟我姊姊學了一身道學氣。也不和我玩了。我若找他同往慈雲寺。他不但不去。恐怕還要告訴姊姊。我想我跟三位師兄姊姊。最莫逆。情願把功勞分給你們三位一半。今晚三更時分。同往慈雲寺。趁他們利害的人未到以前。殺一個落花流水。豈不快活煞人。不知你們四位。意下如何。孫南知道事情非同小可。以追雲史那大法力。尚主持重。這樣大事。豈是幾個小孩子所能辦的。但是他知道金蟬小孩脾氣。不敢駁回。祇拿眼望着別人。不發一言。輕雲天資穎異。在餐霞大師門下。入門雖淺。功夫最深。新



近又跟玉清大師學了許多法術。藝高人膽大。雖然覺得事情太險。但去否都可。並不堅持一面。那笑和尚本是書中一個主要人物。他的出身甚奇。留待後叙。年才十四五歲。爲苦行頭陀。生平唯一弟子。五歲從師。練就一身驚人藝業。性情也和金蟬差不多。長就一個圓臉。肥肥胖胖。終日笑嘻嘻。帶着一團憨氣。可是他胆子却生來異乎尋常之大。再加以苦行頭陀。輕意未收過徒弟。因他生有異質。便不惜把自己衣鉢。盡心傳授。平日又多所獎借。此次奉命前來到場。曾有信與二老。說他可以隨意聽候調遣。那意思就說他均可勝任。他本領大心大。自然是巴不得去闖個禍玩玩。他聽完了金蟬之言。見孫南周輕雲。俱不發言。便站起身來。說道。金蟬師弟所說。正合我意。但不知孫師兄周師姊。意下如何。輕雲本是無可無不可。見笑和尚小小年紀。這般奮勇。怎肯示弱。當下也點頭應允。孫南見二人贊同。便也不好意思反對。又商量了一會。定下三更時分。一同前往。金蟬又叫笑和尚到時。故意約自己同榻夜話。以免靈靈疑心攔阻。不叫他去。四人剛把話說完。齊靈雲。朱文。吳文琪。三人一起。又說又笑。並肩走入後園。見他四人在這裏。靈雲便上前問金蟬道。怎麼你不去看下棋。



就溜走了。跑到這後園作甚。你打算要淘氣。可不成。金蟬聞言。冷笑道。怎麼你找朋友玩。就不許我找朋友玩。適纔我要看笑師兄的劍法。同他來到後園。一會功夫。孫師兄同周師姊。也先後來到。我們互談自己山中景緻。難道說這也有不是嗎。靈雲正要回答。吳文琪連忙解勸道。你們姊弟見面就要拌嘴。金蟬師弟也愛淘氣。無怪要姊姊操心。不過小弟兄見面親熱也是常情。管他則甚。靈雲道。師姊你不知道。這孩子祇要跟人在一起。他就要犯小孩子的脾氣。胡出主意。無事生非。闖出禍來。我可不管了。金蟬道。一人做事一人當。誰要你管。說完不等靈雲發言。竟自走去。靈雲過來。剛要問笑和尚。金蟬與他說些什麼。笑和尚生平從不會說假話。也不答應。把大嘴咧着。哈哈一聲狂笑。圓腦袋朝着衆人一恍。無影無踪。

第十六回

小靈猴僧舍宣淫

女崑崙密室被困

衆人見他這般滑稽神氣。俱都好笑。孫周二人也怕靈雲追問。俱各託故走開。靈雲越加疑心。金蟬做有文章。知道問他們也不說。祇得作罷。雖然起疑。還沒料到當晚就要出事。他同



朱文、吳文、琪三人，又密談了一會，各自在月光底下散去。靈雲回到前殿，看見金蟬和笑和尚二人，並肩坐在殿前石階上，又說又笑，非常高興。看去不像有什麼舉動的樣子。金蟬早已瞥見靈雲走來，故意把聲音放高一點，說道：「這是斬那妖蛇的頭一晚上的事情。下餘的回頭再說罷。」猛回頭看見靈雲，便迎上前來說道：「笑師兄，要叫我說九華誅妖蛇的故事。今晚我要和笑師兄同榻夜話，功課我不做了。姊姊獨自回房去吧。」靈雲心中有事，也巴不得金蟬有此一舉，當下點頭答應。且先不回房，輕輕走到東廂房一視，祇見坐了一屋子的人，俱都是晚輩師兄弟姊妹。在那裏聽周淳講些江湖上的故事。大家聚精會神，在那裏聽，好不熱鬧。靈雲便不進去，又從東偏月亮門穿過，去到玉清大師房門跟前，正趕上大師在與張琪兄妹講演內功，不便進去打擾，正要回轉，忽地大師喚道：「靈姑，爲何過門不入？何不進來坐坐。」靈雲聞言，便走了進去，還未開言，大師便道：「昔年我未改邪歸正以前，曾經錄了幾樣法寶，當初若非老伯母妙一夫人再三說情，家師怎肯收容。如何能歸正果，此恩此德，沒齒不忘。如今此寶留我這裏，並無用處。峨眉光大門戶，全仗後起的三英二雲，輕靈師妹來。」



在此多日。我也曾送了一兩件防身之物。靈姑近日紅光直透華蓋。吉凶應在片刻。我這裏有一件防身法寶。專能抵禦外教中邪法。特把來送贈與你。些些微物。不成敬意。請你笑納吧。說罷。從腰間取出一個用絲織成的網子。細軟光滑。薄如蟬翼。遞在靈雲手中。說道。此寶名爲烏雲神鮫網。用鮫絲織成。能大能小。如遇妖術邪法。不能抵敵。取出來放將出去。便有詭詐方圓。將自己籠罩。不致受人侵害。還可以用來收取敵人的法寶。有無窮妙用。天已不早。你如有約會。請便吧。靈雲聞言。暗自服他有先知之明。當下也不便深說。連忙接過。道謝走出。想去尋輕雲再談一會。這時已是三更左近。遍找輕雲不見。西廂房內燈光下。照見房內有兩個人影子。估量是笑和尚與金蟬在那裏談天。便放了寬心。率性不去驚動他們。又走回上房窗下看時。祇見坐了一屋子的前輩劍仙。俱各在盤膝養神。作那吐納的功夫。靈雲見無甚事。便自尋找朱文與吳文琪去了。話說金蟬用詐語。瞞過了姊姊。見靈雲走後。拉了笑和尚。溜到觀外樹林之中。將手掌輕輕拍了兩下。祇見樹林內輕雲孫南二人。走將出來。四人聚齊之後。便商量如何進行。輕雲孫南總覺金蟬年幼。不肯讓他獨當一面。當下便



派笑和尚同孫南作第一撥。到了慈雲寺。見機行事。自己同金蟬作第二撥。從後接應。笑和尚道。慢來慢來。我同金蟬師弟。早已約定。我同他打頭陣。我雖然說了不準贏。至少限度。總不會叫金蟬師弟。受着敵人的侵害。至於你們二人。如何上前。那就不與我們相干了。輕雲孫南。見笑和尚那般狂妄。好生不以為然。輕雲才待說話。笑和尚一手拉着金蟬。大腦袋一恍。說一聲慈雲寺。見頓時無影無踪。他這一種走法。正是苦行頭陀。無形劍真傳。輕雲孫南。那知其中奧妙。又好氣。又好笑。知道慈雲寺能人衆多。此去非常危險。欲待不去。又不像話。好生爲難。依了孫南。便要回轉。稟明追雲叟朱梅等諸位前輩劍俠。率性大舉。輕雲年少氣盛。終覺不大光鮮。況且要報告。不應該在他二人走後。商量一陣。仍就決定前往。當下二人也駕起劍光。跟踪而去。二人剛走不多一會。樹旁石後。轉出一位相貌清癯的禪師。口中說道。這一千年輕的孽障。我如不來。看你們今晚。怎生得了。話言未了。忽見玉清觀內。又飛出青白三道劍光。到樹林中落下。看出是三個女子。祇見一個年長一點的說道。且喜今晚我兄弟不曾知道。朱賢妹與吳賢妹。一個在我左邊。一個在我右邊。如果妖法利害。可速奔中



央。我這裏有護身之寶。千萬不要亂了方向。天已不早。我們快走吧。說罷。三人駕起劍光。逕往慈雲寺而去。三人走後。這位禪師。重又現身出來。暗想無怪玄真子說。峨嵋門戶。轉眼光大。這後輩中。怎麼盡是些根行深厚之人。不過他們這般胆大妄為。難道二老就一些不知嗎。且不去管他。等我暗中跟去。助他們脫險便了。當下把身形一扭。也駕起無形劍光。直往慈雲寺而去。且說慈雲寺內。法元智通俞德等。自從綠袍老祖死後。越發感覺到峨嵋派聲勢浩大。能人衆多。非同小可。偏偏所盼望的幾個救星。一個俱未到來。明知眼前一千人。決非峨嵋敵手。心中暗暗着急。就連龍飛也覺着敵人不可輕侮。不似出來時那般趾高氣揚。目空一切了。似這樣朝夕盼望救兵。直到十三下午。還沒有動手。法元還好一點。把一個智通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不由的命手下。一千凶僧。到外面去迎候來賓。也無心腸去想淫樂。鎮日短嘆長吁。明知十五將到。少有差池。自己若干年的心血。創就的鐵壁銅牆似的慈雲寺。就要化爲烏有。起初尚怕峨嵋派前來擾鬧。晝夜分班嚴防。過了十餘天。都無動靜。知道十五以前。不會前來。漸漸鬆懈下來。寺中所來的這些人。有一多半是許飛娘輾轉請



託來的。除了法元和女崑崙石玉珠外，差不多俱都是些淫魔色鬼。又加上後來的百花女蘇蓮、九尾天狐、柳燕娘，兩個女淫魔，尤其是特別妖淫。彼此眉挑目逗，你誘我引，有時公然在禪房中，白晝宣淫，簡直不成話說。那智通的心，愛人兒楊花，本是智通俞德的禁鸞。因在用人之際，率性把密室所藏的歌姬舞女，連楊花都取出來，公諸同好。好好一座慈雲寺，活生生變成了一個無遮會場。法元雖然輩分較尊，覺得不像話，也沒法子干涉，祇得一任衆人胡鬧。衆人當中，早惱了女崑崙石玉珠。他本是武當派小一輩的劍仙，因在衡山採藥，遇見一西川八魔的師父，苗疆大眉山金光洞黃腫道人。見石玉珠長得美秀絕塵，色心大動，用禁錮法一個冷不防，將他禁住。定要石玉珠從他。石玉珠知他魔術利害，自己中了暗算，失去自由，無法抵抗，便假作應許。等黃腫道人收去禁法，他便放出飛劍殺他。誰想他的飛劍，竟不是黃腫道人敵手。正在危急之間，恰好許飛娘打此經過。他見石玉珠用的飛劍，正是武當嫡派，便想借此聯絡。但又不願得罪黃腫道人，當下把混元終氣套在暗中放起，將石玉珠救出險地。自己却並未露面。石玉珠感飛娘相救之恩，立誓終身幫他的忙。所以後



來有女崑崙三救許飛娘的事情發生。飛娘也全仗女崑崙。才得免她慘死。這且留爲後叙。這次石玉珠。接了飛娘的請柬。他姊姊縹緲兒石明珠。曾經再三勸他。不要前來。石玉珠也明知慈雲寺內。並無善類。但是自己受過人家好處。不能不報。執意前來赴約。起初看見綠袍老祖這種妖邪。便知不好。一來因爲既經受人之託。便當忠人之事。好歹等個結果再走。二來仗着自己本領高強。不致出什麼差錯。誰知蘇蓮與柳燕娘。來了以後。同龍飛。柳宗潛。狄眼兒。莽頭陀。這一般妖孽。晝夜宣淫。簡直不是人樣。越看越看不慣。心中厭惡非常。天夭祇盼到了十五。同峨眉分個勝負之後。急速潔身而退。那不知死活進退的小靈猴柳宗潛。是一個色中餓鬼。倚仗他師傅七手夜叉龍飛的勢力。簡直是無惡不作。這次來到慈雲寺。看見密室。許多美女。同蘇柳兩個淫娃。早已魂飛天外。師徒二人。一個把住百花女蘇蓮。一個把住九尾天狐柳燕娘。朝夕取樂。死不撒手。旁人雖然氣憤不過。一則懼怕龍飛九子母陰魂劍利害。二則寺中美女尚多。不便爲此傷了和氣。祇得氣在心裏。原先智通便知道石玉珠。不能同流合污。自他來到。便替她單預備下一間靜室。撥了兩個中年婦人。早晚伺



候她自看穿衆人行徑。每日早起。便往成都名勝地點閒遊。直到晚間。才回來安歇。天天如此。很少同衆人見面。衆人也知道她情形。不是好惹的。雖然她美如天仙。也無人敢存非分之想。到也相安。這日也是合該有事。石玉珠早上出來。往附近一個山上。尋了一個清靜所在。想習內功。到了上午。又到城內去閒遊了一會。剛剛走出城關。她的寶劍。忽然噹叮一聲。出匣約有寸許。寒光射眼驚人。這口佩劍。雖然沒有她練的飛劍神化。但也是周秦時的東西。石玉珠未成道以前。曾把來做防身之用。每有吉凶。輒呈預兆。先作準備。百無一失。上次衡山採藥。因覺有了飛劍。用不着她。又嫌他累贅。不曾帶去。幾乎中了黃腫道人之暗算。從此便帶在身旁。片刻不離。今天寶劍出匣。疑心是慈雲寺出了什麼事。便回寺去看動靜。進寺後。天已快黑。看見法元等。面色如常。知道沒有什麼。也不再問。談了幾句。便告辭回房。剛剛走到自己門首。看見一個和尚。鬼頭鬼腦。輕手輕脚的。從房內閃將出來。石玉珠心中大怒。腳一點。便到那和尚跟前。伸出玉手。朝着和尚上活穴。祇一點。那和尚已不能動了。石玉珠喝道。胆大賊禿。竟敢侵犯到我的頭上來了。說罷。假要拔劍。將他斬首。那和尚被她拿着。



活穴尚能言語。急忙輕聲說道：大仙休得誤會。我是來報機密的。你進房自知。石玉珠見他說話有因。並且這時業已認清被擒的人。是那知客僧了。知道他平日安分。也無此胆量。敢來胡爲。也不怕他逃。便將手鬆開。喝道：有何機密。快快說來。如有虛言。休想活命。了一道。大仙禁聲。你且進房。自知明白。石玉珠便同他進房。取了火石。將燈掌起。祇見桌上一個紙條。上面寫道：龍柳設計。欲陷正人。今晚務請嚴防。十幾個字。才明白他適才是來與自己送信的。心想龍飛師徒。雖然胆大。何致於敢來侵犯自己。好生不解。想了一想。忽然變臉。定要了一說個明白。了一雖是智通門下。他爲人却迥乎不同。除了專心一意學習劍術外。從沒有犯過淫邪。他見連日寺內情形。知道早晚必要玉石俱焚。好生憂急。今天偶從龍飛窗下走過。聽見龍飛與柳宗潛師徒二人。因愛石玉珠美貌。商量到了夜深時分。用迷香將石玉珠醉過去。再行無禮。了一聽罷。這一番話。心想石玉珠雖是個女子。不但劍術高強。人也正派。慈雲寺早晚化爲烏有。我何不借此現緣。和她通消息。叫她防備一二。異日求她介紹我到武當派去。也好巴結一個正果。拿定主意以後。又不敢公然去說。怕事情洩露。被龍飛



知道非同小可。便寫了一個紙條。偷偷送往石玉珠房中。偏偏又被石玉珠看見。定要他說明情由。才放他走。了一無法。祇得把龍柳師徒定計。同自己打算改邪歸正。請她援手的心事。說了一遍。石玉珠聞言。不禁咬牙痛恨。當下答應了一事情證實之後。必定給他設法。介紹到武當同門下。了一聞言。心中大喜。連忙不停嘴的稱謝。因怕別人知道。隨卽告辭走出。石玉珠等了一走後。暗自尋思。覺得與這一干妖魔外道在一起。決鬧不出什麼好來。欲待撒手而去。又覺着還有兩天。就是十五多的日子。都耐過。何在乎這兩天。索性忍耐些兒。過了十五再走。不過了一既那樣說法。自己多加一分小心罷了。她一人在房內。正在尋思之時。忽然一陣異香觸鼻。喊一聲不好。正要飛身出房。已自不及登時。覺得四肢綿軟。動彈不得。忽聽耳旁一聲狂笑。神思恍惚中。但覺得身體被人抬着走似的。一會功夫。到了一個所在。好似身子躺在一個很軟綿的床上。情知中了人家暗算。幾番想撐起身來。怎奈用盡氣力。也動轉不得。心中又羞又急。深悔當初不聽姊姊明珠之言。致有今日之禍。又想到此次來到慈雲寺。原是應許飛娘之請。來幫法元智通之忙。像龍飛師徒這樣胡爲。法元等豈能



袖手不管。看他們雖將自己抬到此間。並未前來侵犯。想必是法元業已知道。從中阻止也。未可知。想到這裏。不由又起了一錢希望。便想到萬一不能免時。打算用五行真氣。將自己兵解。以免被人污辱。倘如得天見憐。能保全清白身體。逃了出去。再尋龍飛等報仇不晚。石玉珠本是童女修道。又得武當派嫡傳。雖然中了龍飛迷香之毒。原是一時未及防備。受了暗算。心地還是明白。主意打點好後。便躺在床上。暗用內功。將邪氣逼走。因爲四肢無力。運氣很覺費力。幾次將氣調純。又復散去。約過了半個多時辰。才將五色真氣。引火歸元。知道了有了希望。心中大喜。這才甯神定志。將五行真氣。由湧泉穴。引入丹田。也顧不得身體受傷。與否。猛的將一雙秀目緊閉。用盡平生之力。將真氣由七十二個穴道內。迸散開來。這才將軀中邪毒。驅散淨盡。祇因耗氣傷神太過。把外邪雖然驅走。元氣受了大傷。勉強從床上站起身來。一陣頭暈眼花。幾乎站立不住。好在身體已能自由。便又坐將下來。打算養一會神。再說。睜眼看四面。俱是黑洞洞的。用手一摸坐的地方。却是溫軟異常。估量是寺中暗室。又休息了一會。已能行動。知道此非善地。便將劍光放出。看清門戶。與逃走方向。這一看。不由

又叫了一聲苦。原來這個所在。是凶僧的行樂密室之一。四面俱是對縫大石。用鋼汁灌就。上面再用綿綉鋪額。察看好一會。也不知道門戶機關在那裏。把一個女崑崙石玉珠。急得暴跳如雷。正在無計可施之際。忽聽身後一陣隆隆之聲。那牆壁有些自由轉動。疑心是龍飛等前來。把心一橫。隱在暗處。打算與來人拚個你死我活。那牆上響了一陣。便現出一個不高的小門。只見一個和尚。現身進來。石玉珠準備先下手為強。正待將劍放起。那和尚業已走到床前。口中喚道。石仙姑。我來救你。快些隨我逃走罷。欲知衆劍俠大破慈雲寺。請看三四集蜀山劍俠傳。便知分曉。



還珠樓主新傑作

已蜀劍傳君覺意讀列作可請意
！讀山俠諸如滿非下新不敬注

蜀山劍俠
傳續集

峨

嵎

七

矮

第一集已出版
第二集即出版

峨嵎派小輩劍俠。自妙一真人之子齊金蟬而下。以阿童石生靈良。戴自覺仙府。行道積功起。至正傳止。七矮人小志大。藝高膽發。命下。惡濟其行。動之激烈奇。更出精彩。還珠樓主才大如海。筆力萬鈞。目不暇書。更堪嘆服矣。

蜀山劍俠
傳姊妹篇

武

當

異

人

第一集已出版
第二集即出版

武當派劍俠。在蜀山劍俠傳中。雖譯頭角。但武當派之神奇詭秘。故事。尚未有。始有。終。系統一貫。遺珠。本說。諸君。不可。不。讀。內。綠。梅。寫。起。是。當。派。之。正。傳。與。蜀。山。劍。俠。傳。有。異。曲。同。工。之。妙。其。間。子。容。緊。張。熱。烈。之。情。節。光。彩。奪。目。除。邪。之。驚。駭。自。屬。全。書。骨。幹。以。兒。女。情。愛。之。纏。綿。悽。惻。細。膩。精。密。有。使。讀。者。神。思。搖。蕩。之。魔。力。則。較。蜀。山。更。勝。一。籌。也。

選珠
樓主
馳名
著作

青城十九俠廿五集
柳湖俠隱一至二集
邊塞英雄譜第一集

雲海爭奇記十一集
蠻荒俠隱五集
(全部出書)

作者愈寫愈有勁！
內容愈後愈精警！
真好！

上海 山東路 九九 正氣書局 電話 三九三六號